【校園愛情】秋天 你會不會來

作者: 照君

Powered by 紙言

1。我是5B班的季秋怡

九月一日開學日，季秋怡正式擔任總領袖生的身份。
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雖然不是Band1學校，卻是出了名的校紀嚴明。每天早上七點，領袖生都會準時在學校門口站崗，學生進入學校時必須進行校服儀容檢查，小至髮夾形狀、校呔工整與否，通通無一能逃過領袖生們的雙眼。季秋怡一向循規蹈矩，處事公正無私，老師們自然對她委以重任。
早上八點十分，一身黝黑皮膚的卷髮少年前腳剛踏進校門，上課鈴便響起來，他再次踩點回校。當值領袖生檢查過他的校服便讓他回班房，季秋怡卻把他叫住。
「同學請你過來。」
少年頓住腳步，不情願地回頭走上前。季秋怡指着他的右腳，說：「麻煩你把襪子拉低一點。」
他暗自嘆了口氣，不得不按季秋怡的話去做。襪管一拉，綁在腳踝的紅色腳繩藏不住了。
「同學，麻煩學生證。」
季秋怡拿起違規記錄冊記下對方的資料——
姓名：許諾言
班別：5B
學號：s18124
違規項目：佩戴未經批准的飾物
處罰：記警告一次
「同學，請緊記在三天內主動找我複檢，否則會再記一個警告。我是5B班的季秋怡。」

新學年開始，各班班內的工作職位都要重新投選一遍。由於高中三年原班直升，學生和班主任都不變，班內的人早已熟悉，班主任李文娟無需費時重新認識學生便直接開始投票。結果不出所料，人氣王許諾言高票連任班會主席，季秋怡和列向丙也分別繼續當選為正副班長，其餘工作職位也大多由原先的同學連任，一切班務工作毫無意外地順利完成。
李文娟簡單交帶幾句便把剩下的時間交給班會主席。許諾言向來最擅長帶動氣氛，他一開口便把班上的同學激活起來。
「Good morning everyone，小弟我十分榮幸能再次成為班會主席，為親愛的各位服務。常言道『今天的我已不是昨天的我』，我們5B已經不再是昨天的4B。畢竟幾個月後Form 6 last day一到，我們Form 5就會成為整個學校最老資歷的old seafood。身為5B的主席，我許諾言向大家許下諾言，必定會用盡全力，帶領大家在Form 5四班中稱王稱霸。為了這場戰爭，我早已計劃好長遠的稱霸藍圖：班際壁報比賽，我們有首席美術大師Mabel姐；班籃賽我們有籃球神童——大隻輝、win神和肥潘；班排賽我們有排球界明日之星——希姐和大細wing；辯論比賽有詭辯之神——西西和青瓜；歌唱比賽有唱作才子——小弟我和熱香餅。最後，當然少不了我們的鎮班之寶——Head Prefect季秋怡。有她的鞭策和管束，我們5B一定能穩坐操行榜的榜首。最後的最後，讓我們一起為自己，為天下間最偉大、最勞苦功高的Miss Lee熱烈鼓掌！」
許諾言的當選發言把整個班房的氣氛炒熱至最高點，歡呼和鼓掌聲此起彼落，季秋怡卻在心中對許諾言剛才的豪言壯語作出了既理性又中肯的評價：虛張聲勢，華而不實。
李文娟配合學生們給予了合宜的掌聲和笑容，說：「還有些時間，班長也說幾句吧！」
季秋怡點點頭，站起身來走到黑板前，本來熱鬧的氣氛靜卻了不少。
「大家好，我是季秋怡，很高興能繼續與各位共處。我知道很多同學會因為我Head Prefect的身份而有所忌憚，但我想說，只要大家做好自己、做好本分，便能無所畏懼。在學校裏我是Head Prefect，我有責任維持學校秩序，替校長和老師管理一眾學生；在5B班裏我是班長，我必須做好本份，以身作則，成為同學們的榜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把這句至理名言送給主席，也

送給各位，謝謝大家。」
班房裏的掌聲緩緩響起，但與剛才許諾言的對比，確是差天共地。
5B的男生是出了名的貪玩，常常挑戰規矩。偏偏季秋怡處事公正，就算是同班同學也從不留情面，使她惹來了不少男生的反感。儘管如此，季秋怡恬淡文靜、實事實幹的性格依舊很受班上女生的歡迎。因此在5B女多男少的情形下，季秋怡總能獲得大多數的民意支持。
許諾言看着季秋怡，一邊拍手一邊說：「多謝班長的至理名言，我真是獲益良多。」說畢，給予她一個致敬的手勢，那笑容卻是別具含意。

班主任課後是開學典禮，各班需要在小息完結前到操場集合，等待進入禮堂。
小息過了一半，班房內只剩下寥寥數人。季秋怡數點過校務處送來的簿冊後，便回到座位收拾書包準備到操場，許諾言卻坐在她的書桌上，一動不動。
季秋怡沒有生氣，只說：「同學，請你下來。」
許諾言將手交叉抱胸前：「校規有規定不准坐在書桌上嗎？」
季秋怡依然神情自若：「我數三聲，請你馬上下來。」
「一」
「二」
「三」
季秋怡三聲剛數出口，許諾言卻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行為。他從褲袋掏出一張紙巾，並打開平放在面前的椅子上。他的右腳往紙巾上一踩，伸手將褲管拉高：「主動找妳複檢，妳自己說的。」
季秋怡先是呆住了，很快又反應過來：「看到了，請同學出示學生證讓我作記錄。還有，請你馬上放下你的腳。」
許諾言從桌上跳下來，又從褲袋裏掏出學生證遞給季秋怡，她仔細地核對資料後才歸還學生證：「已經記錄下來了，謝謝同學你的合作。領袖生會現嚴正提醒你切勿重犯，否則會再次記警告，警告累積至三次會罰記一個缺點，謝謝合作。」
許諾言忍不住笑：「妳是機械人嗎？官腔口吻的程式碼誰給妳輸入的？」
季秋怡收好記錄冊，說：「提醒一下許同學，你剛才從桌上跳下來很危險，屬於不當行為。現在我給予一次口頭警告，倘若再有下次會馬上記錄在冊，明白嗎？」
許諾言沒有生氣，反而更止不住笑。季秋怡不明白有甚麼好笑的，沒有理睬他，想伸手把椅上的髒紙巾拿走，許諾言卻捉住她的手腕把她拉遠，一手拾起踩髒的紙巾，一手拿出濕紙巾清潔坐椅面。
「明白了，以後不會了。」
許諾言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輕、很溫柔，季秋怡頓時迷住了。
「小息快結束了，阿二妳甚麼時候走？」此時從外頭回班房的列向丙走過來說。
季秋怡回過神，說：「現在就走。」
列向丙點點頭，看見許諾言又說：「你也跟我和阿二一起走吧！時間不早了。」
許諾言瞇瞇眼，道：「喂熱香餅，別開口閉口都是阿二，不知道還以為季秋怡是你二奶。」
列向丙拍一拍許諾言的肩：「你的思想太骯髒了，快去請醫生幫你換個乾淨的腦袋吧！」
列向丙與季秋怡從中一便認識，從前二人與于朗是鐵三角，後來于朗出國讀書與季秋怡分手，是列向丙天天陪着她，開解她，安慰她。雖然已經澄清過許多次，但身邊總會有人誤以為二人是一對。澄清多了，他們開始覺得煩，索性不理睬、不回應，只要老師們沒有誤會就好。
季秋怡不以為然，拿起書包向列向丙示意便走出班房，列向丙也連忙拿着書包跟出去，留下許諾言在班房。
許諾言向他們的方向瞟了一眼，一屁股坐在季秋怡的座位上，雙腳放在桌面，一副不忿氣的樣子：「我骯髒？我哪裏骯髒了？我剛剛還在清潔坐椅呢！」

2。又可憐又可愛的小白兔

開學典禮結束後，學生們紛紛結伴離開，季秋怡卻獨自留在領袖生會議室整理文件。直至列向丙叩門內進，季秋怡才從堆積如山的文件檔案中回過神來。
列向丙把紙袋遞向季秋怡：「我猜妳還未吃飯，給妳買了份腿蛋治。」
季秋怡看看牆上的時鐘，拍拍腦袋：「原來已經四點半，我完全忘記了要吃午飯。」
列向丙隨便拉開一張椅子坐下，看見枱上堆滿的文件夾便問：「這些是甚麼？」
「是領袖生幹事會歷年來的文件。上一屆的文書把所有年份的會議紀錄和議程搞混了，張sir叫我們在這個星期內重新整理好。」
列向丙思考完季秋怡說的話，道：「張sir叫『你們』整理文件，但為甚麼我只看見『你』，沒有看見『們』？」
季秋怡知道列向丙的意思，說：「開學第一天不會有人願意留下來。沒關係，反正我有時間。」
列向丙用手叩一叩枱面：「妳是Head
Prefect，是幹事會主席，不是打雜，妳這樣怎能管得住下屬？」
「只是件小事，無所謂。你放心，他們要是沒盡好領袖生的責任，我一定會秉公處理。」季秋怡一邊說一邊打開紙袋。她咬了幾口又放下：「我突然很想吃雪糕。」
列向丙翻個白眼說：「妳還未吃午飯，吃甚麼雪糕？」
季秋怡聳肩道：「但我真的很想吃。」
列向丙懶得跟她爭論，站了起身說 ：「妳想吃甚麼都可以，反正我是不會幫妳買的，再見。」
「列向丙，做人不能沒義氣。」
列向丙指一指季秋怡，說：「我澄清，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個有義氣的人，Bye bye。」
旁人眼中的列向丙是個溫文儒雅的謙謙君子，但季秋怡知道他的真面目絕非如此，他只是一個比許諾言稍為收斂的世界仔。

季秋怡離開領袖生會議室時已經六點多，後梯和中梯都已上鎖，季秋怡唯有通過走廊用前梯下樓。三樓是特別室集中地，除了新翼的領袖生會議室和學生會室，圖書館、Band房和音樂室都齊集於舊翼。
季秋怡經過走廊行經Band房門口，裏頭的結他聲使她停住腳步。她看一看手錶，叩門說：「同學，現在已經六點多了，學校即將關門，請你盡快離開。」
結他聲停了下來，裏面的人一聲不吭，沒有回應。季秋怡再次叩門：「同學，你聽到我說話嗎？」
裏面的人依然沒有反應。季秋怡輕輕扭門進去，門一推，裏頭的人正好同時用力拉門，季秋怡沒站穩腳，失平衡往房內跌下去。許諾言猶豫了一半秒，不知道該如何落手救她。就在季秋怡即將親吻大地之際，許諾言用力扯住她的書包，此時的季秋怡猶如在玩降落傘，許諾言就是她的傘衣、傘繩和組提帶。
「班長，妳在示範甚麼叫五體投地嗎？」
季秋怡連忙用手撐住地面站起身來。許諾言向她遞上一張濕紙巾，季秋怡接過，說：「謝謝。」
「多謝我甚麼？」許諾言問。
季秋怡想了想才說：「多謝你拉住我，還有，多謝你的紙巾。」
「是濕紙巾，濕紙巾比紙巾貴很多的！」
季秋怡聽得出許諾言在拿她打趣，她也不生氣，只認真說：「多謝你的濕紙巾。」
看着季秋怡認真的樣子，許諾言撲哧一聲笑了。季秋怡忍不住皺起眉頭，問：「有甚麼好笑的？」
許諾言卻搖搖頭，故作正經：「沒有，我沒有笑。」說完便背上結他袋開門出去。
季秋怡心裏不甘，便跟了出去：「你剛才明明在笑我，到底有甚麼好笑的？」她想起甚麼，又說：「還有，今早在班房我說完話，你向我那一笑是甚麼意思？」
許諾言沒有回答她，季秋怡便一路跟着許諾言，直至跟到樓梯口，許諾言忽然停了下來，季秋怡收步不及一下撞上他的背影。許諾言感覺後背被誰撞了，回頭一看。季秋怡長得不算高，才一米五七，許

諾言比她高出接近二十厘米。在許諾言眼中，此時捂住額頭的季秋怡像極了一隻被欺負的小白兔，委屈巴巴的，許諾言的臉上又忍不住掛上笑容。那是和煦的，更帶點溺寵。
「你到底在笑甚麼？」季秋怡抬頭看着許諾言。
許諾言掩一下嘴，聳肩不語。季秋怡有點生氣，卻沒有說甚麼，繞過許諾言便走下樓。許諾言的目光追隨着季秋怡的身影，他記得她走路總是一步一步慢悠悠的，梳起的高馬尾會隨着步伐掃落在頸肩之間。那身白色的校裙很薄、很透，把她瘦削的兩肩半透現着，使她顯得格外惹人憐愛。
「喂！」
季秋怡被許諾言叫住，她轉個身看着他。
「妳是小白兔嗎？又可憐又可愛的小白兔。」

許諾言第一次見到季秋怡是在中一的開學典禮。當時他在C班，季秋怡在D班，與她同班的有列向丙和鼎鼎大名的渾世魔王于朗。那時候的季秋怡留了一頭中短髮，白皙的皮膚和輕柔的髮絲很乾淨、很清新，在一片馬尾海中，她總是脫俗出塵，讓許諾言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後來，他無數次在學校裏遇見季秋怡，談說間她莞爾而笑，梨窩微現。儘管許諾言不知道她的名字，那一笑卻已觸碰了許諾言的心。
許諾言沒有想過要追季秋怡，除了因為他對季秋怡的只是好感，更是因為于朗與季秋怡的緋聞在校內傳得沸沸揚揚。許諾言對緋聞本是半信半疑，他覺得季秋怡這種恬靜樸素的女生不會喜歡像于朗那樣橫行無忌的壞孩子，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
中三那年，季秋怡已是老師們口中的好孩子，更是當屆唯一一個被妥任為領袖生隊長的中三學生，她卻無端與于朗被罰停學，于朗更是毫無先兆地退學。經此一事，二人的緋聞孰真孰假已是不言而喻，許諾言也終於在這場傳聞中知道那個女生的名字。
「季秋怡，妳為甚麼總是板着臉？就像是個木頭公仔，沒表情、沒情感，做甚麼說甚麼都是100%的認真。妳這樣不累嗎？」
只有季秋怡和許諾言的巴士站很冷清，季秋怡覺得今日的巴士來得特別慢，彷彿已等了半個世紀。季秋怡不是討厭許諾言，她只是不想與其他人扯上關係。她的世界很小，小得有家人，有列向丙這個知己好友便已足夠，再多只會造成困擾。
季秋怡不說話，也不看着許諾言，只搖搖頭。許諾言的眼睛一直注視着季秋怡，使她很不自在，她走前幾步坐在候車座，避開許諾言的眼光。
「別坐，很髒的。」許諾言叫住季秋怡，快步上前取出濕紙巾，一邊抹座椅面一邊說：「已經是第三張了，幸好我帶了一整包。」
季秋怡還是那句「謝謝」，許諾言笑了笑，沒說甚麼。
又等了一會兒，巴士終於到站。適逢下班時間，巴士上的空位不多。季秋怡在下層車尾近窗的位置坐下，許諾言則坐在她斜對面僅餘的座位。季秋怡抱着書包倚着窗，眼睛雖然往車外看着，卻沒有焦點，像是個失意的女子。許諾言靜靜地看着她，不由己想起從前的相遇。
那是個細雨綿綿的秋夜，許諾言也是在Band房練習到六點多，車站也是人影稀少，班次也是依舊的稀疏。許諾言沒有帶雨傘，他把結他袋藏在外套裏，一頭勁衝到巴士站上蓋下避雨，卻沒想到在同一簷下避雨的竟然是季秋怡。坐在候車座的她看着雨絲隨風飄落，正出了神，眼波裏夾雜着憂愁，臉上的水點不知是雨是淚。
許諾言知道，從前那個眼裏都是笑意的季秋怡早已隨着于朗的離去消失得無影無蹤。

3。她記得他的結他聲

開學第三天是首個正式上課日。放學後，5B班舉行了第一次班會會議，八位幹事們都有當班會幹事的經驗，對處理班務和安排活動都駕輕就熟，花了大半個小時便完成會議。
會後，許諾言和列向丙約了鄰班的溫卓綸和彭定煜到Band房練習。季秋怡答應了幫列向丙的結他調音，因此與他們同行。
溫卓綸和彭定煜比他們早來到Band房，列向丙推門進去時二人正在吃香口膠，看見季秋怡便馬上拿出包裝紙吐掉，趕忙塞進褲袋。幸而季秋怡的視線剛好被許諾言擋住，看不到二人一連串的行為。
溫卓綸用笑容遮掩慌亂，說：「阿二也來了，很久不見。」
彭定煜也說：「妳來了就好，甲乙丙的結他怎麼調也不合心水，妳不出手搞不掂呀！」
「甲乙丙」這個花名是于朗改的，自從他走了便很少有人這樣稱呼列向丙，現在的同學都叫他「熱香餅」。但溫卓綸和彭定煜不同，他們是于朗和列向丙中二時的同班同學，四人交情甚篤，更組成樂隊Ethereal。後來于朗退學，Ethereal因缺少主唱而停團，季秋怡也慚慚與他們疏遠。若不是列向丙放心不下，天天陪在她身邊，二人的友情絕不可能延續至今。對季秋怡而言，Ethereal代表着她和于朗最美好的時光，所以她一直很拒絕見溫卓綸和彭定煜，他們一聲「甲乙丙」將從前所有的回憶通通喚醒過來。
列向丙知道季秋怡不想說話，便開口：「她很忙，我問了很多次她才有空來。」
列向丙跟季秋怡交代幾句便把結他交給她。
季秋怡不懂彈結他，只在小學時學過鋼琴，卻對音律份外敏感，雙耳能輕易分辨出任何樂器的音色、音調和音準。從前于朗在的時候，Ethereal整團的樂器都由她幫忙調音，包括溫卓綸的鼓和彭定煜的貝斯。她獨自坐在角落，手指輕輕扣動結他弦線，耳朵專心地聆聽着每一個弦音。Band房裏燈光昏暗，季秋怡身後的黑牆彷彿與她形成了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很安靜，沒有一絲嘈音，也沒有其他人，只有季秋怡一人，遺世而獨立。
雖然已有段時間沒有碰結他，季秋怡依然很快便完成調音。她抬頭叫列向丙，卻碰上許諾言目不轉睛的目光。許諾言連忙掠過眼神掩蓋尷尬，季秋怡卻沒有在意，繼續與列向丙說話。
列向丙接過結他彈了一小段，很是滿意，說：「妳的耳朵真的比調音器還準，我的結他終於重光了！」
季秋怡淺笑道：「是你太挑剔而已。」
列向丙指一指許諾言，說：「妳要是不趕時間也幫他調一調結他吧！」
列向丙示意許諾言把結他趕快拿出來，季秋怡雖然沒有說話，卻也沒有拒絕，接過結他便回到那個昏暗角落。
「妳不用問我結他有甚麼問題嗎？」許諾言上前問。
季秋怡沒有停下撥弦的手，眼睛繼續看着弦線，說：「上次我聽到。」
「上次？」許諾言想了又想，終於想起季秋怡口中說的上次——開學那天，也是在這個Band房。原來她記得他的結他聲，原來她記得他們之間發生過的事。

季秋怡沒有留下來陪他們。四人練習完便一起吃晚飯，譚仔是他們的日常首選。
彭定煜向來記性最好，一坐下便幫其餘三人落單：「
一碗腩肉清湯，一碗過橋煳辣轉薯粉，一碗墨丸十小辣，一碗牛丸雞肉大麻辣；一份大土匪，一份細土匪；一杯凍檸茶，一杯凍檸水走甜，一杯凍奶茶多奶多甜，一杯水。」
「大辣很辣的，之前有沒有吃過？」譚仔姐姐問。
許諾言慣性地回答：「吃過，一直都吃大辣。」
「OK，幫你落單。」
譚仔姐姐走開後，彭定煜繼續剛剛的話題。
「喂綸爺，快點從實招來，到底追到手了嗎？」
溫卓綸有點不耐煩：「都說了別再問！我不單追不到，還被她的班主任Miss

Lo訓話，煩了我一個小時。Miss
Lo問我為甚麼要在求學時期談戀愛，叫我好好讀書，不要浪費時間。」
許諾言連忙取笑他：「我教你一句古語。子曰：偷雞唔到蝕渣米也。」
溫卓綸伸手打他的頭，說：「你去死吧！孔子今晚來找你啊！」
列向丙說：「Miss
Lo已經很仁慈了，換了是訓導組的老師肯定至少記你一個缺點，上個月4C就出了個活生生的例子。
」
彭定煜想一想，問：「這樣我就不明白了。為甚麼追女仔是罰記缺點一個，但當年于朗和阿二拍拖只是停學一個星期，沒有任何記錄性處罰？難道拍拖的程度比不上追女仔嚴重？」
溫卓綸搖搖頭：「這件事的重點不在於事情有多嚴重，而是在於誰是當時人。記錄性處分等於留案底，當年阿二一早被訓導組張sir 視為Prefect
team的未來接班人，張sir當然會特別處理，否則今時今日阿二怎能坐上Head Perfect的位置？」
彭定煜翹起二郎腿，說：「這就是所謂的黑箱作業，校園政治好黑暗啊！」
列向丙用手踭撞一撞旁邊的彭定煜：「好端端的為甚麼又提起這件事？不是說好以後都不提嗎？」
彭定煜耍手說：「你怕甚麼？阿二都不在。」
聽見他們提起季秋怡，許諾言便趁機問：「其實你們為甚麼叫季秋怡阿二？」
溫卓綸很自然便說出口：「因為她在家裏排行第二，所以便叫她阿二。你跟她同班一年了，還不知道嗎？」
許諾言故作鎮定，道：「你們提起我才隨口問問，我對她的事沒有興趣。」
溫卓綸點點頭：「對她沒興趣是對的，因為你本來就高攀不起。」
彭定煜附和說：「你要知道，你和季秋怡唯一的交匯點就是在你被記違規的時候。所以這不是你對人家有沒有興趣的問題，而是人家不會看上你。」
許諾言對朋友間毫不留情的互懟早已免疫，半句話也沒有上心：「你們繼續打擊我的自信心吧！我不怕任何惡意批評。」
溫卓綸伸手拍拍許諾言的膊頭：「我奉勸你一句，有道德潔癖的女生，倒追你也不要上當。」
列向丙隨即一個凶狠眼神看過去：「溫卓綸你說話越來越離譜了！阿二是有點墨守成規，但不至於道德潔癖，哪有你這樣說朋友的？」
彭定煜開口道：「你說得對，阿二的確不算是道德潔癖，頂多是制度奴隸而已。但你說阿二是我們的朋友，這點我不敢苟同。你想想剛才，她半句話都沒有跟我們說過，眼睛不曾看過我們半秒。不是我們不把她當朋友，而是她沒有當我們是朋友。」
列向丙嘆了口氣：「我跟你們說過很多次，她是因為于朗的事才會變成這樣，你們不是都很清楚她以前的性格嗎？以前你們還常常說，阿二的性格無論是當朋友還是女友都值一百分，你們忘了嗎？」
溫卓綸耍手說：「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怎麼可以混為一談。以前阿媽未生你是36、24、36，現在是36、36、42，你敢說她沒有變過，依然又靚又正嗎？」
一提起母親，彭定煜反應最大，他馬上說：「喂！禍不及家人啊！兄弟之間說得再過分都可以，大家心照，但說到父母家人就絕對不可以。尤其是阿媽，你也是你阿媽生的。」
溫卓綸聽到他的話馬上閉嘴，免得觸及對方的底線。
許諾言打圓場說：「綸爺你的確抵罵，你忘了行定郁的人生格言嗎？」
許諾言向列向丙使眼色，列向丙立即對上話，語氣文謅謅的：「夫以彭母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彭母為鏡，可以知興替；以彭母為鏡，可以明得失。」
「無聊。」彭定煜嘴上雖然這樣說，卻忍不住笑出來。
溫卓綸也跟着亂說起來：「許諾言問曰：『人皆可以為彭太，有諸？』行定郁曰」
「發夢啦你。」
「發夢啦你。」
「發夢啦你。」
「發夢啦你。」
四人不約而同地說出同一句話，默契於無形間表露無遺，歡笑聲隨之而來，大男孩的快樂就是如此無

厘頭。

4。我不喜歡欠別人人情

列向丙與許諾言同路回家，二人背着書包和結他袋，重得微彎着腰走路。許諾言走累了，索性倚在馬路邊的鐵欄蹲下來，路上的途人皆投以詫異的目光。
列向丙踢踢許諾言的鞋子，說：「快點起來，蹲着很異相，你還穿着校服。」
許諾言仰頭道：「我好累，想蹲一下。」他拍拍旁邊的空位：「你也一起吧！」
「我又不是乞丐，當街蹲着貪好看嗎？」列向丙想了想：「起來吧！去前面坐。」
許諾言才肯起身，拖着腳步跟列向丙走。
晚上的公園寧靜無人，石椅、涼亭任由他們坐，二人偏偏選擇坐在大石頭上。許諾言買來兩瓶飲品，一瓶是烏龍茶，一瓶是奶茶。見許諾言大口大口地喝下奶茶，列向丙說：「剛剛才喝完奶茶，還要是多奶多糖。現在又喝，你不怕糖尿病嗎？」
許諾言點點頭：「怕，但我習慣了，口味改不了。以前在馬來西亞時我是無辣無甜不歡，Nenek常常做Kuih-muih給我吃，我最喜歡吃她做的Ondeh-ondeh。」
列向丙遲疑了一下：「可以說人話嗎？」
許諾言放下奶茶樽，說：「Nenek在馬來文裏的意思是祖母，Kuih muih是糕點，Ondeh-ondeh是一種用糯米粉、椰漿和椰糖揉成球的甜品。因為加了班蘭汁，Ondeh-ondeh的外皮是綠色的，吃之前還會沾滿椰絲。我Nenek習慣在糯米糰裏包番薯蓉，這樣吃下去會更香更甜。」
列向丙向來不喜歡吃甜，喝凍檸水也會走甜。聽到許諾言對Ondeh-ondeh的描述，他不禁皺起眉頭：「我光是聽便覺得要患上糖尿病，馬來西亞果然是亞洲最甜的國家。」
許諾言笑而不語，列向丙看看他，又說：「我記得你說過你家鄉叫梳邦再也，因為接近赤道，所以一年到晚都會行雷閃電。」
「嗯！我們梳邦人都不怕行雷閃電，因為我們都是嚇大的。」
許諾言的回憶被悄悄翻了出來。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的他很喜歡夏天，因為這裏只有夏天，而他熱愛這片土地，他喜歡這裏的一切，即使這裏沒有春、秋、冬季。父母分開後，許諾言跟着媽媽回香港定居，他才知道甚麼是秋去冬來春又至，原來秋冬冷寂一直等待着春日和煦，原來很多人與事他都不曾遇上過。
「你想念馬來西亞嗎？」列向丙問。
許諾言想也不用想便說：「想念，很想念。我很想念我的Datuk、Nenek、Ayah和Kakak，也就是我的祖父母、爹哋和家姐，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他們。」
「中學畢業後你會回去讀書嗎？」列向丙又問。
「不知道，還未想清楚。」
許諾言躺在石頭上仰望着天空，夏日星空繁星遍布，令人目不暇給。
列向丙拍拍許諾言，說：「喂！認真問你件事，你認真回答我呀！」
「嗯！我在聽，你說吧！」
列向丙轉身看向他：「你對阿二是認真的嗎？」
許諾言從未向任何人提起對季秋怡的感覺，列向丙卻挑通眼眉，看出許諾言的心思。許諾言並不意外，徐徐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自己對她是甚麼感覺。」
許諾言對季秋怡的好感源自那個如陽光般的燦爛笑容，那時候她眼裏是有光的。但後來她變了，她變得不再喜歡笑，看人的眼睛永遠是冷淡無光的。許諾言知道季秋怡是因為于朗而變成這樣，他很想開導她、鼓勵她，但對季秋怡而言，他只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同學，他沒有資格這樣做，所以他選擇做好普通同學這個身份。但偶然看到她的死板，許諾言還是會忍不住逗她玩；看到楚楚可憐的她，還是會不自覺地心疼起來。
既然一切都變了，季秋怡不再是當日的她，那麼許諾言對她的好感還在嗎？若許諾言對季秋怡沒有好感，他又為何對她的事上心？這一切一切都令許諾言搞不清楚。
「既然不清楚就甚麼都別做，別亂來。我是個很護短的人，你知道的。」

列向丙說話很少這樣認真，許諾言知道他是為了保護季秋怡，畢竟她曾被感情弄得遍體鱗傷。許諾言不是個沒有分寸的人，即使平日裏再貪玩，他也知道感情不容兒戲。
「放心，我不會讓你有藉口打我的。」

九月十日敬師日，學校一如既往與家教會合作，於午膳時段為老師們設敬師宴。午膳後半小時的閱讀時間會由中五、六學生代為管理各班秩序，讓老師們好好休息，許諾言和季秋怡剛好一起被分配到1B班當值。
午休完結，許諾言和季秋怡到達1B班房時，大部分同學經已安坐下來，其餘同學也陸續回到課室。老師不在的閱讀時段，同學們難免放輕鬆了不少，偶爾竊竊私語。經過季秋怡的提醒，班房很快又回復平日的安靜。
閱讀時段後是中五級的第二選修科時段，許諾言和季秋怡同樣修讀地理科，待1B的任教老師來到，二人便一起往四樓地理室去。
地理室位於四樓新翼，旁邊的後梯很少有人使用。為了避開轉堂時的人潮，許諾言和季秋怡選用了後梯。一路上季秋怡不發一聲，一直走在前面，眼睛專注地盯着樓梯級看，步伐一踏一踏的，每一級都穩穩地踢着。
「有沒有人說過妳走路的時候很像兔子？」許諾言問。
季秋怡停下腳步，回頭說：「行進時要保持安靜。」
許諾言不死心，說：「這裏只有我和妳，誰會管我們有沒有保持安靜？」
「行進時要保持」
「知道了！知道了！我會保持安靜，妳不用再重複了。」
許諾言做了個把嘴巴拉上拉鍊的動作，季秋怡才轉回去繼續上樓梯。她一步一步踏上去，腳步聲如鋼琴音階般規律有序，循環不斷。行走的音階卻忽然止住，許諾言往季秋怡注視的方面看去，梯間裏坐着兩位同班同學。正潸然淚下的是施詠雩Mabel，列向丙在旁邊顯得束手無策。
許諾言看熱鬧不嫌事大，第一時間便走上前：「哦！熱香餅把Mabel姐弄哭了。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居然欺負女生，我這個兄弟也不幫你了。」
列向丙立即站起來解釋：「我甚麼都沒有做過！剛才在2B當值時她已經板着臉，離開班房後她一直一聲不響地走在前頭，後來走着走着就哭了起來。我問她發生了甚麼事她又不說，只是一直在哭。我真的沒有把她弄哭！」
季秋怡緩緩上前，在施詠雩身旁蹲下：「在擔心妳家的貓咪嗎？」
施詠雩的哭泣聲停住了，她抬頭看着季秋怡。季秋怡說：「剛才午膳時妳在班房裏聽whatsapp錄音，聲音有點大，我與妳坐得近，所以都聽到了。我不是故意偷聽的，對不起。」
季秋怡從裙袋裏掏出紙巾遞給施詠雩：「也許貓咪已經沒事，待會兒妳回家就能看到牠健健康康的。」
季秋怡的安慰起了作用，施詠雩的眼淚止住了，情緒也慢慢平伏下來。她脫下被淚水沾濕的眼鏡，用季秋怡給她的紙巾擦去水跡。許諾言認真地看着施詠雩的臉，問：「妳知道誰是渡邊梨加嗎？」
施詠雩被問得一頭霧水，搖頭說「不知道」。季秋怡當然也不知道，列向丙卻很快反應過來，看着施詠雩的臉沉思幾秒後說：「真的，真的有點相似，真的有一點點相似。」
許諾言拍拍手：「有熱香餅這個粉絲官方認證，證明我眼力好。」
季秋怡對他們的話沒有絲毫興趣，看看手錶說：「不能再耽誤時間了，我們要趕快到各自的課室上課。」她看看施詠雩：「妳可以了嗎？」
施詠雩點點頭，把眼鏡戴好。許諾言隨即說：「眼鏡的魔力真大，可以禾稈冚珍珠，魚翅變粉絲。」
施詠雩狠狠地瞟他一眼，列向丙吐嘈道：「別總是盯着人家女生的臉看，你是變態佬嗎？」
許諾言不忿氣：「我幫你找到渡邊梨加你還罵我。」
列向丙翻白眼說：「我說了，只是一點點，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已經很好，你以為渡邊梨加容易找嗎？」
「Sorry啊！渡邊梨加只有一個，長得再相似也只是相似而已。」
對着一直說不停的二人，施詠雩覺得既無聊又無言，而季秋怡還是那句：「行進時要保持安靜。」

最後，季秋怡和許諾言遲了十分鐘才到達地理室。下課時，Miss鍾把二人留下關心他們遲來的原因。Miss鍾一向明白事理，亦十分喜歡季秋怡這個學生，經她簡單交代後Miss鍾便讓他們離開。
出了地理室的許諾言仍然緊跟在季秋怡身後，她忍不住停下腳步回過頭：「同學你有事嗎？」
「我當然沒事，我好得很。」許諾言帶笑道。
季秋怡覺得他莫名其妙，說：「如果沒有事的話，請你不要再跟着我。」
許諾言才退後兩步，指着季秋怡的校裙尾：「弄髒了，想告訴妳但又不知道該怎麼開口。本來打算一直在妳身後遮掩着，等回到班房讓女同學告訴妳。」
季秋怡回頭一看，純白的校裙染上了紅紅的一小片，她頓時又尷尬又抱歉：「謝謝你。還有，很抱歉，我誤會你了。」
「沒事，小誤會而已。」許諾言又細聲地問：「妳需要我幫妳回班房拿東西嗎？」
季秋怡想了一下才知道他的意思，便揚一揚手中拉繩袋：「不用，我這個拉繩袋裏有。還有，袋裏還有兩包紙巾。」
許諾言笑一笑：「妳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習慣自己帶紙巾的？」
「上次我只是偶爾忘記帶。還有，我不喜歡欠別人人情。」
許諾言繼續笑着：「為甚麼妳總是喜歡說『還有』？」
「為甚麼你有這麼多問題要問？還有，可以先讓我去洗手間嗎？」
許諾言才想起自己把校裙的事忘了，他點點頭：「可以。還有，妳剛才又說『還有』了。」
季秋怡覺得許諾言很無聊，不想與他糾纏於這個話題上，便敷衍地點點頭，轉身往洗手間去。
次日，許諾言在自己的抽屜裏找到一包完整的濕紙巾，貼在上裏的便利貼寫着：
之前忘了還給你，現在補上。還有一整包有十張，多出來的不用還給我，謝謝。
看到「還有」二字被劃刪去，許諾言忍不住笑出聲來。他從未見過如此較真的人，這樣的季秋怡使許諾言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與她靠近。

5。不要再沉淪下去

放學後，5B的同學走得七七八八，班房裏冷冷清清的，施詠雩留下來構思壁報的設計。她把腦海中的構想畫在黑板上，彩色的粉筆勾畫出一幅色彩斑斕的畫，剛從外頭回到班房的列丙向被黑板上的色彩吸引住。
「這是壁報設計的圖樣？」列向丙問。
施詠雩又在黑板上添了幾筆，道：「嗯，不過還要等同學們投票決定才知道會否採用。」
列向丙仔細地觀察黑板上的彩圖，問：「為甚麼是一格格的？每格的右上角還有數字。」
施詠雩放下手中粉筆慢慢解說：「這次學校規定的壁報主題是『成長之路』，所以我打算用棋盤遊戲康樂棋的概念設計出一個屬於5B的成長棋盤。每位同學要將成長路上最難忘的人或東西畫出來，在旁邊寫一句簡單的話，最後將全班卡紙貼滿三十五格。這個棋盤記錄了每位同學的成長點點滴滴，就像一本相冊，乘載着滿滿的回憶。」
列向丙點點頭，讚賞道：「妳這個構思很不錯，既簡單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能讓全班同學都有份參與製作。」他又看看黑板，說：「這些格仔裏的圖案都是妳的回憶？」
「嗯，我想填滿每一格看看效果如何。」施詠雩回答。
列向丙指着第十二格說：「這是上次走失了後來又找回來的那隻貓嗎？」
「不是。這隻有紅色虎紋的叫千層糕，你說的那隻叫糯米糍，是白色的。」施詠雩指着第十八格說。
列向丙看看黑板上的千層糕：「牠的左耳為甚麼只畫一半？」
「因為千層糕只有半隻左耳，是被野狗咬的。」施詠雩嘆口氣：「牠被動物義工發現時不只耳朵被咬爛，全身上下還有多處被咬傷。糯米糍更可憐，年紀大又有心肌病。醫生還推斷牠被遺棄前曾多次遭到虐待，右後腿因嚴重灼傷而需要截肢。」
列向丙才注意到黑板上的糯米糍少了一隻後腳，臉色變得沉重：「難怪上次牠生病妳會這麼擔心和緊張。」
施詠雩倚在教師枱，眼睛一直看着黑板上的糯米糍：「糯米糍有肥厚性心肌病，隨時會因為心臟輸血量不足而心力衰竭，嚴重的可能會猝死。我真的很怕牠會忽然之間離開我，我怕連牠最後一面都見不到。」
列向丙想了一下，口裏哼着歌：
Say goodbye to all my friends
Can't say when I'll be there again
It's time now to turn around*
「要走的始終會走，任何動物都一樣。人是動物，所以我們也一樣。」列向丙說完便點點頭，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施詠雩想着列向丙說的話。良久，她回頭看着列向丙：「剛剛你唱的是甚麼歌？你唱得很難聽。」
列向丙甚麼也不說，也不看施詠雩，繼續低頭收拾書包，只伸手舉起一隻中指。施詠雩沒有生氣，轉身繼續在黑板上畫畫，左手卻向後高舉着中指。班房外路過的學生剛好看到這一幕，兩個完全沒有眼神接觸的人正以中指互相回敬着，此情此景唯有莫名其妙四字才足以形容。

學校一直致力於培育新一代的學生領袖，同時也十分著重領袖生的素質。因此，每年開學頭一個月都是中一班主任們的觀察期，得到班主任推薦的新生必須通過面試才能成為領袖生。
面試工作向來由總領袖生與四位副總領袖生負責，上年擔任副總領袖生的季秋怡早已領教過面試工作有多費時費神，所以今年她做足了準備功夫。放學後，季秋怡在小食部買了五罐雀巢咖啡。面試過程中，咖啡成為了集解渴和解睏於一身的工具，但裏面的糖份和奶卻令季秋怡膩得作嘔。季秋怡以為自己依然喜歡吃甜的，她忘記了曾經的甜早已變成苦，她早已不再是那個喜歡吃oreo雪糕的季秋怡了，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面試工作完成後，季秋怡回到家已是晚上八點。打開家門看見季夏喬也在，她才想起今晚是大家姐帶男朋友回家吃飯的日子。自從去年聖誕與父母大吵一架後，季夏喬一直暫住在祖母家，直到大學開學

便搬進宿舍。
四姊妹中季秋怡與季夏喬的感情最好，季秋怡也一向很依賴這個家姐，家裏沒有季夏喬的日子令季秋怡好不習慣。但季秋怡知道，在母女雙方都各不相讓的情況下，季夏喬搬出去是最好的做法。畢竟同一屋簷下，天天見面只會增加磨擦，於雙方無益。如今季夏喬順利考入中大，滿足了父母的期望，他們再沒有理由反對季夏喬的戀情，慢慢接受了謝我。
季秋怡不曾見過謝我，只從季夏喬口中聽說過這個人。如今一見，他果然如季夏喬所說，是個寡言少語，對任何事都沒有熱情的悶人，但季秋怡知道父母一定會喜歡他。謝我出身音樂世家，家境富裕，祖父與父親都是知名的指揮家，他自己也是名高材生，這樣的出身和條件換了是誰都不會抗拒。
一如季秋怡所料，這頓「見家長飯」無驚無險地落幕。季秋怡很羨慕季夏喬，羨慕她有堅持到底的決心，更羨慕她有一個願意與她共同進退的男朋友。季秋怡不禁在想，如果當年于朗沒有放棄，今時今日他們二人會怎樣？他們也會像季夏喬和謝我般幸福快樂嗎？想到這裏，季秋怡搖搖頭笑自己，一切都只是如果。既是如果，何必多想？
明日是星期六不用上課，季夏喬便留下來過夜，四姊妹一同迫在季夏喬的單人床上，季夏喬與季秋怡睡床頭，季春曉和季冬恩在床尾調頭睡。
四人擠在一起，季春曉熱得把冷氣調低至十九度。季冬恩向來怕凍，便一手搶去搖控器，說：「之前說好了最低只能調到二十二度，季春曉妳無口齒。」
季春曉不服氣：「這裏是大家姐和二家姐的房間，不能算數，更何況我們現在是四個人。」
季冬恩伸手擰季春曉的耳朵，說：「就是因為妳，北極熊才會無家可歸。」
季春曉連忙拉開她的手：「說不過我就動手，季冬恩妳簡直就是個暴力狂。」
「別嘈了！我來作主。二十一度，冷便多蓋張被，熱便不要蓋被，誰都不能有異議。」
「遵命。」
「喔」
「吓！」
季春曉看準時機，又說：「不如以後我索性搬來跟二家姐同房，這樣二家姐便不會悶。」
季秋怡未來得及反應，季冬恩已經開口：「季春曉有陰謀的！她計算着二家姐兩年後入大學會搬到宿舍，到時候她便能獨自霸佔整間房，到大家姐畢業搬回來便只能做廳長。千萬別上當！」
季秋怡不禁由衷地稱讚她：「季春曉妳真會打如意算盤，妳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密謀造反的？」
季春曉看着季夏喬馬上解釋說：「我不是要趕妳出客廳，待妳回來我必定會第一時間把房間還給妳，妳別聽信讒言。」
季冬恩嘲笑她說：「季春曉果然是個無膽鬼，膽量比拳頭還小。」
「我這是珍惜生命。」季春曉瞟她一眼道。
季夏喬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她們吵架，從前總覺得嘈吵，現在卻覺得難得。縱然是一起長大的姊妹都總會有分開的一天，難得相聚就是一種幸福。
凌晨三點多，季冬恩和季春曉都睡著了。季夏喬替季冬恩蓋好被，又幫季春曉擦了擦額頭的汗。一直睡不著的季秋怡說：「她們兩個真是奇怪。明明是雙胞胎，卻樣樣都完全相反。一個怕冷得要命，一個怕熱得要死。天天都爭鋒相對，卻又是最了解對方的人。」
季夏喬淺笑道：「四妹以為我們不知，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她捨不得三妹搬來跟妳同房，她害怕寂寞。」
季秋怡嘆口氣，說：「以後怎麼辦？三妹不可能一輩子在她身邊的。」
季夏喬聳肩：「還能怎麼辦？她只能成長，學會面對寂寞，妳也是。」
季夏喬的話令季秋怡靜了下來，她看着季夏喬，心中有數不盡的話想說，卻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季夏喬伸手輕拍季秋怡的頭：「這段時間我不在家，妳心裏憋着話找不到人訴說，一定很難受吧！」
季秋怡的眼睛紅了一圈，淚水漸漸湧在眼眶。
「家姐，為甚麼明明是甜的東西會變得這麼苦？」
季夏喬曾經都有這樣的經歷，明明是平日裏吃慣的東西，卻在一瞬間變得苦澀難嚥。
「沒事的，會好的，總有一天會好的。有些人、有些事，該放手就要放手，牢牢抓住過去不放只會自甘墮落。答應我，不要再沉淪下去。」

季夏喬親眼見證過喬依的沉淪，她一直內疚於自己無法把喬依救起來，儘管她嘗試了、盡力了。季夏喬不希望季秋怡變成第二個喬依，一輩子活在陰影中，放不下過去，不放過自己。

---

*歌詞出自Avril Lavigne〈Mobile〉

6．跌落凡間的天使

十月六日是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的選舉日，是次選舉將一併投選出學生會內閣及四社幹事。溫卓綸早於暑假便已組成內閣，內閣名稱與樂團Ethereal同名。但由於組不夠人，內副與外副需要各別兼任總務和福利。作為Ethereal的內務副會長與總務，許諾言一點都不緊張和擔心。早在溫卓綸邀請他加入內閣之時，許諾言便知道他們根本不可能勝出，卻因為兄弟的請求推卻不得，他只好答應加入。面對選舉，許諾言一直抱着志在參與的心態，整群人就像是雜牌軍出征。許諾言只是出謀劃策，溫卓綸負責執行，列向丙象徵式地輔助他，彭定煜和其剩的人都是用作湊數，彷彿是試過了、玩過了、輸過了就好，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卻發生了。

選舉前一天晚上，Instagram上的學校Secret專頁發佈了多張Aster內閣外務副會長郭曉彤與不同男女親吻的照片，更以「男女通吃」、「一腳踏幾船」、「拜金女」等眼字來形容她。貼文一出，引來了無數熱烈的討論，還有不少人留言力證確有其事。即使Aster已迅速於官方Instagram上釐清此事，依舊扭轉不了輿論。次日回校，校長把郭曉彤請到校長室一事傳開後，全校上下對此事的討論更是一發不可收拾，無論是老師、學生還是校工，都對此事議論不斷。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本就校風嚴明，嚴打學生談戀愛，如今郭曉彤更鬧出大事，眾人的關注點早就轉移到她一個人身上，選舉的結果無人上心。

放學後的點票時段，Ethereal只有溫卓綸和許諾言來監票。許諾言的確變得很在意結果，他在意自己會意外當選，畢竟郭曉彤的事對Aster影響甚大，要是選舉結果因此而扭轉，許諾言的如意算盤便真的打不響了。

「是次學生會選舉總投票率為百分之七十三點六，總得票數為六百四十二票，有效票為六百一十六票，無效票為二十六票。一號候選內閣Aster所得票數為三百零二票，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七；二號候選內閣Ethereal所得票數為三百一十四票，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八點九。恭喜二號內閣Ethereal於上述選舉中勝出。」

宣布Ethereal勝出那刻，許諾言的腦海裏一片空白，他甚至想向周圍的同學大叫：投票給我們這個垃圾內閣的人都是白痴！

對於當選一事，溫卓綸是整個Ethereal內閣中唯一感到高興的人。放學的路上，他的情緒一直很高漲，走兩步跳一跳的，身後的許諾言、列向丙和彭定煜卻面如死灰，三人竊竊細語。

彭定煜向許諾言埋怨：「你不是說一定會輸嗎？我是相信你才肯加入湊數的。」

列向丙也說：「我也是因為信你才答應綸爺的，還把列向寅和他的朋友拖了下水。現在該怎麼收科？」

許諾言一面無辜地說：「我也想不到會這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Aster是必贏的。整個內閣上至會長下至總務，個個都是名列前茅的精英，和我們相比簡直就是西瓜與青瓜。如果不是郭曉彤的事忽然被爆出，我們贏的機會根本就是零。」

列向丙嘆了口氣：「唉！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跟我細佬交待，他和他的朋友與我們一樣，都只是打算捱義氣湊數，誰知道大家會一起搭沉船。」

彭定煜卻問：「為甚麼我們是青瓜，他們是西瓜？」

列向丙翻白眼：「這不是重點，好嗎？」

「今日的重點是我勝利了！我溫卓綸當選學生會會長了！」

溫卓綸忽然回頭大叫，許諾言他們被溫卓綸嚇了個措手不及。

「今晚譚仔我萬歲！打電話把列向寅和他的朋友都叫出來，大家一起慶祝。」

列向丙暗自吐槽：我細佬才不想慶祝，他更想殺了我！

次日，許諾言剛踏進校門便引來了眾人的注視，有些人的眼裏更帶着蔑視。起初許諾言也不以為意，卻在進入班房那刻確認了眾人對他的奇怪目光。列向丙二話不說把許諾言拉走，直到走到後梯附近才停下來。

列向丙倚着牆，滿臉凝重：「你今次大鑊了！郭曉彤那件事，大家都把矛盾指向你，說你是為了贏而使手段。如今你成為了人人喊打的卑鄙賤人。」

許諾言一臉不可置信：「他們有病嗎？我許諾言是個為求達到目標而不擇手段的人嗎？我有病嗎？我根本就不想當選，我為甚麼要使手段？除非我有人格分裂。」
列方丙嘆口氣：「無辦法，你是我們內閣的軍師，平日又鬼主意多多，發生這樣的事很難不第一時間想到你。」
許諾言生氣得用腳踢向牆壁，他用力吸了口氣，又說：「熱香餅你要相信我，這件事的確不是我做的。如果連你也不信任我，我便真的比竇娥冤更冤枉了！」
列向丙拍心口說：「我當然信你，我和行定郁都相信你。但問題是，現在不只班裏的人，連其他班級的同學覺得是你做的。三人成虎、人言可畏，不用我說你都知道這八個字是甚麼意思。」
許諾言難以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平日裏，他一向人緣好，是全世界的朋友。只要對方開口，不管熟悉與否，許諾言都願意出力幫到底。但事到如今，眾人竟然寧願相信無憑無據的指控，也不願意信任許諾言，如此一來令許諾言無比心寒。
次日早會，校長向全校師生交代郭曉彤一事。得知郭曉彤已退學離校，所有學生都十分震驚。雖然校長再三叮囑全體師生不能再討論此事，卻仍有不少人暗自為其抱不平，對傳聞中的「兇手」窮追猛打，這段時間可以說是許諾言中學生涯中感到最挫敗的日子。

最近兩天一直下着雨，天色灰灰濛濛，使人鬱悶難抒。許諾言的心情本就不好，加上淅淅瀝瀝的雨天，他心裏更不好受。
小息時候外裏又下起大雨，大部分同學都留在班房休息，兩個男同學便說起陰陽怪氣的話來。他們說話的聲音很大，班房裏的同學都能清楚聽到，更猜到他們在暗諷許諾言。許諾言一直沉默不語，依舊將微笑掛在臉上，施詠雩卻忍不住。
「兩個大男人說話冷嘲熱諷、陰陽怪氣的，不丟臉嗎？」施詠雩話裏沒有動怒之意，只有滿滿的不屑。
林東洋罵道：「妳以為叫妳一聲Mabel姐妳就是大家姐嗎？收皮啦！」
張柏青也說：「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根本不值得幫，Mabel姐妳別幫着許諾言這個兇手了！」
施詠雩方寸不亂，依舊坐着緩緩開口：「你們有真憑實據嗎？抑或真相是你們親眼所見的？你們打辯論的不是最講論證、論據嗎？你們無憑無據，這樣跟誣衊造謠有甚麼分別？」
林東洋得意洋洋地說：「我們是愛抱打不平，看不過眼才出聲。」
施詠雩冷笑道：「愛抱打不平？撫心自問，當日郭曉彤的事在ig上傳得沸沸揚揚時，你們誰沒有在明裏暗裏討論過？在她最無助的時候，你們又有誰站出來替她說過半句話？不只是你們，連同我在內都不曾有一個人關心過她，如今你們和我又憑甚麼在這裏裝清高當道德判官？」
林東洋和張柏青被說得啞口無言，其他的同學也靜了下來，班房裏頓時瀰漫着尷尬的氣氛。許諾言從一開始的神情自若，漸漸變得雙眼黯淡無光，再沒有力氣把微笑掛在臉上。
季秋怡注意到許諾言的神情，她想了很久，最後還是站了起來：「小息快要結束了。外面還下着雨，我去教員室找唐sir和Miss關，問問他們下兩節體育課的安排，麻煩許同學陪我走一趟。」
見季秋怡看向他，許諾言才鼓起勇氣站起來，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季秋怡走出班房。
樓梯間，季秋怡還是走在前面。一踏一踏的輕步聲伴隨着淅淅瀝瀝的雨聲，舒緩了許諾言的心靈。許諾言的眼睛注視着季秋怡的一雙運動鞋，他隱約看到鞋後跟護套上用虛點組成了小白兔頭圖案。只顧着留意圖案的他看得正入神，被階梯上的雨水積滑了腳，一下失足便向前傾跌。幸好季秋怡聽見動靜，來得及轉身上前拉許諾言一把，他才有驚無險，站穩了腳步。
「幸好有妳。我本來已經夠大鑊了，如果再摔下樓梯，那便真的大鑊甘。」許諾言又自嘲：「不過像我這種人人喊打的人，就算是跌死了也不會有人同情我，說不定還會被說是現眼報。」
季秋怡抬起頭看着許諾言，語氣十分堅定：「許諾言，我相信你。」
季秋怡從未直呼過許諾言的全名，聽到那刻他很錯愕，他以為自己聽錯了。
「我信你沒有做過。」
許諾言沒有想過季秋怡會相信他，更遑論把信任說出口。他問：「我可以問為甚麼嗎？」
季秋怡仔細想了想才回答：「我認識的許諾言是個永遠把快樂留給別人，把悲傷留給自己的人，就算是不熟悉的人，他也願意出手襄助。如此善良的人，絕對不會是他們口中的壞人。」

平日裏許諾言朋友成群，沒有誰不曾受過他的幫忙，人人都喜歡他這個「全世界的朋友」，他卻在這個節骨眼上失去了全世界的信任。從來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施詠雩和季秋怡向來與許諾言沒甚麼交情，卻願意站出來幫他、相信他。在許諾言心裏，施詠雩站起來替他理論那刻，她彷彿就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拯救了許諾言的生命。而季秋怡就是上天派來的天使，溫柔善良，撫平了許諾言的心。

許諾言終於重現笑容，說：「原來妳不是小白兔，而是跌落凡間的天使。」

7。妳是守法小先鋒

許諾言受夠了旁人的怪異目光，午膳時間一到便拉着列向丙和彭定煜到校外用膳，想避開一切的不友善。
「一碗腩肉清湯，一碗墨丸十小辣，一碗牛丸雞肉大麻辣，一份細土匪。一杯凍檸水走甜，一杯凍奶茶多奶多甜，一杯水。」彭定煜說。
「之前有沒有吃過大辣？」譚仔姐姐又問同一句話。
許諾言繼續慣性地回答：「有吃過。」
譚仔姐姐走開後，列向丙便問：「綸爺為甚麼不來？」
彭定煜回答：「他要找Miss方談接任學生會的事。」
列向丙聽完便抱頭吶喊：「對啊！我差點忘了，還有兩個星期便是上任典禮，我居然要成為學生會外副了！」
彭定煜看看許諾言，說：「到底有沒有方法可以推翻選舉結果？」
許諾言搖搖頭：「當然沒有！除非」
「除非甚麼？」彭定煜和列向丙不約而同地說。
「除非能證明我們是以不當手段勝出，也就是最近傳得沸沸揚揚的傳聞，也就是對我的指控。」
許諾言話剛完，彭定煜和列向丙便絕了望。許諾言安慰道：「上天要這樣捉弄我們也沒辦法，既來之則安之。」
彭定煜心有不甘：「到底是誰跟Aster有仇，竟然不遲不早，剛好在投票前一晚公開照片，一點反轉機會也不留給他們？」
列向丙也推斷說：「這個人一定跟郭曉彤很熟，否則怎麼能拿到她的私密照片？」
彭定煜想起了甚麼，道：「我忽然想起來，綸爺中三時曾經追過她，後來拍拖不夠一個月便分了手，綸爺還聲稱是和平分手。」
列向丙點點頭：「你不說我也忘記了，好像真的有這件事。那時候我們還猜綸爺是因為怕沒面子，所以把『被分手』說成『和平分手』。」
彭定煜嘲笑：「他被人飛的經歷已經多得可以出書教人治情傷了，面子早就丟光丟盡，還有甚麼好怕的？」
列向丙裝出奇怪的聲音，說：「大家好，我是溫卓綸的臉，他不要我了。」
說着說着，學生會的事再次被彭定煜和列向丙拋諸腦後，許諾言卻把二人剛才的話聽了進去，心裏萌生出一個想法，他情願是自己想多了。

放學後，許諾言到學生會室找溫卓綸。許諾言進去時，溫卓綸正喃喃自語背誦着，他看見許諾言便說：「你來了就好，幫我看一下這篇稿。」
許諾言接過A4紙，認真仔細地看了一遍。
「措辭語氣不卑不亢，態度審慎，寫得挺不錯，誰幫你寫的？」
溫卓綸沾沾自喜地指着自己，開口就說：「我寫的，是學生會當選致詞稿。我寫了差不多十天，改了十多次才將稿子寫得接近完美，考試也沒有這麼用功。」
許諾言疑惑地問：「我們當選還不到一個禮拜，投票前你已經知道結果？」
溫卓綸頓一頓，臉色明顯沉了下來，卻又繼續帶笑說：「我怎麼可能未卜先知，剛才我只是說話誇張了點。我大概寫了三天，改了三、四次吧！」
許諾言把稿紙放下，輕鬆地問溫卓綸：「當學生會會長很辛苦、很忙碌的，你不怕沒時間追女仔嗎？」
溫卓綸又回復剛才的得意洋洋，道：「當了會長還怕認識不到女生嗎？」
許諾言皺起眉頭：「所以你是為了識女仔才會想當學生會會長？」
「這是原因的一半。」溫卓綸伸手搭着許諾言的膊頭：「你不覺得『學生會會長』五個字很威風嗎？」

聽完他這番話，許諾言徹底後悔了。原來溫卓綸參選學生會完全是為了一己之私，這樣的人又怎會用心為同學服務？
許諾言慎重地想了想，拉開溫卓綸的手，說：「我決定要辭任學生會內務副會長，並且退出學生會。」
溫卓綸的反應比許諾言預期中大，他說：「你不能退出啊！這次選舉從頭到尾都是由你做主導，出謀獻策，我負責執行而已。沒有你，我連自己要做甚麼都不知道，我不能沒有你。」
許諾言帶笑道：「才改了三、四次就能寫出一篇這麼好的致詞稿，你怎會不能沒有我？」
溫卓綸又把手搭回許諾言的肩上，說：「我知道你因為被冤枉成兇手而不開心，但你真的無需要為此事而辭職。別管其他人怎麼說，真相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公道自在人心。」
「真相天知、地知，你也知？」許諾言反問溫卓綸。
溫卓綸故作輕鬆：「我當然不知道真相，我怎麼會知道是誰做的。」
許諾言想了一想，隨意地問：「以前你跟郭曉彤認識嗎？」
憎惡的表情隨即在溫卓綸臉上閃過：「不認識，人家是精英學生，怎麼會認識我？」
「但行定郁和熱香餅都說，中三那年你曾經追過郭曉彤，後來拍拖不到一月便分開了，二人是和平分手的，不是嗎？」
溫卓綸擰皺着手中的稿紙，道：「好端端的為甚麼要提起這個女人？你還嫌不夠晦氣嗎？」
「你剛才明明說與她不認識，為甚麼又這麼討厭她？」
溫卓綸耍手說：「總之不要再提這個人，以後都不要提。」
許諾言直眼看着溫卓綸：「是不是你做的？」
「當然不是！就算我真的很討厭郭曉彤，也不代表這件事是我做的。」
溫卓綸的反應很大，許諾言道：「我只是問是不是你做的，又沒有指明是說郭曉彤的事，你為甚麼要這樣急着否認？」
溫卓綸擠出笑容，說：「你是不是聽誰亂說話了？你別信他們，我才是你的好兄弟，你怎麼會信外人也不信我？」
「正正因為我們是好兄弟，我才會相信此事的確是你做的。你口口聲聲當我們三個是兄弟，但你從來只懂得為自己想。有好處、有請求就勾肩搭背，兄弟有難時你何曾幫過忙？我因為幫你選學生會而被人冤枉，你卻連半句安慰的話都沒有，你只關心自己會長的位置坐得穩不穩。像你這樣自私的人怎會做不出那麼的事？」
溫卓綸把手中的紙用力扔在地上，怒目而視：「想誣陷我是吧！你有證據嗎？有的話就拿出來，你拿出來我便馬上認錯。如果沒有，那就請你馬上滾。我接受你的請辭，你已經不再是學生會的人了。」
「你放心，如果有證據，我早就公諸於世，怎麼會讓你繼續自我感覺良好？」
溫卓綸冷笑道：「沒有證據就認定我是兇手，你跟那些冤枉你的人有甚麼分別？」
「所以我才心平氣和地問你，我希望你可以向我坦白一次，我亦希望自己的猜測是錯的。但你一直前言不對後語，說話自打嘴巴，每一句都是大話。如果你沒有做過，為甚麼要多番隱瞞？你根本就是心中有鬼。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騙我，拿我當替死鬼。我把你當兄弟，你把我當契弟。」
溫卓綸用力推了許諾言一下：「兄弟？你真的有把我當作是兄弟嗎？別以為我不知道，整個內閣根本沒有任何一個人想我贏，連你們這些所謂的兄弟都看偏我會輸，把我當小丑看。這又算是甚麼好兄弟？」
「死肥仔你推我，我忍你很久了！」許諾言忍不住還手。
「罵我死肥仔，你以為自己很好嗎？以為自己真的是全世界的朋友嗎？他們當你白痴找你便宜而已，你出了事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幫你，死白痴仔！」
溫卓綸更用力地推向許諾言，想挑釁許諾言動手。只要能引許諾言先動手，不對的就是他。許諾言當然知道溫卓綸在打甚麼主意，他一直強忍着，不想中計。但面對溫卓綸一次比一次用力的推撞，許諾言的理智漸漸減退，直到某一刻理智斷線。
「同學，你們在做甚麼？」
季秋怡推門進去那刻，許諾言正揮拳打在溫卓綸的臉上。他一看是季秋快怡便迅速側身，把揮起的手搭在溫卓綸肩上，並帶笑說：「我們在商量學生會的事。」

許諾言用眼神示意溫卓綸，溫卓綸也附和他：「對！我們在努力工作。」
季秋怡半信半疑，道：「你們的聲浪太大，我在隔鄰領袖生會議室都聽到，請兩位同學說話細聲點，不要騷擾到別人。」
「好的好的。」二人異口同聲說。
季秋怡看着許諾言道：「我有些班會的事想找你商量，請你出來一下。」
許諾言不明就里地跟了出去。季秋怡在後梯的位置停下，許諾言倚在樓梯的欄杆上。
「你們剛剛在打架嗎？」
許諾言有點愕然，卻也如實回答：「沒有，但差一點就打了，他故意挑釁我的。」
季秋怡並不意外：「明知他是故意的，你還上當？」
「忍過了，還是忍不住。」許諾言聳肩道。
季秋怡沉默一會兒才開口：「走吧！」
「去哪裏？」許諾言問。
「剛才你們吵架的內容我全都聽到，我怕你回去後又忍不住打他。」
許諾言自嘲一笑：「剛剛我們吵架沒有違反校規吧！」
季秋怡認真地想一想，回答：「校規沒有規定不可以吵架。」
「那就好，不用讓妳為難。」
季秋怡搖搖頭：「我不為難，你要是真的犯了校規，我必定會秉公辦理，不會偏私任何人。」
許諾言點點頭，道：「也對，妳是守法小先鋒。」
季秋怡皺一皺眉，說：「為甚麼你總是喜歡替別人亂改花名？」
「我喜歡啊！校規不允許嗎？」
從前，季秋怡很反感許諾言替她改花名，她覺得這種行為很幼稚、很無聊。後來，她漸漸習慣許諾言在她身邊出現，做盡些奇怪又無意義的事。原來習慣都是悄然的、無聲的，不知不覺間就融入了季秋怡的生活中。

8。你到底是不是想孤獨終老

離開學校時外面正在下雨。季秋怡沒有帶雨傘，許諾言便把傘下一半的位置讓給她。雨傘本就不大，加上雨勢頗強，二人又背着書包，唯有緊貼而行才能勉強避免被雨水淋濕，他們的距離從未如此貼近過。
六點許正值下班時間，又逢大雨滂沱，巴士的班次更見稀疏。季秋怡和許諾言雖然站在簷蓬下，卻還是被斜灑的雨淋濕。季秋怡的白色校裙本就很薄，被雨淋濕後更現透底，許諾言尷尬得不敢看季秋怡。
許諾言看着眼前的雨幕，說：「雨這麼大，不如我們坐的士吧！」
季秋怡遲疑一下：「我不夠錢。」
「我有，妳明天還給我就可以。」許諾言說。
見季秋怡一面糾結，許諾言快一步替她拿主意：「如果巴士先來便照舊坐巴士，如果的士先來就上的士。雨太大了，別這麼固執。」
季秋怡望向被大雨籠罩的馬路，心中祈求巴士的到來，然而從雨中駛近的是一輛紅色的士。
許諾言打開雨傘上前截車，季秋怡有點忐忑，卻也跟着上車。
「去哪裏？」司機回頭問。
許諾言看着季秋怡說：「我付錢，所以先去妳家。說地址吧！」
季秋怡猶豫不決，許諾言道：「快點說吧！別礙著司機大哥。」
「九龍塘南方花園。」
的士的水撥開動着，把擋風玻璃上的雨水被劃成一道道水渦，隨着車身流走。看着雨水的流動，季秋怡漸漸入了神。
「給妳。快點擦一擦校裙，小心別感冒。」許諾言遞上紙巾說。
季秋怡看看許諾言，說：「不用，我自己有。」
她從裙袋拿出的卻只是空空如也的紙巾包裝袋。許諾言淡淡一笑：「適當的時候還是要懂得接受別人的好意。」
季秋怡靜靜接下紙巾，沒有說任何話。
司機把的士駛到目的地，季秋怡說了聲「再見」便拉開門把下車。許諾言連忙叫住她，將雨傘拿給季秋怡：「還在下雨，雨傘拿去吧！」
季秋怡想了想：「你留着自己用吧！」
許諾言搖搖頭：「我下車的地方有瓦遮頭，妳用吧！」
見季秋怡沒有收下，許諾言便把雨傘塞到她的手裏。
的士緩緩駛遠，季秋怡撐着雨傘站在馬路邊，看着紅色的車尾燈光越漸稀微。那點紅光莫名地溫和了季秋怡，這種溫暖是她久久不曾感受到的。
「你去哪裏？」司機問。
「九龍城啟發大樓。」
「去九龍城要兜回頭路。」
「知道，麻煩你了司機大哥。」
季秋怡自小身體孱弱，即使只是稍稍淋過雨都會傷風發燒。回到家後，季秋怡立即在浴室放了一大缸熱水準備泡澡，還在水裏加了生薑驅寒。看着浮在水面的泡紋，季秋怡不由然地想起的士擋風玻璃上的水渦，想起剛才的一切。她閉上眼，把整個人沉浸在水裏。耳邊的水流動着，記憶也蕩漾着，無從抑止。

星期六，許諾言和彭定煜到九龍城勇記雲吞麵店找列向丙。飯後時段店鋪客人不多，水叔見是他們便馬上煮了兩大碗雲吞河，寶姨也端上兩支可樂和炸魚皮。
列向丙也趁機給自己了支汽水，他邊喝邊說：「一人一碗加加加大雲吞河，又吃炸魚皮又喝汽水，錢帶夠了嗎？」

寶姨回頭喝令列向丙：「衰仔，過門都是客，嘴上總是掛着個錢字，失禮死人啊！」又滿臉笑容對許諾言和彭定煜說：「慢慢吃，不夠便叫阿水再煮。」
列向丙咬着飲管，道：「媽，不用對他們這麼好，他們不會感恩的。」
水叔從面檔叫出來：「不要講廢話，有空幫手添調味盤。」
列向丙嘴上說着埋怨話，身體卻很誠實，乖乖地從雜物房搬出一桶辣椒油。許諾言示意他：「喂，我這甖辣椒油所剩無幾，幫我加一點。」
列向丙走過去一看，原本還有三分一甖的辣椒油被許諾言吃得只剩下幾勺，他那碗雲吞河已變成水煮雲吞湯。列向丙忍不住叫道：「死仔，你吃雲吞河還是吃辣椒油啊？」
彭定煜拍一拍列向丙：「我不夠飽，再來一碗牛雜牛筋撈粗加底，要多腩汁走青，另加一支雪碧。」
列向丙忍不住用力打他們的頭：「加你個頭！你們兩個白吃白喝還多多要求，放低筷子跟我出去。」
許諾言和彭定煜對望一下，大家都意識到今日的列向丙有點奇怪，便沒有多問，跟着他走出麵鋪。
列向煜雙手插着褲袋站在馬路邊，一聲不響。彭定煜用膊頭撞他一下，說：「幹甚麼？想扮抑鬱小生？」
許諾言上前道：「今日明明是我約見面的，為甚麼卻變成列向丙抑鬱難抒解開心結慰問大會？」
「甚麼難解大會？」彭定煜問。
許諾言回答：「列向丙抑鬱難抒解開心結慰問大會啊！」
「被女生暗戀的感覺是怎樣的？」
列向丙此言一出，許諾言和彭定煜猛然回頭看着他。許諾言伸手摸一摸列向丙的額頭：「你是不是昨天下雨淋壞了腦袋？還是有妄想症？」
彭定煜也說：「一定是勇記的生意太好，你忙着包雲吞包到傻了。」
「我很差嗎？為甚麼不可以有女生喜歡？」列向丙不滿地說。
許諾言看看他，說：「你不矮，但又不算很高；你不樣衰，但又不算靚仔；你不奇怪，但又不算正常。雖無過犯，但平平無奇，正宗冇樣掂，憑甚麼要人家青春少女喜歡你？」
彭定煜耍手道：「口講無憑，有圖有真相。沒有證據，你說玉皇大帝向你示愛都可以啊！」
「玉皇大帝不是基的，王母娘娘就是他老婆。」許諾言糾正道。
彭定煜反駁說：「王母娘娘不是他老婆，是他老媽子。」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討論這種無聊的問題？」列向丙一邊拿出手機打開Whatsapp對話框，一邊說：「昨天放學時下大雨，我看見Mabel一直站在學校外面的大樹下，過去問她才知道有隻流浪貓被困在樹上。她穿着校裙不方便，我便捱義氣爬上樹把貓救下來。之後回到家，Mabel便寫了些很曖昧的東西給我，我讀給你們聽——『我咁可愛，有冇人可以收留我吖？』」
「那又怎樣？」
見許諾言和彭定煜的反應一致，列向丙有點不可置信：「這麼曖昧的話，你們不覺得有問題嗎？」
彭定煜翻白眼說：「人家說自己撿回去的貓可愛有甚麼問題？幫流浪貓找主人又有甚麼問題？」
「但她還給我發了張自拍，意思不是很明顯嗎？」
列向丙把照片開出來，許諾言看了也翻起白眼：「人家抱着貓拍照，貓還佔了三分二鏡頭，是你自己偏要把目光放在Mabel身上。拜託你別自作多情了好嗎？」
列向丙繼續堅持：「但她只單獨發給我一個人。」
「我們都收到啊！」
許諾言和彭定煜一起拿出手機，把Whatsapp對話框顯示出來。許諾言說：「我還回覆她『我冇耐性，唔適合養寵物』」
彭定煜說：「我直接已讀不回。」
列向丙有點泄氣，道：「你們都有收到，為甚麼不一早說，剛才還聽我一直說。」
許諾言嘲笑道：「想看看你的想像力有多豐富啊！」
除了覺得很沒意思，列向丙更覺得沒面子，彭定煜卻不放過這個話題。他搶過列向丙的手機一看，隨即笑得合不攏嘴：「哪有你這樣回覆的？活該你是A0。」
許諾言也湊過去看，列向丙以五個字回覆施詠雩：
不了 窮

許諾言一臉無言：「熱香餅，你到底是不是想孤獨終老？」

9。藏在內心的無形傷痕

許諾言很久沒有玩籃球機，三個人便一起到九龍城廣場的冒險樂園。三人之中，許諾言的射球準繩度向來最高，這次也不例外，而最低分的列向丙也照舊被罰請飲CoCo。
他們還是喜歡坐在賈炳達道公園，各人手裏拿着一杯手搖飲品，聊着海說神聊的話題。
列向丙說：「記不記得有次我們也是坐在這裏，有個道友走過來說位置是他的，要我們給錢才能坐。」
彭定煜點點頭：「當然記得！我們不肯給錢，轉身就走，綸爺還超大膽地用粗口罵他。」
列向丙連說帶笑：「綸爺還說不知道甚麼是美沙酮，以為是漱口水。因為這件事，他被我們笑了很久。」
許諾言也笑了笑，道：「這種小事都記得，你們腦容量很大嗎？」
列向丙說：「兄弟的糗事就算腦容量再少也要留個位置記住。」
「對呀！黑材料在手，到處任我走。」彭定煜想了想又問：「今日為甚麼不見綸爺？他沒空還是你沒有叫他？」
「我故意不叫他的。」許諾言說。
列向丙和彭定煜互相看了看，列向丙道：「搞甚麼？吵架了？」
許諾言搖搖頭：「不是吵架，是反臉了。」
列向丙的反應最大，他一下子站起來：「有甚麼事不能好好說，非要搞到兄弟反目收場？」
彭定煜比較冷靜，他說：「是不是有甚麼誤會？」
「的確是有誤會，我誤會了他對我會有兄弟情義。」
許諾言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他們，列向丙很激動，彭定煜卻一直保持平靜。許諾言說：「我的確無法證明他有做過這件事，但單憑他要用謊話掩飾真相，這就代表他與此事脫不了關係。你們可以不同意我的做法，可以依舊與綸爺稱兄道弟，我尊重你們的決定，不會有任何異議。」
列向丙很抗拒這種沉重的氣氛，語氣有點煩躁：「我有點亂，暫時不想做任何決定。」
彭定煜扶一扶眼鏡，緩緩道：「口講無憑，我只相信證據。」
許諾言無奈一笑：「我明白的。那麼，學生會的事以後便拜託你們了。你們記住要好好看着他，他現在已經是學生會會長，別再讓他搞出甚麼事來。」
彭定煜點點頭：「你放心吧！我知道該怎麼做。」
許諾言舉起手中的塑膠飲品，道：「來，我敬你們一杯。」
彭定煜踢一踢不願給予反應的列向丙，列向丙才肯拿起杯子，三人碰杯而飲。許諾言一口氣把整杯奶茶喝光，不留一點一滴，他覺得這會是最後一次共聚暢談。

星期一早上，季秋怡在校門站崗。溫卓綸如常在八點十分前踏入校門，他前腳剛進門，正在站崗的季秋怡便把他叫住。
「溫同學，張sir請你到校務處找他。」
溫卓綸覺得事有蹊蹺，態度十分不友善：「我還未吃早餐，待會兒再去吧！」
季秋怡進一步攔住他：「同學，請你立刻到校務處，立刻！」說畢，便示意其中一名男領袖生陪同溫卓綸前往。
溫卓綸冷笑道：「當了Head prefect便學會耍官威，以前我真是小看妳了。」
季秋怡依舊以官腔回應：「我只是按老師的指示去做，請同學合作。」
溫卓綸狠狠瞟她一眼，卻不敢直視她的雙眼。表面上，季秋怡的性格大逆轉是導致溫卓綸和彭定煜不喜歡她的原因，但其實溫卓綸對季秋怡還有滿滿的罪疚感。與其說溫卓綸討厭季秋怡，倒不如說他是於心有愧。
這日的早會，校長當眾宣佈褫奪溫卓綸學生會會長的身分，並為許諾言澄清傳聞，還他一個清白。雖然校長沒有明說，但由於兩件事同時發生，眾人皆猜到溫卓綸才是真正的兇手。頓時間，溫卓綸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此消彼長，許諾言得到一眾人的同情和關懷。

午膳時間，列向丙、彭定煜和許諾言買了飯盒回學校吃。三個男生坐在五樓後梯吃飯，不發一言，與平日完全不同。
許諾言不習慣這麼安靜，便開口說話：「今日的叉燒肥瘦均勻，超好吃，誰要一塊嘗嘗？」
列向丙搖搖頭，道：「最近我阿嫲天天都煮叉燒炒蛋，我聽到叉燒兩個字都怕。」
列向丙指一指彭定煜：「你喜歡半肥瘦叉燒，你要吧！」
彭定煜點點頭說好，許諾言便給他夾了兩塊叉燒，彭定煜禮尚往來，給他兩件油雞。
列向丙道：「油雞我要啊！為甚麼不給我？」
彭定煜翻了個白眼：「你自己有切雞，貪心鬼。」
好不容易打開了話題，瞬間又靜了下來。列向丙受不了這種氣氛，便站了起來：「我不忍了，我有話直說好了！行定郁，指證那個衰仔的證據你是怎麼拿到手的？」
彭定煜合上飯盒緩緩道：「昨天我去他家打機，趁他去廁所便偷看他的電腦。結果被我找到郭曉彤被上傳到Instagram的照片，而且還找到段與發文內容一模一樣的文字稿。我偷偷拍下證據後便裝作甚麼都不知道，那個衰仔大概到張sir找他問話才會猜到是我做的。」
許諾言說：「那天你說口講無憑，我還以為你會站在他那邊。」
彭定煜無奈一笑：「就是因為口講無憑才要扮作撐他，否則怎麼能拿到證據？」
許諾言搭着彭定煜的膊頭：「謝謝你相信我。」
彭定煜說：「也不完全是因為相信你的。雖然我相信你的為人，但我更清楚溫卓綸有多自私，他絕對會為了一己之私而出賣兄弟。」
「為甚麼這樣說？有甚麼我不知道的事嗎？」列向丙問。
彭定煜沉默一少片刻才看着列向丙：「還記不記得當年溫卓綸和于朗吵架的事？溫卓綸心裏不服于朗當大佬作主話事，於是便用計想踢走于朗。我早就知道當年于朗和季秋怡的事是溫卓綸告密的，但于朗要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你。」他垂着頭，從語氣中能聽得出有多失望：「兩年前我就不應該放過他。」
當年于朗和季秋怡的事無端被學校發現，列向丙一直覺得事有蹊蹺。那時候，學校裏流傳着二人的戀愛傳聞，卻因為列向丙一直為二人掩飾，出入總是三人行，若非身邊人告發，于朗和季秋怡的事根本無從證實。可是，列向丙不想亂冤枉兄弟，便把事情擱下。卻沒想到，彭定煜竟然知道真相，還因為于朗的叮囑而一直啞忍溫卓綸出賣兄弟的行為。這次彭定煜選擇告發溫卓綸，除了是因為看不慣他重施故技，更是因為心中早已積累了怨恨。列向丙不怪彭定煜一直隱瞞事實，因為這都是于朗的意思，這兩年來彭定煜的內心也不好過。
列向丙走過去拍一拍彭定煜的膊頭：「我明白的。溫卓綸有多自私，有多不顧兄弟情義，你便有多失望。」
那時候許諾言與他們只是普通同學，還未加入Ethereal樂隊，對他們過去的事完全不知情，但許諾言知道被兄弟出賣有多傷人心。
列向丙想了很久，說：「既然我已經知道當年的事，我覺得也該讓阿二知道。」
彭定煜點點頭：「告訴她也好，說清楚就不用再覺得欠了季秋怡。」
列向丙嘆氣道：「這件事屈在她心裏很久了。現在無端端舊事重提，也不知道她會有甚麼反應。」
沉默許久的許諾言說：「雖然這件事與我毫無關係，但我作為旁觀者也覺得她有權知道事實，是時候還她一個真相了。」
季秋怡的改變源自兩年前落下的心病。對她而言，于朗的離開是背叛和遺棄，葬送了她對感情的嚮往和信任。無論是男女之情還是友情，季秋怡都不願意再投放任何情感。畢竟傷好了疤痕猶在，痛便忘不了，何況是藏在內心的無形傷痕。

10。你永遠不會明白我

由於學生會會長一職懸缺，校長和Miss方商討了幾個解決方案：一，宣布Ethereal當選無效，重啟學生會選舉工程。二，直接讓Aster取替Ethereal。三，讓Aster內閣會長加入當選內閣Ethereal。四，於現有當選內閣Ethereal中另選會長人選。
重選學生會固然是最合理的做法，卻也最費錢、費時、費力，不符合經濟原則。而經歷過郭曉彤一事後，Aster的內閣成員早已對經營學生會失了興致，不想再蹚渾水。細想之下，唯有最後一個方案既合乎當初的民意。為此，Miss方與Ethereal內閣眾人談了很久，大家都一致認同由許諾言出任會長一職，唯許諾言本人不願意，Miss方為此煩惱不已。
放學前兩節是5B的音樂課，下課鐘聲剛響，彭定煜便來到音樂室外等季秋怡，列向丙和許諾言看見彭定煜也一起留了下來。季秋怡覺得他們很奇怪，一個個神情嚴肅，完全不是平日嬉皮笑臉的大男孩。
「請問有甚麼事？你快點說，說完我就要走了。」季秋怡道。
彭定煜看看列向丙又看看許諾言。他深深吸了口氣，儲足了勇氣才開口：「我有件關於妳和于朗的事想說，妳想聽嗎？」
季秋怡沉靜了一會兒才說：「不想。」
三個男生的反應很一致，都是滿臉驚訝。列向丙的反應最大，他道：「為甚麼不想？于朗是我和行定郁的好兄弟，是妳的男朋友，妳怎麼可能不想？」
季秋怡淡定地說：「都過去了。」
「黐線！我是妳最好的朋友，認識妳這麼久，我怎麼會不知道妳在想甚麼？妳心裏根本還有于朗，妳裝甚麼放下了？」
列向丙從未試過用如此重語氣跟季秋怡說話，而季秋怡只是看了他一下便轉身走。
列向丙顯得很生氣，他想追上去，卻被彭定煜拉住：「你跟她硬碰硬沒意思的，只會傷和氣。」
許諾言向彭定煜點點頭：「我去看看她，你陪熱香餅冷靜一下。」
許諾言跟着季秋怡跑上樓梯，但正值下課時間，梯間人流攘攘，許諾言怎麼追還是追不上她。直至回到班房門口，季秋怡才停了下來。
許諾言喘着氣，道：「妳知不知道一邊走樓梯一邊叫很容易斷氣的？」
「樓梯間本來就不應該喧嘩亂叫。」
說完，季秋怡便開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許諾言跟上去，問：「妳在生熱香餅的氣？」
季秋怡搖搖頭，拿起筆抄寫手冊。許諾言見她的同桌還未回來便坐下：「我想跟妳說個故事。」
季秋怡沒有理他，許諾言自顧自地說着：「從前有人，他做了很多善事，是個人人稱讚的大善人，某天他身體不舒服便到醫院檢查。正當醫生把檢查結果告訴他的時候，他叫停了醫生。他不想面對痛苦，所以選擇不聽不理，不去醫病，裝作沒事，繼續快快樂樂地生活，後來不到兩年便病死了。死後他在地獄看見判官，他很不服氣，明明自己生前做盡善事，是個大善人，死後應該上天堂，但自己卻偏偏身處地獄。判官告訴他，死於自殺的人無論生前積下多少功德，死後都必定會下地獄。大善人本應陽壽未盡，卻因為選擇放棄治療而提早結束生命，等同於自殺，因此無法上天堂。大善人才明白，裝作不聞不問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害死自己。就像鴕鳥一樣，因為軟弱而不敢面對現實，用逃避去掩蓋不安，但其實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無窮無盡的沉淪。」
列向丙會如此在意，是因為他不想忘記，他忘了不與于朗的兄弟情；季秋怡選擇忘記，那是因為她忘不了。真正的忘記是不必刻意用力就能放下，越用力忘記越忘不了。
「放過自己吧！不為別人，只為自己。」
季秋怡想起季夏喬跟她說過的話，她忽然覺得許諾言和季夏喬很相似，都總是能戳中她的心。原來連旁人都看得出她在沉淪，沉沒在一片死海裏，原來許諾言早就看穿她的心。
季秋怡忽然看着許諾言，二人對望的瞬間，季秋怡的眼裏藏着一絲絲憫然與愀戚。許諾言的世界頓時靜了下來，內心彷彿完成感受到她過去的傷痛與回憶。
「別裝作了解我，你永遠不會明白我。」

一句話，一個謊言，守住了季秋怡的自尊與心門，卻擋住了眼前一切的風光，許諾言的耐性與溫柔再次被拒諸門外。

經過眾人與Miss方的再三說服，加上校長的勸導，許諾言終於答應出任學生會會長一職。接下來，只需要決定好由誰頂替內務副會長兼總務一職，動議便能提上日程，供學生投票表決贊同與否。列向丙第一時間便提議由施詠雩擔任內副，眾人也同意這個決定，便將邀請施詠雩入閣的任務交給他。
午飯時間，施詠雩與隔鄰班的女生一起結伴到校外用膳，卻在樓梯口被列向丙攔下。
「喂四眼妹，有件事想跟妳商量，邊吃邊說好嗎？」
列向丙的語氣很像在街頭胡亂搭訕的不良少年，施詠雩向來桀驁不馴，便懶得理會列向丙，看也不看便繞過他下樓梯。
「四眼妹，我在跟妳說話，妳很沒禮貌啊！」
施詠雩回頭狠狠地瞪他一眼：「我不是叫喂，也不是叫四眼妹，低能仔！」
列向丙被「低能仔」三個字刺激到，便衝上前說：「妳才是低能仔！低能的人才會把自拍亂發出去。」
施詠雩緊緊地咬住牙，右腳用力地踢向列向丙的小腿，列向丙痛得跳了起來，抱住小腿哇哇大叫。
「腦袋有問題就去看醫生，別來惹我！」
施詠雩的狠勁令一直站在後遠方的許諾言也怕了，卻又令他肯定了內副一職非她莫屬。如今Ethereal內閣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管得住整群男生的人，而施詠雩的氣場正好能起到震懾作用。
許諾言走過去看看列向丙的敗況，他忍不住取笑道：「抵死，你的確抵死，死有餘辜。」
列向丙把手踭用力撞向許諾言：「死你個頭，這麼喜歡說個死字，你怎麼不自己去死？」
許諾言敏捷地避開了列向丙的攻擊，說：「熱香餅，你中招了，你喜歡了Mabel。」
列向丙滿臉懵然，睜大雙眼道：「我？我怎麼會喜歡她？不可能！」
列向丙向來予人謙謙公子的感覺，只有在兄弟好友與家人面前才會將孩子氣的一臉表露無遺。然而剛才在施詠雩面前，列向丙用了最不理智、最不禮貌的方式與她相處。這種不友善遮掩了列向丙的緊張與不安，也掩蓋了他不自覺的心動。
最後，施詠雩經許諾言的邀請正式加入學生會，而職位的人選變更亦通過了全校同學的投票表決，學生會內閣一事終於告一段落，而一切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十月二十一日是校內服務團體的宣誓典禮，學生會、領袖生與四社社長及幹事將於這天正式上任。
這日，許諾言大清早便回到學校作準備。從小到大他都不喜歡出風頭，站在台上面對全校師生的經驗更是不曾有過，為了這次的宣誓典禮，他第一次緊張得睡不著覺。在講台下一邊踱步一邊背誦宣誓詞的許諾言顯得很不自在，季秋怡在遠處看着他，忽然有種莫名的衝動想過去關心他、安慰他，然而這些念頭都被她一一壓制着。
自從那天她再次將許諾言狠狠地拒諸門外，許諾言便再沒有跟她說話。前幾天季秋怡把雨傘和的士錢還給許諾言，他也只是說了一句「唔該」，連看也沒多看季秋怡一眼。季秋怡的心像是被緊揪着，很是難受，但她知道這只是暫時性的感覺，她只是不小心習慣了許諾言的存在，只要時間長了她就能回復正常。季秋怡告訴自己，因為于朗，她錯了一次，她絕不允許自己再錯第二次。
按着就職典禮的順序，四社社長及幹事宣誓後便輪到學生會。列向丙與施詠雩等內閣成員站在講台右下方面對着全校師生，而許諾言便作為代表上台宣誓。唸到他的名字那刻，他的肩抖了一下。許諾言的手心早已出汗，雙腳彷彿膠着，踏不出腳步。站在旁邊的季秋怡看着許諾言微顫的手，心頭不自覺地緊了一緊。
「你可以的，要相信自己。」
季秋怡的聲音很細小，軟糯輕柔的，從身後傳來為許諾言打了一劑強心針。他瞬時挺直胸膛，雙手緊握着拳頭，一步步踏上講台。
「我向校長、各位老師及各位同學宣誓：我願竭盡所能，履行學生會職責，遵守學生會章程，執行學生會決議，履行學生會成員職責，無負全體會員所託，此誓。」
在台下的季秋怡第一次看到自信未滿，臉上難掩不安的許諾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脆弱點，而今日季

秋怡終於看到許諾言軟弱的一面。
季秋怡的名字隨之被唸到，她徐徐踏上講台，與許諾言並肩而站。
「我向校長、各位老師及各位同學宣誓：我願竭盡所能，履行領袖生職責，協助維持學校紀律，以公正和無畏的精神協助老師，服務學校，作同學的好榜樣，此誓。」
校長宣布上章的一刻，台下掌聲緩緩響起，台上的季秋怡和許諾言一起成為了光芒的聚焦點。曾經，許諾言覺得自己與季秋怡之間隔着遙不可及的距離，他與她是兩線平行線，永遠無法相碰，只能遙望着。但如今許諾言不用再抬頭仰望季秋怡，因為他已經走到她的身邊，成為能夠與她並肩的人。
許諾言撫心自問，基於這個原因而答應出任學生會會長一職的確不太對妥，但既然一開始便不曾有人理會過他願意與否，那倒不如從了眾人的意思，也隨了自己的心思。然而他經已下了很大的決心，會用盡全力做好這個工作，畢竟大家都不講前因，不看經過，只論結果。

11。你不是一廂情願

自從加入學生會，施詠雩與許諾言常常在一起，二人的話題也越來越多，相當合拍。由於學生會室就在領袖生會議室旁邊，就算不在課室，季秋怡也總是看見二人的身影。每次碰上，施詠雩都會上前打招呼，而許諾言只是微微點頭示意，與從前的態度迥然不同。季秋怡表面上裝作若無其事，但心裏早已打翻了五味瓶。
這日中午，學生會骨幹成員們召開了第一次午餐例會。但由於外賣速遞員搞錯了地址，pizza遲遲還未送到，餓了半小時的施詠雩開始有點低血糖。許諾言從裝着文件的手抽袋裏拿出一包奶茶遞給她，說：「喝點甜的，補充糖份。」
「謝謝。」施詠雩沒有猶豫，接過便打開包裝喝着奶茶。
列向寅問許諾言：「你是從哪裏把奶茶變出來的？」
許諾言道：「今早在便利店買的，買多了有剩。」
列向丙忍不住皺起眉頭：「怎麼不見你多買一包給我？」
許諾言真的從文件袋裏拿出另一包奶茶，道：「一包九個半，三包十五蚊，傻仔才不買三包，給你。」
列向丙沒有收下，質問許諾言道：「我一向不喜歡喝有奶有糖的飲品，你不知道嗎？」
施詠雩翻了個白眼，說：「不給你就妒忌，給你又要嫌棄，你到底想怎樣？」
列向丙瞪着她，說：「我們兄弟之間就是喜歡用這種方式溝通，妳這個多事精管不着。」
施詠雩冷笑道：「如果我是多事精你便是小氣鬼，你比女人還小氣。」她看看許諾言，說：「你別和他當兄弟了，當姐妹吧！」
列向丙立即反擊：「我真的要跟妳說對不起，原來妳不是多事精，而是個死八婆！」
許諾言意識到列向丙這句話會帶來多大的反效果，就在施詠雩發怒前一刻，他拍枱站起身來：「別吵了！這種小事有甚麼好吵的？你們是小學雞嗎？」
列向寅也趁機拉開話題，拉着列向丙到校門拿外賣。剩下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施詠雩想不明白，便問：「到底是不是我得罪了列向丙而我自己不知道？之前他很正常的，但最近卻變了個人似的，總是針對我，還常常挑起事端來。」
彭定煜輕鬆一笑：「沒事！他只是最近得了厭女症。」
許諾言在枱底下伸腳踢向彭定煜，示意他別亂說。
「熱香餅心情不好而已，別聽行定郁亂說。」
彭定煜點點頭：「對！我最愛的就是亂說話。」
施詠雩聽得一頭霧水，分不清楚他們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放學後，他們留下來繼續討論剩下的議程，直至晚曲響起才拿起書包離開。學生會室與領袖生會議室的門同時打開，走出來的人互相打了個照面。列向丙大步走上前，道：「阿二妳也走了？一起吧！」
季秋怡看看他身後的人，施詠雩和許諾言還是站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季秋怡別過頭：「好啊！我跟你一起走。」說完便急步往前走，列向丙差點就跟不上。
他們一行七人到車站等車，施詠雩與列向寅的同學阿奇、阿永都住在附近，便跟其他人道別徒步回家，只剩下許諾言、列向丙、列向寅、彭定煜和季秋怡五人。
過了一會兒，24號巴士駛進車站，季秋怡跟在隊尾準備上車，卻見許諾言站在完地一動不動。
「車來了。」季秋怡說。
列向丙搶先一步開口：「我們一向都坐小巴，快很多。」
許諾言的內心響起了無數的吶喊聲，他真的很想當場打列向丙一頓。列向寅看到許諾言的神情便猜到點甚麼，說：「小巴總是滿座，所以我們偶爾也會坐巴士。」
季秋怡「嗯」了一聲便轉身跟着隊伍向前走。許諾言一直看着季秋怡的方向，直到她登上的巴士駛遠至無影無蹤，許諾言才捨得移開目光。
「別看了，已經走得很遠。」彭定煜道。
列向寅也說：「喜歡就去追，別只站着看。」

列向丙立刻轉頭看着許諾言：「你喜歡阿二？上次你明明說不知道。」
「上次是上次，現在是現在。」許諾言道。
列向丙莫名地興奮起來：「哦！是你自己說的，你喜歡的是阿二，不是其他人。」
彭定煜用看白痴的眼神望着列向丙：「就算許諾言不喜歡Mabel，也不代表Mabel會喜歡你，你興奮個屁啊！」
「我再強調一次，我-冇-鍾-意-施-詠-雩，完！」列向丙說。
列向寅聳聳肩：「OK，你說沒有便沒有。」
彭定煜想起其他事，便問：「你那天不是很大聲罵季秋怡痴線嗎？甚麼時候和好的？」
列向丙擺一擺手：「阿二很簡單，一包朱古力奶就OK了。他撞一撞許諾言：「聽到了沒有？好好記住我剛才說的話。」
許諾言更大力地回撞他，說：「麻煩你低調低調再低調，更不要跟季秋怡說起任何關於我的事，包括我還喜歡她。」
「Why？Please tell me.」列向丙問。
許諾言看着迎面而來的車，眼神有點散亂，也不想開口說話。彭定煜笑了笑，向列向丙說：「想擁有就要先懂得放手，欲擒故縱的道理你是不會懂的。」
列向丙看看許諾言，道：「沒想到你挺有手段的。」
許諾言無奈地搖搖頭：「不是我想耍手段，而是單刀直入她不受。」
彭定煜拍拍他的肩膀，說：「給自己多點信心，我看得出你不是一廂情願。」
許諾言苦笑着，沒有說話。許諾言的確知道自己並非一廂情願，亦正因為如此他才會變得束手無策，唯有出此下策。感情事從來強求不來，如果季秋怡對許諾言真的沒有感覺，他也只能心甘命抵地認輸。但如今他輸的不是感覺，而是心結。許諾言曾經覺得只要肯努力，沒有任何事是做不到的，但原來要解開一個人的心結是如此困難的事，難得令許諾言無力應對。

自從與溫卓綸吵架後，Ethereal樂團便不曾集在一起練習，加上學生會事務繁忙，大家都很有共識地暫時休團。雖然如此，許諾言依然會抽空到band房練結他，對他而言，玩音樂的時候是他最放鬆、最享受的時刻。
音樂科老師嚴sir是個音樂痴，無論任何樂器都略懂一二。上課時，他總是拿着木結他為學生伴奏，細聽着學生們的歌聲。這日他在課堂上講到The
Beatles，便一時興起，把許諾言叫出去一起合奏。嚴sir問他想唱哪首歌，許諾言想了一下便回答：「唱《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嚴sir點頭說好，二人便各自拿起木結他彈奏起來。
Oh, yeah, I'll tell you something
I think you'll understand
When I say that something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嚴sir的嗓音帶點微沙，低沉厚實，富有磁性，予人一種溫暖既踏實的感覺。許諾言接着唱下去：
Oh, please, say to me
You'll let me be your man
And please, say to me
You'll let me hold your hand
You'll let me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許諾言沒有任何歌唱技巧，只有一把清晰響亮的聲音。毫無修飾的歌聲乾淨清朗，一開口便能吸引人聽下去，直至曲終人散，歌聲依然纏繞心頭，久久不散。
And when I touch you

I feel happy inside
It's such a feeling that my love
I can't hide
I can't hide
I can't hide
Yeah, you got that something
I think you'll understand
When I say that something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成熟的沉穩與少年的清朗夾雜在一起，配合着歌詞，面前兩位表演者彷彿正在訴說着各自的初戀。前者是回憶初戀的美好，後者是正逢初戀的羞澀。

木結他奏出最後一個弦音，為初戀的故事畫上完美的句點，班上的同學都聽得入了神。嚴sir滿意地點着頭，說：「彈得很不錯，也唱得很好，有潛質玩音樂。」

「謝謝讚賞。」許諾言笑着說。

「你的音色很似曾相識，到底是像誰？」嚴sir想了一小會兒才想出來：「我想起來了，像以前那個于朗。」

嚴sir的話引起了極大的反應，班上的同學沒有誰不注視着季秋怡。坐在座位上的列向丙差點就把髒話吐口而出，他連忙說：「哪裏像？我覺得不像。嚴sir是不是記錯了。」

嚴sir搖搖頭：「我的耳朵很敏銳，聽音色尤其準，怎麼可能會聽錯？」

列向丙看看站在嚴sir旁邊的許諾言，他低垂着頭，一言不發，看不到其臉上的神色。列向丙道：「音色這種東西很主客，反正我覺得不像。」

嚴sir又說了幾句便繼續講課，許諾言放下木結他回到座位上。列向丙與他的位置隔了四行，列向丙遙遙看一看許諾言，驟眼看他的神色無異，而季秋怡還是如平日般不作半點反應。即使如此，列向丙仍然知道這兩個人不可能不在意。

———————

*歌詞出自The Beatles〈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12。潛在的朋友

十月三十一日是季秋怡的生日，同時也象徵着秋天的到來。早上出門時，季秋怡已感覺到天氣明顯轉涼，偶有樹葉徐徐落下，隨着微風飄到地上。季秋怡撿起地上的落葉，枯黃干燥的它彷彿帶點可憐，被季節注定了一生的命運，身不由己。季秋怡把落葉夾在筆記簿裏，想把它製作成書簽，為落葉的一生添上最後一點意義。

因為車站離家不近，許諾言很少坐巴士上學放學，相反小巴能在家樓下落車，方便很多。但早上上學上班時段小巴總是滿座，許諾言不想等便會轉為坐巴士。許諾言第一次在巴士上遇到季秋怡是唸中二的時候，那天早上巴士駛到侯王道站，季秋怡就在這裏上車。她沒有看見許諾言，但就算看見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那時候的她根本不認識許諾言。而對許諾言來說，這就是緣份，是屬於他與季秋怡的緣份。

午飯時，列向丙叫上季秋怡一同到小食部用膳。本來季秋怡不想去，但見施詠雩也同行，便無緣無故地點頭答應。他們一行四人來到小食部時，彭定煜早已到達並佔了張圓摺枱，各人買了食物便搬來膠圓櫈圍坐在枱前。彭定煜最先坐下，許諾言隨意地坐在他旁邊，施詠雩也跟着他坐下。列向丙坐在彭定煜另一邊，季秋怡的位置正好在列向丙與施詠雩之間。

彭定煜看了看兩邊的陣勢，忍不住吐嘈一句：「我覺得自己像男女混雙比賽的裁判。」

列向丙差點就把口中的餐蛋麵噴出來，他強忍着笑，說：「甚麼混雙比賽？你在說甚麼？」

許諾言放聲笑夠了才說：「不是男的就是女的，混着坐有甚麼奇怪？下次帶你女友一起來食飯，你們也組隊打混雙就不用當裁判了。」

彭定煜搖搖頭：「我女友是名校高質女神，才不會與你們這種低俗的男人同枱食飯。」

施詠雩帶點驚訝地說：「原來行定郁有女朋友，是甚麼時候在一起的？」

「升F.3的暑假時認識的，後來在聖誕節時才正式在一起。」彭定煜落落大方地說。

施詠雩又問：「你們是如何認識的？」

彭定煜一邊回想一邊說：「在暑期活動班認識的。」

列向丙插嘴說：「說也不相信，是他女友倒追他的。」

施詠雩很是驚訝，對彭定煜道：「你女朋友很厲害，竟然有勇氣倒追。」

「喜歡就要承認，就要放膽去追。難道站着看着愛情就會來嗎？」彭定煜一邊說着話一邊環顧枱前各人，像是在暗示甚麼。

列向丙聽明了他的話卻又不願理他，便看看季秋怡：「只吃三文治夠飽嗎？」

「夠了，今天不餓。」季秋怡回答。

列向丙繼續說：「今早回課室有沒有看到櫃桶裏的朱古力奶？是妳的生日禮物。」

季秋怡點點頭：「我看到，謝謝你。」

施詠雩好奇地問：「朱古力奶當生日禮物？多少ml？」

「關妳甚麼事？」

「250ml。」

「250ml。」

正當列向丙趁機挖苦施詠雩時，許諾言和季秋言卻不約而同地開口回答施詠雩。話剛出口他們便聽到對方的聲音，二人對望了一下，季秋怡顯得有點不知所措，許諾言卻不以為然。

施詠雩嘲笑列向丙，道：「生日禮物是250ml的朱古力奶，你的友情真廉價！」

列向丙不忿氣，說：「物輕情意重，妳只懂得向錢看，太膚淺了！」

「我和列向丙如何維繫友情是我們的事，同學妳無須過於關心。」

季秋怡罕有地直接回懟，令列向丙大為意外。施詠雩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彭定煜不作聲靜靜等看戲，唯獨許諾言不慌不忙地開口解圍：「列向丙果然是藍顏禍水。如此妖孽，待貧僧出手伏妖降魔，還世間一片寧靜。」

列向丙將手中的紙巾搓成球扔向許諾言，道：「垃圾啦你！我才不是妖孽！」

許諾言繼續效仿唐僧的語氣，說：「你劣根未淨，如今本僧就收你為徒，賜你名為悟能，望你能痛改

前非，大徹大悟。」
「怎麼看我也應該是孫悟空，為甚麼是豬八戒？」列向丙說。
彭定煜幫忙捉弄他，說：「因為我才是花果山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
「誰批准你當孫悟空的？我不允許。」列向丙道。
許諾言合掌說：「悟能，為師早就准許了，善哉善哉。」
男生們落力演出，為的就是希望能避過一場女人之間的爭執。施詠雩心裏有氣，卻不想和季秋怡起衝突，說了個托辭便走了。季秋怡也沒有多留，施詠雩剛離開不久她也走了。
彭定煜看看許諾言，說：「依我看，藍顏禍水的人根本不是熱香餅，而是你。」
列向丙嘆口氣，道：「你如願以償了，終於把阿二的妒忌心激出來。」
彭定煜托着頭，說：「兩男一女是個『嬲』字，那麼兩女一男會是甚麼？」
列向丙反駁說：「甚麼兩女一男？四眼妹有說過喜歡許諾言嗎？」
「很多事無須說出口，用腦袋想一想便能猜到。就好像你總是否認喜歡Mabel，但凡是有智商的都能看穿你喜歡她。你口裏說不，眼神和行為卻騙不了人。」彭定煜道。
這次列向丙沒有馬上否認，他不停在內心反問自己，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了施詠雩。此刻的他就像當日的許諾言，搞不清心裏的感受，卻又止不住感覺。
彭定煜又看看許諾言：「還有你，差不多就該收手，小心弄巧成拙。」
許諾言點點頭：「放心，我心裏有數，不像某些人。」
許諾言看向列向丙，列向丙隨即瞪了他一眼：「你要是搞砸了傷害到阿二，我一定會弄死你。」
許諾言擺了個OK手勢，說：「放心，我絕對會比你這個只值一包朱奶的朋友靠得住。」
列向丙毫不猶豫地舉出一雙中指，許諾言隨即做了個鬼臉回敬他。彭定煜暗自嘆氣，不明白他們的愛情路為何會如此迂迴曲折。

難得不用留校處理領袖生的事務，下課後季秋怡完成了數學家課便收拾書包離開。她打開儲物櫃，才發現裏面放了一個紙袋，袋裏是四瓶Cocio丹麥朱古力奶。季秋怡拿起其中一瓶看看，透明的玻璃瓶，芥末黃色的瓶蓋，瓶子裏盛着奶啡色的牛奶，看上去比一般用紙盒包裝的朱古力奶更吸引。季秋怡翻了翻紙袋和儲物櫃，卻沒有發現任何紙條或字卡，她想了很久還是想不到是誰送的。
四瓶270毫升的朱古力奶本不算重，卻因為是用玻璃瓶盛載，怕容易打碎，季秋怡拿的時候分外小心，不免有點吃力。回到家，鐘點阿姨正在打掃，季秋怡打了個招呼便回房。經過對面的房間，季春曉探頭出來問：「今天怎麼這麼早？」
季秋怡說：「難得領袖生會沒事做便早點回來。妳怎麼也這麼早？」
「剛好老師準時放學，剛好趕上巴士，剛好沒有塞車，所以就剛好早回來了。」季春曉一邊說一邊注意到季秋怡手上的紙袋，便看看裏頭的東西，說：「Cocio的朱古力奶，一定不是列向丙送的，誰送的？」
季秋怡有點愕然：「妳怎麼知道不是列向丙送的？也許是我自己買的。」
季春曉倚着房門框說：「20多元一瓶的朱古力奶妳怎會捨得買？還買四瓶呢！至於列向丙，他每年送給妳的生日禮物都是一盒價值$5.5的朱奶，孤寒鬼絕對不可能這麼大方。」
季秋怡笑了笑：「送禮物是講心意的。」
季春曉的八卦雷達彷彿感應到甚麼，便繼續問：「所以是誰送的？」
季秋怡搖搖頭：「不知道。妳也知道除了列向丙，基本上我沒有其他朋友。」
季春曉一臉八卦地說：「那麼有潛在的『朋友』嗎？」
季秋怡認真想一想，問：「甚麼是潛在的『朋友』？」
季秋怡刻意模仿季春曉說「朋友」二字時的力氣，不是為了揶揄她，而是她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妹妹在說甚麼。
季春曉頓一頓才說：「沒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祝妳16歲生日快樂啊我的二家姐！」
季春曉與季秋怡的關係不算很親密，但她是個很聰明機靈的人，總是能看穿身邊人的感受與想法。季春曉知道自從于朗消失後，季秋怡根本不曾從陰影中走出來。季春曉想過很多方法，但她始終覺得，要從感情創傷走出來，最好的方式就是開始一段新感情。但環顧季秋怡身邊，別說是異性，就算是計

上女生也還是只有列向丙一個人，而如今竟然出現一個匿名送禮者，季春曉很好奇這個人是誰。倘若這個人能為季秋怡帶來甚麼改變，縱使是違背父母的禁愛令，季春曉也覺得是值得的，怕只怕季秋怡一頭栽在死水裏，不肯走出來。
自從季夏喬升上大一便開始當私補老師，平日不是與學生上課就是自己要上學，週末大多數時間都窩在宿舍忙着學業，甚少回家。這天晚上，季夏喬剛下課便趕回家與季秋怡慶祝生日，還買了季秋怡最喜歡的黑森林蛋糕。因為明日早上有課，飯後季夏喬坐了一會兒便回宿舍去，季春曉卻一反常態地送她到車站。季春曉向來鬼靈精怪，難得她主動說要送季夏喬，便讓季夏喬覺得事有蹊蹺。
二人剛進升降機季夏喬便說：「妳是不是又闖禍了要我幫妳補救？」
季春曉搖搖頭：「大家姐妳怎麼可以這樣看我？我已經很少闖禍了，妳這樣說話很失禮的。」
季夏喬輕輕叩向季春曉的額頭，說：「要是我這樣也叫失禮，妳平日的所作所為叫甚麼？」
「我是率真坦白，不矯揉造作。」季春曉頓一頓又說：「我們不說這個，說回正題。最近二家姐有沒有和妳談心事？」
季夏喬想一想，說：「很少。她很忙，我更忙。」
季春曉沉吟片刻，道：「我覺得有人想追二家姐，而且那個人是她的同學，但二家姐自己沒有察覺。」
「又是妳的八卦雷達？」季夏喬問。
季春曉帶着一個肯定的眼神說：「相信我吧！我的第六感絕對準確。」
「所以呢？」季夏喬又問。
對於季夏喬的反應，季春曉有點意料不及，她說：「二家姐根本一直走不出感情陰影，難得如今有人想追她，她正好可以藉此機會忘記那個于朗。我覺得我們應該提醒一下她，甚至出手推波助瀾，促成這段感情。」
季夏喬仔細想想，說：「第一，感情是兩個人的事，我們最好不要干預。第二，用新感情去忘記舊傷是對感情不負責任的行為，我不贊同這個做法。第三，妳應該還記得二妹和于朗是因何而分開的。二妹已經狠狠地跌過一次，她不會再有勇氣與能力對抗爸媽的反對，難道妳想再見到她痛苦嗎？第四，推波助瀾是貶義詞，妳與其八卦別人的事，倒不如好好讀書吧！」
季春曉反駁說：「這次我真的不是八卦，我是為二家姐著想。如果追二家姐的是個好男仔，我絕對支持她與爸媽對抗。」
「二妹的事妳就由着她自己處理吧！別插手干涉了。」季夏喬說。
二人慢慢走到巴士站，季春曉依然沒有走，留下來陪季夏喬等車。季夏喬看看手機，說：「有事就快點說，還有三分鐘車便到了。」
季春曉才說：「下年我想住宿舍，如果爸媽反對，妳可以站我這邊嗎？」
「為甚麼想住宿舍？」季夏喬問。
「我學校離家很遠，坐巴士車程要半個多小時，班次又疏。Drama Club常常要留校排練，待我坐車回到家已經很晚，根本沒有時間溫習和休息。而且我真的不想再與季冬恩擠在同一間房了，我不想再看她的臉色做人。她總是針對我，不管家裏發生甚麼事都一定會把矛頭指向我，錯的永遠是我，受氣的也永遠是我，我受夠了！」
季夏喬以為季春曉早已習慣了與季冬恩的相處模式，沒有想到季春曉的內心一直藏着不滿。季夏喬說：「妳有沒有想過，只有在妳面前的季冬恩才是最真實的季冬恩。旁人眼中的她永遠裹上了一層成熟與沉實，唯有妳才能輕易看到她的任性和脾氣。對四妹而言，妳是她唯一的情感依靠。」
季春曉賭氣地說：「憑甚麼要我當她的情感依靠？我不樂意！」
季夏喬思量片段，說：「如果爸媽問我的看法，我不會反對。但如果他們不問我，我不會刻意提起。至於其他的事，妳自己掂量吧！」
此時謝我騎着電單車停在她們面前，他從後尾箱取出頭盔遞給季夏喬。季春曉有點愕然，說：「妳不是坐巴士嗎？」
「我沒有說過要坐巴士。從這裏回宿舍很周折，當然要叫謝我來接我。」季夏喬說。
季春曉從來都覺得季夏喬性格倔強獨立，是個不折不扣的女漢子，根本不需要有另一半照顧她。但原來再強的女生都希望有人來照顧自己，再獨立也會習慣依賴對方。

13。妳喜歡許諾言嗎？

十一月秋季旅行，中五級的目的地在舊咖啡灣，各班各自分成四大組進行燒烤活動，許諾言和班會幹事則忙着準備班會時段的閃避水球遊戲。施詠雩見他們忙着，便上前主動幫忙，列向丙一有機會便陰陽怪氣地說起話來。
「班會核心幹事在忙着，妳來添甚麼亂？」
施詠雩完全不理會他，看也不看他。列向丙心裏很不好受，語氣倔強起來：「喂四眼妹，妳很沒禮貌啊！家裏人這樣教妳的嗎？」
施詠雩轉身便將手中充好水的氣球擲向他，列向丙頓時變成落湯雞，從頭到腳沒有半處是乾着的。他壓不住心裏的怒氣，一下子怒哮起來：「妳有病嗎？」
施詠雩瞪大雙眼，怒視列向丙，說：「是啊我有病的！我的病叫間歇性狂燥症，但凡見到缺德的人都會忍不住發癲，替天行道。」
列向丙也瞪眼回敬她：「死八婆、死人四眼妹、殘雞嘏，妳一定嫁唔出，一世攝灶罅！」
「如果對象是你，我寧願一世攝灶罅做老姑婆。」
「如果對象是妳，我寧願自宮做太監。」
許諾言上前勸阻他們，他一手拉開列向丙，道：「你們又吵甚麼？好好的不可以嗎？」
班主任李文娟聽見二人的吵架聲也走過來了解事情，許諾言便用他那三寸不爛之舌應付了李文娟。許諾言見李文娟走開了才說：「我拜託你們不要再吵架了，就算要吵也請走到我看不見的地方，我不想再幫你們想藉口搪塞Miss李。」
施詠雩瞟一眼列向丙，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正我是絕對不會主動攻擊別人的，只有行為卑劣的人才會如此。」
列向丙搭着許諾言的肩頭，道：「你放心，就算對方是個卑劣不堪的人，我還是會給你面子，不跟那些人計較。」
許諾言忍不住翻了個白眼。為了避免二人再拌嘴吵架，許諾言索性讓他們各自回去燒烤，不讓他們幫忙，旁邊的大細wing便說起話來。
「你兄弟這樣怎麼追女仔啊！追女仔不是這樣的。」大wing林嘉泳對許諾言說。
許諾言第一反應就是否認，說：「甚麼追女仔？我聽不懂妳說甚麼。」
細wing林欣泳挑眉道：「別裝了！熱香餅對人向來都是謙謙有禮的，唯獨對Mabel尖酸刻薄，總是故意挑起事端來，分明是為了引起她的注意。」
大wing接着說下去：「這種情竇初開的A0仔我見得多，因為不知道怎麼表達情感，又怕食檸檬，所以故意做出與平日迥然不同的的行為引對方注意。謙謙君子會變無賴，口多多會變得冷淡，總之就像是變了另一個人。」
大細wing剛說完話，許諾言便連忙看看在旁邊幫忙的季秋怡。見她沒有反應，應該是沒有把大細wing的話聽進去，許諾言才淡定下來。然而，眼見季秋怡對自己的態度毫無改變，許諾言漸漸開始產生質疑，到底是欲擒故縱這一招不見效，還是這一切都是他在自作多情？
班會時段結束後是自由活動時間，許諾言、列向丙和彭定煜一起坐在沙灘上看海，誰都沒有說話。
彭定煜忍不住說：「有沒有覺得我們很像已退休的老伯？」
「你這樣一說令我想起《老人與海》。」許諾言對彭定煜說。
列向丙疑惑地問：「甚麼是《老人與海》？」
彭定煜遠望大海，說：「『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
許諾言看看彭定煜：「你竟然把內容記住了！我文化修養比不上你，看了一半就堅持不了。」
列向丙繼續問：「所以《老人與海》是電視劇還是電影？」
彭定煜無緣由地淡淡一笑，對許諾言說：「『沒有甚麼事是容易的』，包括堅持看完《老人與海》。」
許諾言也笑了笑，用手踭輕力撞一撞彭定煜。列向丙有點不耐煩，說：「喂！你們兩個把我當成是透明嗎？」

彭定煜斜眼看他，道：「我阿媽教我不要跟弱智的人說話。」
許諾言也點頭附和彭定煜：「彭母之言乃至理名言也。」
列向丙早已習慣他們的厭棄，對於二人所說的話，列向丙內心毫無波瀾，只是再次慣性地豎起一雙中指。
沙灘女更衣室內，季秋怡剛換好衣服正要離開，施詠雩卻指着她的腳踭說：「流血了，應該是被沙裏的碎石割傷。」
季秋怡彎下身想伸手去碰傷口，施詠雩馬上把她叫住：「別用手碰傷口！妳的傷口沾過沙石，要用生理鹽水沖淨才可以。妳坐下來，我去找老師拿。」
「不用了，反正我不覺得痛，不用麻煩妳。」季秋怡拒絕說。
「我叫妳坐下妳就要坐下，別這麼多廢話！」
施詠雩拿出平日的狠勁和霸氣，季秋怡被她的氣場壓住，一時間反應不過來，只好乖乖地坐下來。
處理過傷口後，施詠雩為季秋怡貼上一張印有白兔圖案的膠布，說：「私伙膠布，剛好我今天有帶，小白兔和妳襯到絕一絕。」
季秋怡不由自主地想起許諾言。平日裏，季秋怡覺得他們是因為性格相似因而產生默契，但原來他們連想法也如此的相似，或許這就是傳說中的天生一對。
「謝謝。」季秋怡說。
施詠雩擺擺手，道：「不用謝，小事一樁。」
「對不起。」
季秋怡把憋在心裏的話說了出口，施詠雩卻反過來問：「為甚麼要說對不起？」
季秋怡看着施詠雩，不知該從哪裏開始解釋。
施詠雩搖搖頭：「我記性差，記不了仇，所以妳也不必道歉，我和妳之間沒有誰對誰錯。」
「謝謝。」季秋怡還是說着同一句話。
施詠雩輕輕一笑，說：「走吧！集合時間快到了，Head prefect不能當遲到的壞榜樣。」
「妳喜歡許諾言同學嗎？」
這種衝口而出的說話，使季秋怡自己也呆住了，後來她回想起來也想不明白，當天自己是何來的勇氣把話說出口。
施詠雩先是愣了一下，隨即便忍不住掩嘴大笑。季秋怡被她的反應弄得不知所措，只能呆呆地着看施詠雩。
「我到底有哪點像是喜歡許諾言？」
被施詠雩這樣一問，季秋怡更說不出原因來，一臉尷尬。
施詠雩倚在一旁，說：「那麼我也問問妳，妳喜歡許諾言嗎？」
季秋怡的喉嚨瞬間乾澀起來，使她說不出半句話。她的腦海彷彿被清空了記憶，所有的感覺，一切的喜怒哀樂都歸還給茫茫人海。她沒有半點過去，沒有半點感受，只有僅餘的軀體。
「開玩笑而已，不用認真得沉思起來。不過，倘若妳真的對誰有感覺，那便一定要誠實說出來，坦承面對自己的情感才不算是枉過。」
施詠雩的話像是一道魔咒，封印着季秋怡的思緒。回程的旅遊巴上，魔咒一次又一次地呼喚季秋怡，她的坐立不安全然落入許諾言的眼中。
回家的路上，許諾言一直悄悄跟着季秋怡，直至走到巴士站，季秋怡依然沒有發現許諾言的身影。22號和24號巴士走了一架又一架，坐在候車座上的季秋怡卻一動也不動呆坐在原位。許諾言糾結許久，剛巧有個同校學生經過，便伸手拉住他。
「同學你好，我們是同一間學校的，有件事我想請你幫忙。」
那個男生疑惑地看看許諾言，說：「你是不是學生會會長，那個甚麼許諾言？」
「是，我是。我想請同學你幫個忙」
「是校園電視台的整蠱節目嗎？我才不會上當！隱藏攝錄機在哪裏？」
那位男生四周張看，他的聲音和舉動引來了周圍人的目光。季秋怡隨着眾人的焦點看過來，一眼便認出許諾言，而此刻的許諾言第一次感受到何謂社死。
24號巴士駛至侯王道站，剛上車便累得呼呼入睡的季秋怡忽然被拍醒，她張開眼睛往車外一看便匆

忙地拿起書包衝下車。正當她回想起來，好奇是誰把她叫醒時，巴士早已駛得遠遠的。季秋怡永遠不會知道，為了在到站時把她叫醒，許諾言錯過了一個又一個下車站。

14．Ethereal

十二月的聯校歌唱比賽是列向丙上任後首個獨力負責的活動，比賽聯同區內另外五間中學一起舉行，今年正好輪到在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舉辦。放學後，另外五間學校的外副一同來到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開會，商議歌唱比賽的事項。不用處理學生會事務的許諾言在Band房練習了一會兒便到圖書館去。

圖書館內的自修座位不多，許諾言選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英文成績向來差的他翻着字典，努力地埋頭完全手中的英文past paper。

「馬來西亞人的英文不是都很好嗎？」

許諾言聞聲回頭，施詠雩正倚着書架，手執一本《米開朗基羅素描解析》悠閒地看着他。

「操past paper是為了練習答題技巧，如果你要學英文字就應該看英文報紙或者英文書。像你這樣全部字都查字典，到了考試遇到不懂的字你要怎麼辦？舉手問老師借字典還是用Google translate？」

許諾言霎時洩了氣，長嘆一聲伏在桌面上。施詠雩走到他身旁，說：「怎麼了？你最近頹得很。」

許諾言搖搖頭：「沒甚麼，純粹覺得累，可能是因為最近很多測驗。」

施詠雩瞇一下眼用國語說：「說謊的人要吞一千根針哦！」

「我沒有說謊。」許諾言堅持道。

施詠雩注視他幾秒才點點頭，說：「不肯說也沒關係，你跟我說個秘密來交換吧！」

許諾言一頭霧水，說：「交換甚麼？」

施詠雩故作玄虛，道：「交換一些你絕對想知道的事。」

許諾言摸不著頭腦，反問道：「我想知道甚麼？」

施詠雩見他完全猜不透便說：「朱古力奶。」

許諾言馬上坐直了腰：「妳看到了？」

施詠雩反問他：「我看到了甚麼？」

許諾言直接站起來：「妳看到了甚麼我不想別人看見，也以為沒人看見而妳卻看見的事？」

施詠雩模仿許諾言的說話速度複述道：「我看到了甚麼你不想別人看見，也以為沒人看見而我卻看見的事？」

許諾言翻了個白眼，說：「妳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小學雞？」

施詠雩立即回答：「不可以。」

「同學，可以請你們安靜一點嗎？」

「不可以！」

「不可以！」

二人異口同聲地開口後才回過頭，只見幾個同學與圖書館學生助理正不耐煩地看着他們，許諾言和施詠雩才驚覺自己打擾了圖書館的寧靜。

施詠雩用五口便吃完手中的士多啤梨甜筒，許諾言放下雪糕杯，說：「我已經請妳吃雪糕了，妳是不是該把知道的都告訴我呢？」

施詠雩看看他，刻意反問：「你想知道甚麼？」

許諾言有點急躁，說：「剛才妳在圖書館說一半不說一半的話！」

施詠雩第一次看到許諾言如此急躁不安，她覺得有點好笑，便說：「看來你很在意季秋怡，在意得失了常態。」

施詠雩故意地嘆口氣，說：「怎麼辦？季秋怡問我是不是喜歡你，看來我擋住你們之間的緣份了。」

許諾言頓時警惕起來：「妳跟她說了甚麼？妳是怎麼回答她的？她聽了有甚麼反應？」

「我反問她，我到底有哪點像是喜歡你，然後我還問她有沒有喜歡妳。」施詠雩如實回答。

許諾言急不及待地問：「她怎麼回答？」

施詠雩搖搖頭：「她甚麼都沒有說。」

許諾言瞬時由期待變成失望。施詠雩把許諾言的心思看在眼裏，她忽然有點不耐煩：「喂！你要是真

的喜歡就坦白跟她說清楚，認認真真地表白，別總是旁敲側擊。這世上根本沒有邱比特和紅娘，沒有人會為你的愛情負責任，愛情是要靠你自己去爭取的。」
許諾言思慮片刻，問：「妳真心贊成我跟她表白？」
許諾言刻意強調「真心」二字，施詠雩覺得他很奇怪，說：「對呀！不然呢？」
許諾言一臉狐疑，沒有說甚麼。施詠雩才猜到他在想甚麼，說：「看你的樣子，你不會是跟季秋怡一樣，以為我喜歡你吧？」
許諾言有少許心虛，卻也反駁：「不是我以為，是我身邊的人都覺得是這樣，我頂多是中了他們的瞳術。」
施詠雩翻了個大白眼，語氣強硬起來：「現在我鄭重地告訴你，我施詠雩絕對沒有喜歡你許諾言，請你和你身邊的人不要再亂傳謠言！」
許諾言忽然動了小心思，說：「我向來口密，絕對不是個亂說話的人，但列向丙的嘴巴我是真的管不住。以後若是有甚麼得罪的地方，妳直接去跟他算帳好了，別來找我。」
施詠雩鬼魅一笑，道：「放心，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有恩必還，有仇必報。」
次日早上，5B班房黑板上出現了「列向丙係超級大白痴」九個紅色大字，班上每個人的抽屜裏都放了一張列向丙伏在桌上睡覺時流口水的照片。列向丙想也不想就認定是施詠雩所為，第一時間把所有照片搶回去後便用力地擲在施詠雩面前。
「喂倀雞衄，我哪裏得罪妳了？為甚麼要整蠱我？」
施詠雩看也不看他，繼續翻着手中的數學筆記。列向丙當然不願罷休，一手搶走施詠雩的筆記，說：「我在跟妳說話，妳有沒有聽到？」
施詠雩才緩緩抬起頭來，拿起被擲在桌上的照片，一副事不關己地說：「照片拍得挺清晰的，連你下巴那滴口水都清楚可見。誰這麼好心幫你把照片派街坊？」
列向丙拍枱道：「除了妳，這世上還會有如此無聊的人嗎？」
施詠雩皺起眉頭：「你說話小心點！凡事要有證有據，無憑無據地胡亂說話只會為自己招來惡果。」
列向丙遲疑半秒，說：「我的確沒有證據，但是如果不是妳還會是誰？」
「我怎麼會知道？你一向得罪人多稱呼人少，說不定是往日積下的仇家。多行不義必自斃，你活該！」
列向丙緊咬着牙，雙眼瞪得大大的看着施詠雩：「妳最好小心點，要是讓我找到證據，我一定會以牙還牙。」
施詠雩輕聲一笑，說：「好啊！我等你拿證據來找我報仇。」
由這天起，列向丙與施詠雩之間變成了貓和老鼠的關係。但凡施詠雩有半點動靜，列向丙便會馬上警惕起來，絕不放過任何找施詠雩麻煩的機會。但奇怪的是，這對天敵不是平常的貓捉老鼠關係，而是如Tom&Jerry般，列向丙是
倒霉的大笨貓，施詠雩是機靈的小老鼠，每每的貓捉老鼠都會變成老鼠作弄貓。
看着列向丙整天被施詠雩氣上心頭，列向寅和彭定煜不明白這二人的關係為何會演變成這樣。許諾言知道自己是兇手，卻也樂於當一次壞人，因為像列向丙和施詠雩這種吃軟不吃硬的人就該用這種方法來撮合他們。

今年的冬天來得很晚，也來得很急。十二月中的午後還是烈陽高掛，街上找不到幾個穿長袖或外套的人，寒意卻在冬至前一日悄悄趕到，讓人防不勝防。
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聖誕聯歡會過後，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搖身一變，成為聯校歌唱比賽的舉行場地，季秋怡與幾個副總領袖生留下來負責秩序工作。
比賽進行了一半，一切本來很是順利，後台卻在此時亂成一團糟。許諾言收到通知馬上趕到後台，見四周氣氛死沉一片，列向丙與表演嘉賓NEVER樂隊的成員都滿面愁容，許諾言沒有走上前，而是靜靜地把彭定煜拉到一邊去。
「怎麼了？一個個垂頭喪氣的。」許諾言細聲地問。
彭定煜嘆了口氣，托一托眼鏡說：「阿志失了聲。」
「吓！開show前不是有綵排過嗎？怎麼會現在才知道？」許諾言問。

「阿志前幾天重感冒，本來昨天已好了九成，剛剛綵排時也沒甚麼大問題，就是聲音有點沙啞而已。但今天實在太凍，他剛剛來的時候吹了風，學校禮堂又不通風，翳焗得要命。這樣一來又凍又熱，他就啞了。主音失聲，total loss。」
許諾言也嘆口氣，向列向丙的方向指一指：「所以現在是甚麼情況？」
彭定煜無奈地笑了笑：「世界名著，雨果的《悲慘世界》。」
許諾言想了想才懂得笑，卻又覺得眼前的情況不適合笑，在笑而不笑之間矛盾得很。
施詠雩見他們如此，終於忍不住開口：「想笑就笑吧！又不是死人冧樓，一個個喪着面，不知道還以為這裏是靈堂，我們在瞻仰遺容。」
列向丙用力踢向牆，說：「妳收聲吧！這個時候還嫌我不夠衰嗎？還要再多踩一腳。」
施詠雩不屑地瞧了他一眼：「如果多踩幾腳可以解決問題，我不介意把你踩死，最好踩到永不超生。但問題是，這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就好像你們在一邊垂頭喪氣也是對事情毫無幫助的，不是嗎？」
「那麼請問妳有甚麼高見？」列向丙反問。
施詠雩淡淡然地說：「真的沒有人能頂上嗎？」
列向丙立即翻起白眼，NEVER的鼓手Kim說：「還有一個多小時便要出場，太趕了，根本來不及準備，不會有人肯接。加上今天是冬至，四處都塞車，就算有人願意來也趕不上。」
施詠雩沒有氣地搖搖頭：「你們是不是全都傻了？根本就不用請其他人，你們自己頂上就可以了！」
眾人頓時朝向彭定煜、許諾言和列向丙，彭定煜耍手道：「不行！我們甚麼都沒有帶，更何況現在我們沒有鼓手。」
施詠雩看看手機，挑眉一笑，說：「不用急，時間剛剛好。三、二、一。」
話剛說完，後台的門就被打開。溫卓綸一邊在姆指上轉動着的鼓棍，一邊故作輕鬆地走進來：「不是很趕時間嗎？還不回去攤架撐？」
列向丙和彭定煜都呆住了，他們沒想到溫卓綸竟然會願意出手相助。許諾言沒有想太多，隨即看着列向丙和彭定煜說：「沒有時間了，大家都要快。學生會福利部放了幾部單車，現在踩單車回去，來回都不用半小時。至於外面」許諾言看看施詠雩：「由現在開始這裏交給妳全權incharge，直到我們回來為止，妳ok嗎？」
施詠雩想也不用想便點頭示意。
列向丙的情緒忽然高昂起來，他用力拍手道：「好！為了Ethereal，我們一於用力掃！」
本是氣勢如虹的眾人，在聽了「用力掃」後都了白眼。彭定煜一臉嫌棄，說：「一點都不好笑，扣你五十分。」
剛從禮堂走出來，季秋怡便看見列向丙等人匆匆忙忙地抬着單車離開學校。她走上去問：「比賽還未結束，你要去哪裏？」
「出了點狀況，NEVER無法出場，要由我們Ethereal臨時頂上，現在我們要趕回家攤架撐。」列向丙沒有停下腳步，邊走邊說。
季秋怡細步走上前，說：「OK！你自己小心點，速去速回。」
列向丙卻忽然停下步伐，匆匆走回頭，道：「裏面暫時由施詠雩incharge，她沒有搞這種活動的經驗，可以的話妳幫幫她吧！」
未等季秋怡給反應，列向丙已急忙地調頭離開。季秋怡覺得列向丙很是矛盾，雖然嘴上總說着傷人的話，但心裏卻很在意施詠雩。如果他不那麼嘴硬，肯在施詠雩面前脫下面具，也許二人的關係真的能跨前一大步，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成了活脫脫的冤家。
許諾言抬着單車站在季秋怡身後不遠處，他想了又想，最終還是選擇低着頭，無聲無息地衝出校門。季秋怡一眼就認出那是許諾言，下意識地大步追上去，卻在三、四步後停了下來。
「我到底在幹甚麼？」
季秋怡的內心暗自吐嘈起來，她越發難以理解自己近來的行為，彷彿總是衝口而出，衝動而為之，情不由自主。

15．代替品

下午五點半，最後一批觀賽學生步出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校工把學校大門關上，留在裏頭的只有Ethereal的人。
彭定煜、許諾言和列向丙找遍了學校，終於在禮堂找到溫卓綸。禮堂裏窗簾緊閉着，四周漆黑一片，唯一的微光從舞臺上柔柔地飄散而來，一下一下的，間斷而耀目。溫卓綸坐在舞臺正中央，手裏捧着熾熱的微光。
「咔嚓咔嚓咔嚓」
彭定煜先走了上去坐在舞臺的邊上，背對着舞臺；列向丙側躺在距離溫卓綸兩、三個身位的位置，右手托着頭；許諾言盤腿坐在彭定煜旁。
列向丙隨意地問：「不是戒煙很久了嗎？怎麼會有打火機？」
許諾言有點愕然：「怎麼沒聽說過你以前是吸煙的？」
「很久以前的事了，以前他們兩個都有吸煙，是于朗教的，只有我一個抵得住誘惑。于朗走了之後他們就很少抽。」彭定煜道。
溫卓綸把火機拋向列向丙：「記不記得這個打火機？」
列向丙拿起看了看，說：「這麼大的字寫着『Ethereal』，怎麼可能記不起來？我還記得當時于朗做了四個，我們三個和他自己每人一個。後來那傢夥不辭而別，我一怒之下把自己那個扔了，原來你還留着。」
「我一直把它放在locker，想扔，卻忘了。」溫卓綸說。
彭定煜冷笑，說：「不是忘了，是過不了自己的良心而已。」
溫卓綸看了看彭定煜，說不出半句反駁的話。
列向丙橫躺在地上，面朝向天花板：「真的沒想到你會幫我們。」
溫卓綸搖搖頭：「我不是幫你們，我是在幫我自己。」
彭定煜轉身看着溫卓綸，淡淡然道：「你以為自己幫了我們一次就能贖罪嗎？你是真的天真，還是把我們都當成白癡了？」
「我不是要你們原諒，我亦沒想過要你們原諒，我只是要給自己一個交代。」溫卓綸一直看着前方，眼神很是空虛，彷彿在自言自語。
列向丙忽然激動起來，他站起身對着溫卓綸說：「溫卓綸，如果可以時光倒流回到過去，你還會做一樣的選擇嗎？你還會不會不顧兄弟之情，出賣于朗和許諾言？」
「如果？這世上根本沒有『如果』。更何況」溫卓綸轉頭看向許諾言繼續說：「倘若當日我沒有出賣于朗，又何來後來的許諾言？你自己說是不是？」
許諾言注意到溫卓綸具攻擊性的目光，他知道溫卓綸是故意的。
列向丙再也忍不住，他走上前一手扯住溫卓綸的衣袖：「你X母呀！你到底在說甚麼？于朗是我們的好兄弟，你怎麼可以出賣了兄弟還不知悔改？」
「兄弟？于朗真的有把我們當兄弟嗎？他對我們好是因為我們會像哈巴狗一樣跟着他，當他的跟班，聽他的話。如果不是這樣，你覺得他還會對我們好嗎？」
列向丙一下子怒上心頭，揮拳打向溫卓綸。溫卓綸卻一動也不動，靜靜地看着列向丙，等待他的拳頭打下來。彭定煜立刻衝上去拉住列向丙，道：「別打他。你打了他，他就會覺得自己已經還清了，別便宜了他。」
列向丙才緩緩放開手，眼睛裏的怒火卻不曾消退。
許諾言嘆了口氣，道：「今天的事我代Ethereal多謝你，你走吧！」
溫卓綸卻冷笑：「代Ethereal？你有資格嗎？無論是Ethereal樂隊還是Ethereal內閣，你都只是代替品。沒有于朗，你才能成為Ethereal的主唱；沒有我，你才能當上Ethereal的會長。從頭到尾你都只是一件代替品，你有甚麼資格代表Ethereal？」
許諾言反駁不了溫卓綸。他很清楚，在彭定煜、列向丙和溫卓綸回憶中的Ethereal，自己就是一個外人。倘若當初于朗沒有退出，Ethereal根本不會有許諾言的位置。就如溫卓綸所說，許諾言只是一件

代替品，代替于朗出現在Ethereal的人。
「喂！現在已經六點多了，你們都不用回家嗎？」
施詠雩的到來打破了四人的困局。溫卓綸首先回過神來，他整理好衣領便走下台階，頭也不回地離開禮堂。
列向丙從褲袋掏出手機一看，怒氣頓時消退，變得有點慌張：「我媽在催我回去，我要先走了。」他打算打給列向寅，施詠雩卻猜到他要做甚麼，便說：「不用打了！列向寅找不到你，早就自己走了。他說如果我找到你便替他跟你說：『今晚六點半開飯，做冬條街一定塞車，遲到阿媽會殺人，我閃人先啦！你好自為之。』」
「你不要來多踢一腳！」列向丙先瞟了施詠雩一眼，又邊說邊衝下台：「我走啦！福利部單車借我一用。」
彭定煜伸了個懶腰，懶洋洋地說：「我不急，屋企八點才開飯，從學校踩單車回去才十分鐘。」
許諾言也說：「我屋企食八點半，慢慢爬回去也不怕。」
「我比你們早，七點食飯。但我不用坐車，也不用踩單人車，走路回去才七分鐘。」
施詠雩、彭定煜和許諾言雖然是看着彼此說話，卻都故意放大聲線，讓列向丙聽進耳朵。剛走出禮堂的他猛然回頭，狠狠地說：「收聲呀你班死仔！」

許諾言和彭定煜一起踩單車回家，由於不趕時間，二人都踩得很慢，邊踩邊聊天。
許諾言看着塞滿車的馬路，道：「看到別人塞車，自己卻可以踩着單車暢通無阻，的確挺爽的。」
從馬路傳來的響唼聲此起彼落，二人說話的聲線不知不覺地越提越高，談得很是愉快，剛才在禮堂裏的事彷彿不曾發生過。
「乾脆以後都踩單車返學吧！又可以慳車錢，又不用花時間等車。」彭定煜道。
許諾言想也不想就反對：「Of course not！偶然踢一、兩次就ok，馬路邊多塵多灰，你不怕自己的肺會變成黑色嗎？」
彭定煜不屑地瞄他一眼：「別讓我說中，你是怕以後返學放學不能再跟季秋怡偶遇而已。」
許諾言沒有回應彭定煜的說法，只說：「溫馨提示：肺積塵是會導致肺癌的。」
「收皮啦你！我修Bio的，你讀經濟、Geog裝甚麼專家？」彭定煜反擊道。
許諾言瞟了彭定煜一眼，趁他不為意便伸腳踢向他的單車輪。彭定煜及時反應過來，左腳穩穩地踏在地上，人與車毫髮無損。
彭定煜帶點怒氣罵道：「旁邊就是馬路，想收買人命呀？」
許諾言停下單車，調皮地朝身後的彭定煜伸一伸脷。彭定煜被惹得更生氣，卻在片刻思索後把情緒平靜下來。
彭定煜陰笑着：「好呀，你不仁我不義。既然你推我去死，我只好還擊自保。」說完便從褲袋掏出手機低頭按着。
許諾言扶着單車徐徐走上去，只見彭定煜的手機相簿裏全是許諾言的醜照，有正在打呵欠的、有睡到流口水的，還有各式各樣醜態百出的照片。
「行定郁你是變態嗎？這些都是在甚麼時候偷拍的？」
許諾言想把手機搶過來，彭定煜卻把手機高高舉起，說：「你和熱香餅也總是偷拍我，全是伏到不得了的崩圖，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許諾言反駁：「是你們兩個先偷拍我的，我只是以牙還牙而已。」
彭定煜沒有理會許諾言，只自顧自地按着手機：「你敢踢我去死是吧！我現在就讓季秋怡看見你的醜模樣。」
許諾言不介意自己的醜照被看到，反正他從來都不在意自己的個人形象，卻唯獨介意在季秋怡面前出醜。見彭定煜已按進whatsapp，並在聯絡人欄點下季秋怡的名字，只差按下「送出」鍵最後這一步。
「我警告你千萬不要按下去，我真的會跟你翻臉！」
許諾言的語氣十分認真，但彭定煜依然充耳不聞。許諾言急了起來，踏前一手搶過對方的手機，手機卻在到手那刻顯示「正在傳送中」。許諾言來不及按「取消」，所有相片已在瞬間傳送完畢。

許諾言急得慌張起來，頓時不知所措。彭定煜偏在此時搶回手機，許諾言連忙說：「馬上撤回！快點、快點！」
彭定煜的表情顯得有點幸災樂禍：「事先聲明，剛才不是我按『傳送』的，是你搶手機時自己按到的。」
此刻許諾言的心裏只惦記着那些已傳送出去的醜照，內心急得亂成一團。他頂着一副生無可戀的模樣，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我自己不好，是我活該，你快點撤回吧！我求你了。」
彭定煜才緩緩拿起手機按下「撤回」鍵，他卻若無其事地說：「你猜季秋怡的whatsapp有沒有開啟自動儲存相片功能？我剛剛看見她正在上線。」
彭定煜的話就像一道閃電，狠狠地劈落許諾言的天靈蓋，他的三魂七魄在頓時間丟得一乾二淨，半點不剩。

晚飯後，列向丙罕有地收到季秋怡的電話。列向丙有點詫異：「喂阿二，妳是不是打錯了？」
「你是列向丙嗎？」季秋怡問。
「對，我是。」列向丙回答。
「那便沒有打錯，我有事找你。」季秋怡說話不徐不疾，柔柔的。
列向丙不自覺地點點頭：「哦，是甚麼事？」
電話裏頭靜了下來，靜得列向丙能清晰地聽見季秋怡的呼吸聲。
「我看見于朗了。今日在台上，我把台上的許諾言看成于朗。我看見于朗了。」
季秋怡的聲音既輕且柔，卻軟黏纏人，就像被一隻隻螞蟻纏繞着心頭，令人心癢難撓。列向丙的心卻在一瞬間沉到谷底，一直以來他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列向丙不得不承認，溫卓綸說的話其實並非全是錯的。當初找許諾言加入Ethereal樂隊的確是因為他身上有于朗的影子，于朗的聲線、舞臺風範和團隊凝聚力都能在許諾言身上找到。一開始的時候，列向丙的確曾把許諾言當成是于朗的替代品，只是後來相處久了，大家慢慢了解對方，他才開始認識到真正的許諾言。後來得悉許諾言喜歡季秋怡，列向丙不禁擔心季秋怡會將許諾言當成代替品，把對于朗的感情投射在許諾言的身上。直至親眼看見季秋怡對許諾言的冷淡，他才放下心中的憂慮。卻沒想到今日的一場演出告訴了列向丙：他放心得太早了。
季秋怡那頭傳來收到訊息的聲音，列向丙的思緒頓時被拉回來。季秋怡隨着訊息通知聲點進whatsapp，手機立即把對方send過來的照片全部自動下載。
「列向丙，彭定煜的whatsapp account被盜了嗎？」

16。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許諾言在舞臺上的身影一直停留在季秋怡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三年前也是這樣。
季秋怡從來沒想過，那些言情小說中的老套情節竟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于朗這兩個字從中一開始便一直纏繞着季秋怡。那年的中一新生週，班上有一個滿頭髮膠，額前瀏海長得能遮住雙眼的男生。季秋怡對他沒有半絲好感，她只想到一個問題：他能看見路嗎？更令季秋怡討厭的是他那雙永遠帶着兇狠眼神的眼睛，和他身上那股煙味。只要尚在學校範圍內，不管走到哪裏，單憑聞到煙味就能肯定他在附近。
季秋怡和列向丙本是小學同學，卻不曾同班，後來升讀同一間中學後才慢慢熟絡起來。季秋怡曾勸過列向丙要帶眼識人，不要與于朗為伍，列向丙卻說：「男生交朋友只講兩個字——義氣。」季秋怡不明白，義氣能當飯食嗎？年紀輕輕的能有甚麼義氣？難不成于朗有替你擋過子彈？季秋怡雖然不理解，卻也尊重列向丙的選擇，畢竟她沒有資格去干涉別人的人生。這一年，季秋怡是師長眼中的模範生，而于朗就是樣樣壞事都做齊的壞學生，二人即使是同班同學，卻不曾說上半句話。直至中二那年的聯校歌唱比賽，Ethereal在舞臺上一鳴驚人，季秋怡才開始注意于朗。漸漸地，她不再抗拒于朗，也成為了Ethereal樂隊的一分子，她也終於知道列向丙口中的義氣是甚麼。那不是甚麼生死大義，也不需要共同經歷過驚濤駭浪，而是永遠會把兄弟放在第一位。
于朗離開後，彭定煜曾問過列向丙恨不恨于朗，列向丙無奈地笑了笑，道：「恨，怎麼可能不恨？只是一直以來，于朗做任何事都是先為我們想。他總是把我們這三個兄弟放在第一位，將自己放到最後。他一聲不吭就走了的確是很自私，只不過這三年來他對我們的好，應該也足夠抵他的一次自私吧！」
季秋怡從來都很清楚，自己不會是于朗心中的第一位，兄弟永遠比她重要，但她還是禁不住喜歡了于朗。季秋怡的家姐季夏喬曾經問過她，為何會喜歡于朗？季秋怡說，因為于朗的壞讓她變得勇敢。季夏喬卻說那不是喜歡，更不是愛，只是一場錯覺。季秋怡至今還未能確定她的這句話是不是對的，但至少有一點她說對了：要是真心喜歡一個人，便不會輕易放開對方的手。于朗的確很特別，特別得改變了本性乖巧恬靜的季秋怡，特別得為季秋怡上了戀愛第一課。
常說時間能沖淡一切，於是季秋怡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去清洗內心的情感。曾經有一段時間，季秋怡以為自己真的能做到丟掉一切情感，除了家人和列向丙外，她真的可以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直到許諾言的出現，不管季秋怡如何躲，她也無法把這個人從自己的世界裏剔除出去。他在舞臺上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深深地印刻在季秋怡的心內，一切就像三年前那樣。唯一不同的是，三年前走進季秋怡內心的人是于朗，而如今是許諾言。

聖誕長假後就是大考，季秋怡待在家裏收心養性，為考試做好準備。然而每當靜下來時，她的腦海裏都會浮現那天舞臺上的情景，她的心便更不能靜下來。她索性埋頭苦讀，不讓自己閑下來，只有這樣她才能真正地靜下來。
許諾言對一切事情都毫不知情。見季秋怡沒有任何反應，他便以為對方沒有看到照片；列向丙沒有說，他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在舞臺上的自己闖下了甚麼大禍。對他而言，如今最大的煩惱只有一個——那不是考試，而是他的家姐許允心。
許諾言不明白，全世界這麼大，為何許允心偏要在大學放假時千里迢迢到香港來煩他？雖說姐弟倆已多年不見，二人卻從未斷絕過通訊。許允心很關心這個弟弟，常常跟他視像聊天，許諾言卻不曾把少男心事告知她。也許是因為許允心是肉眼可見的女漢子，一頭短髮的她總是爽朗熱情，說話大大咧咧的，許諾言永遠說不過她。
這天的晚飯依舊由許諾言下廚。他熟練地切好食材後便下鑊炒餸。許允心被香氣吸引而走進廚房，許諾言稍稍回頭看她，被她的一身衣著惹得哈哈大笑。
「妳到底穿了多少件衣服？妳已經變成一隻鹹肉糉了。」
許允心瞟他一眼，說：「誰叫香港這麼冷？馬來西亞一年到晚都是夏天，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過冬天。」

許諾言拿了個碟準備上菜，他說：「怕凍就不要來香港，滾回馬來西亞當小公主去！」
「我趁放假來看你，連男朋友也不管，你就不能感恩一下嗎？」
此時許諾言的手機響了響，是母親發來了訊息。許諾言拿起手機，順手關了火。
「是媽媽嗎？她甚麼時候到家？」許允心問。
許諾言顯得有點失望，道：「公司臨時有事，她不回來吃飯。」
許允心把弟弟的失落看在眼裏，她知道自己的弟弟有多在乎母親。當年父母離婚，母親帶着許諾言回香港定居，而許允心則留在馬來西亞與父親一起生活。那一年，許諾言十歲，許允心十四歲。這些年來，許允心雖然不在許諾言身邊，但她不曾忽略過這個弟弟。看着許諾言瞬間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變成穩重成熟的男生，許允心知道父母的離異對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十一歲那年，許諾言已經懂得煮飯、洗衫，打理一切家務。因為他知道母親在外工作很辛苦，他更知道母親身邊只剩下他一個人。
「你累嗎？」許允心問。
「煮飯而且，不累。」許諾言回答。
許允心搖搖頭：「我不是問現在，我是在問這些年你累嗎？」
許允心的話戳中了許諾言的心。這些年來他很努力地支撐着家，支撐着Ethereal，他很想代替父親和于朗成為身邊人的支柱，但到頭來他甚麼都做不到。母親變成了工作狂，兄弟們反目成仇，一切比原來的更糟。許諾言的確很累，心很累。
「累，很累。」
許允心微笑說：「細佬，累了就該休息，心裏有事就該說出來。家姐永遠都會支持你，因為你永遠是我無人可代替的細佬。」

十二月三十一日，許允心趕在假期最後一日飛回馬來西亞開學。送了許允心上機場巴士後，許諾言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列向丙剛剛在此時打給許諾言。
二人依舊在冒險樂園玩足球機，列向丙依舊是輸的那個，他們依舊喝着列向丙請的CoCo坐在賈炳達道公園。
一陣冷風吹過，列向丙打了個乞嚏，他揉一揉鼻子，道：「是誰在想我了嗎？」
許諾言忍不住譏笑道：「有啊！是你媽媽在想你吧！」
列向丙也笑了笑，順便翻了個白眼。
許諾言把飲品放在椅子柄上，雙手插口袋：「行定郁為甚麼不來？你沒有叫他嗎？」
「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號，如果你是行定郁，你會選擇陪女朋友還是陪兄弟？」列向丙反問。
許諾言點點頭：「也對，只有我們這種萬年單身狗才需要抱團取暖。」
列向丙馬上說：「我閘住！我相信憑我的美貌與智慧一定可以很快出pool，接下來的情人節、元宵節、聖誕節和生日你都不可能再見到我。」
「好！我聽進耳朵了，你能做到才好。」許諾言說。
坐在附近的老伯伯把收音機的聲量調得很高，列向丙和許諾言都清楚地聽到DJ說的話。
「嚟到十二月三十一號嘅下午三點半，仲有唔夠九個鐘今年就會正式成為過去。喺呢一刻你仲有冇帶住任何遺憾或者心結？如果有就請你好好放低佢，唔好畀自己帶住遺憾同心結走進新嘅一年。祝願你喺新嘅一年可以成為最好嘅自己，與昨天說再見。」
收音機響起柔柔的前奏，那是一首九十年代的英文歌：
I can see the pain living in your eyes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You deserve to have so much more
I can feel your heart and I sympathize
And I'll never criticize all you've ever meant to my life
I don't want to let you down
I don't want to lead you on
I don't want to hold you back
From where you might belong

You would never ask me why
My heart is so disguised
I just can't live a lie anymore
I would rather hurt myself
Than to ever make you cry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but good-bye*

「熱香餅，你可不可以老實告訴我，在你眼中我是誰？」

許諾言把壓於心中已久的話說了出來，他頓時覺得輕鬆了不少。

列向丙對於許諾言問的話沒有太大的反應，他繼續喝着手中的水果茶平心而談：「曾經，我眼中的你並非只有你，但如今我只看到你。你就是你，你永遠只會是你，沒有別人。」

許諾言聽得很仔細。列向丙說的每一個字他都記進了腦海。他由心而笑，道：「夠坦白，夠簡潔，說得挺好。」

列向丙擺擺手：「不要讚我，我會囂張的。」

「好啊！那麼以後我只好繼續奚落你了。」許諾言說。

列向丙沒說甚麼，只是用手踭大力地撞向對方，許諾言也不甘示弱回敬了他。

收音機接着播放下一首Air Supply的歌曲。列向丙沒有聽進去，思緒全被腦海中的浮游填滿。

「不如下次我們試夾Air Supply的歌吧！Michael Learns to Rock也可以。」

「以後不要再唱五月天的歌，特別是〈我不願讓你一個人〉。」列向丙忽然認真起來：「阿二說她看見于朗了。那天你在臺上唱〈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阿二在你身上看見于朗。我能分得清，但不代表其他人同樣分得清，你懂我的意思嗎？」

許諾言當然明白列向丙的話，他只是不懂得給予反應。要代替他人成為母親、兄弟的支柱很難，然而要成為季秋怡的支柱更難，因為那種代替還包含着他人的影子。

「還有一件事想問你。你之前是不是跟行定郁打賭輸了？阿二說行定郁send了很多奇怪的照片給她，那全是你的醜模樣。」

許諾言當下就頭痛了。他差點就忘了照片的事，他以為季秋怡沒反應就是等於沒看見，但原來她不只看見了，照片還妥妥地存在她的手機裏。

———————

*歌詞出自Air Supply〈Goodbye〉

17。感性打敗了理性

季秋怡並不傻，她清楚知道許諾言在刻意迴避她。這種感覺大約從兩、三個月前已開始，而最近更顯強烈。
大考翌月是一年一度的家長日，也是學生會和領袖生會最忙的日子，學校早在家長日前一個月已開始籌備工作。今天是大考的最後一天，下午，許諾言與季秋怡分別代表學生會和領袖生會出席全體教師會議，商討家長日的細節安排。許諾言和季秋怡在最邊邊並肩而坐，該發言時便說話，除此以外二人毫無交流。
晚上八點半會議終於結束，許諾言與季秋怡一同走出學校。許諾言的步驟越走越快，季秋怡忍不住把他叫停：「許諾言，你是不是在故意避開我？」
許諾言才停下腳步：「我沒有。」
季秋怡走到許諾言面前，抬頭問：「真的沒有？」
「沒有。」許諾言用堅定的眼神看着她。
季秋怡與他四目相對，許諾言依舊不改面色。季秋怡想了想，又問：「趕着回家吃飯嗎？」
「不趕，家裏沒人煮飯。」許諾言如實說。
季秋怡點點頭：「剛好我也沒飯吃，我們一起吃吧！」
「好」許諾言的聲音裏帶着猶豫。他的理性高呼着「拒絕」，然而感性打敗了理性，他拒絕不了季秋怡。
小學畢業後季秋怡便不曾坐過小巴，她覺得小巴開動的時候很吵。要不是許諾言帶她坐，也許到中學畢業那天，季秋怡都不會嘗試坐小巴離開學校。
晚上的小巴比白天開得格外快，倚在玻璃窗上的季秋怡被車的震動搖晃得頭痛。
許諾言見狀便問：「妳很少坐小巴？」
季秋怡點點頭：「平日上學都是坐巴士。週末出外我爸媽會自己開車或者call車。」
許諾言才想起季秋怡的家在九龍塘。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九龍塘和九龍城卻是差天共地。
小巴很快便駛至九龍城。經過龍崗道，季秋怡往窗外看，問：「你家在附近嗎？」
許諾言指指右邊：「再過三條街才是。」又指指左邊：「前面是龍翔閣，熱香餅就是住在這裏。」
季秋怡認真地看一看，道：「我只知道他住在哪裏，但從來都沒有去過。你去過嗎？」
「去過兩、三次。」許諾言接着高呼道：「衙前圍道有落。」
季秋怡很拒絕在陌生人面前高聲呼喊，這也是她不喜歡坐小巴的原因。就算剛剛高聲呼叫下車的人不是她，她還是會歪歪頭，覺得很尷尬。
接近晚上九點，商場內仍未關鋪的餐廳寥寥可數，全都是連鎖化經營的快餐店。季秋怡不想去快餐店，最後許諾言便選擇了譚仔。
「牛丸雞肉大麻辣，凍奶茶多奶多甜。」
許諾言的落單過程很順暢，不費半秒思考便已完全點餐。季秋怡卻仍在閱讀餐牌，思索着要點甚麼。
「請問乍醬辣嗎？」季秋怡問。
「不辣，有點甜。」譚仔姐姐回答她。
「那好吧！我要乍醬，另外我還要竹笙和墨魚春卷。」
譚仔姐姐問：「要甚麼湯？」
「蕃茄湯辣嗎？」
「可以要唔辣，幫妳點走辣吧！」
「好，謝謝。」
譚仔姐姐又問：「要喝甚麼？」
「一杯熱朱古力。」許諾言比季秋怡快一步說了出口。除了因為他知道季秋怡喜歡喝朱古力奶，更是因為他已經很肚餓。看着季秋怡和譚仔姐姐一句來一句去，他越發忍不住，才開了口。
見譚仔姐姐走開了，許諾言才問：「妳是不是沒吃過譚仔？」
季秋怡點點頭：「我很少出外吃飯，也不喜歡外出，我不喜歡與別人逼巴士、逼地鐵。」

許諾言也點點頭，若有所思。
這頓飯，許諾言和季秋怡都吃得很安靜。季秋怡很認真地看着碗裏的食物，把它們一下一下夾進口裏，而許諾言則是一邊吃一邊想了許多。
飯後，季秋怡把整支700毫升的蒸餾水一飲而盡，卻還是覺得很口渴，更有點頭昏腦脹，頸和臉還紅腫起來。
許諾言很想伸手扶她，卻又不敢，他說：「是不是剛剛在商場裏太悶焗？」
季秋怡很難受，搖搖頭正要說甚麼，手機卻響了。她馬上拿起手機接聽，臉色凝重得很。
「知道了，我在商場外面等你。」
見季秋怡掛了線，許諾言問：「爸媽催妳回家？」
季秋怡顯得很焦急，聲音也開始沙啞起來：「我爸在附近，他正開車來接我，你快點走吧！」
「吓？」許諾言覺得莫名其妙，自己怎麼就變成了見不得光的小三？
「快點，我求你了！」季秋怡雙手合十道。
許諾言才點點頭：「妳自己小心點，回到家記得通知我。」
轉身離開的那一刻，許諾言的心裏裝滿了問號。有對季秋怡的疑問，也有對自己的疑問。明明季秋怡已主動向他走近，許諾言卻開心不起來，他感覺到患得患失正充斥着自己的內心。

列向丙最喜歡吃學校飯堂的魚香茄子，只要當天飯堂有這個餸，列向丙一定會留校用膳。
彭定煜約了同班同學打籃球，因此沒有與列向丙、許諾言一起吃飯，二人便拿着餐盤回班房去。
列向丙看看黑板邊上的粉筆碎便說：「唉！粉筆都用得只剩下碎，怎麼就沒有人幫忙去校務處拿新的？」
許諾言也往黑板看看，道：「這些瑣碎事平日都是由季秋怡負責的，其他人根本不會注意到，她不上學自然就沒人管。」
「好端端的怎麼會請假？我send whatsapp問她是不是病了，她不回覆我。」說完，列向丙又掏出手機看一看，依然沒收到季秋怡的回覆。
許諾言思量一番後才說：「可能是昨晚在商場太熱，街上卻有點涼風，忽冷忽熱就病了。」
列向丙有點愕然，他看着許諾言問：「你們昨晚在一起？」
許諾言莫名地心虛起來，他說：「是是呀！昨晚八點半才散會，我們便一起去吃譚仔。」
「甚麼？你帶她去吃譚仔？」列向丙忽然激動起來，嚇到了許諾言。
「是她主動提出一起吃飯的，你不能說我乘人之危。」
列向丙用力擺一擺手：「她有味精過敏，不能吃譚仔的，譚仔味精多到爆燈呀！」
許諾言回想起昨天的情況。怪不得季秋怡吃米線時的樣子那麼奇怪，一口一口斷斷續續的，好像不願意把東西吃下去，她的頭痛也是因此而起。
列向丙有點生氣：「你帶她去吃譚仔之前沒有問清楚她有甚麼不能吃嗎？」
許諾言覺得有點無辜，道：「大佬啊，她這麼大的一個人，甚麼能吃，甚麼不能吃，自己不是應該心裏有數嗎？」
「當然不是！阿二從小到大都是要人照顧的。在家裏有大家姐、爸媽和鐘點阿姨，在學校就是我和于朗，要不然你覺得阿二為何會如此忘不了于朗？」
列向丙很激動，激動得連不該說的都說了出來。列向丙看着許諾言，許諾言靜了許久才開口緩緩說：「那不是喜歡，更不是愛，她只是習慣了依賴于朗。你們也不是在為她好，你們是在害她。沒有人可以永遠活在回憶裏，沒有人能夠拒絕成長，包括你、我以及季秋怡。」

得悉季秋怡不舒服，季夏喬趁空堂回了家一趟。回到家時季秋怡剛睡醒，鐘點阿姨給她煮了白粥。
季夏喬一進便走過去摸摸季秋怡的額頭：「幸好沒有發燒，擔心死了。」
季秋怡笑了笑：「我又不是紙造的，妳不用這麼擔心。」
季夏喬裝作生氣：「妳的聲音還有點沙啞，我怎麼能不擔心？妳忘了小五那年妳去同學的生日會，妳只是喝了一碗罐頭湯，嘴唇便腫得像潤腸一樣；還有中一那次，妳跟列向丙和于朗去吃pizza

hut，後來喉嚨便腫脹得呼吸不了；這次妳更厲害，居然去吃譚仔，還把湯都喝了。幸好Doctor張住在我們家附近，即時趕來幫妳打針妳才死不去。妳這樣叫我如何不擔心？」
季秋怡示意她細聲點，說：「不要這麼大聲，爸媽到現在還不知道當年我是跟于朗一起吃pizza hut的。玉姐是媽媽的線人，我怕她聽見會去告密。」
她拉一拉季夏喬的手：「不要生氣啦！我以後一定會小心。其實我知道自己不能吃甚麼的，平日我都只會吃家裏和學校飯堂的飯菜，偶爾到小食部也只會買三文治。但每次在外面吃飯，爸媽都會選好我能吃的才帶我去，平時在學校又有列向丙提醒我，我才會習以為常。」
季夏喬微微叩在季秋怡的額頭上，道：「由現在起妳要好好記住，妳是一個有味精過敏的人，而且身體也比別人潺弱。太鹹、太辣、太酸、太熱、太凍和有味精的妳都不能吃；落雨、出太陽妳都要擔遮；覺得凍要穿外套，覺得熱要脫外套。記住我說的話了嗎？」
「記得，通通都記得。」季秋怡馬上回答。
季夏喬才稍稍放心，說：「那就好。既然最重要的事都已經說完了，不如我們說說別的。昨晚和妳一起吃譚仔的人是誰？」

18．跟自己說對不起

季夏喬離開後，季秋怡點進whatsapp查看訊息。剛回覆完許諾言，他便馬上打過來。
「妳沒事了嗎？」
「沒事了。咦，你知道我過敏的事？」
許諾言沒有回答，只問：「妳現在方便出來嗎？」
「也算方便。怎麼了？」
「我在九龍仔運動場等妳，不見不散。」說完，許諾言便掛了電話。
季秋怡不知就裏，卻還是換了身衣服出門。
季秋怡跟着Google map的指示來到九龍仔運動場。她環顧四周，許諾言正站在一百米召集處。季秋怡走過去，問：「找我有甚麼事？為甚麼要約到運動場來？」
許諾言還是不回答她的問題，只說：「是不是真的全好了？真的已經沒事？」
季秋怡點點頭：「嗯。」
「那就好。妳的手機拿來。」許諾言伸手道。
季秋怡不明白許諾言的用意，她雖掏出手機，卻仍猶豫着要不要交給許諾言。許諾言趁季秋怡不為意，一手搶過她的手機退後幾步：「追到我，我就把手機還給妳。」
季秋怡滿面疑問，道：「你在搞甚麼鬼？快就還給我。」
許諾言再退後一步：「我剛剛說了，追到我，我才會把手機還給妳。」
他轉身就跑，毫不留情地用盡全力奔跑。季秋怡站在原地不知所措，但見許諾言越跑越遠，她只好邁腿而跑跟上去。
季秋怡追着許諾言跑了一整個圈，足足400米，最後是許諾言先停下腳步，季秋怡才追得上他。
季秋怡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她一手按着腰，一手指着許諾言，用眼神警告他不要再跑。
許諾言微喘着氣，問：「怎麼樣？有沒有頭暈、頭痛，或者想吐？」
季秋怡生氣地說：「你怎麼能跑得這麼快？我氣喘得快要斷氣了！媽媽叮囑過我不能跑得太快，我身體弱，會出事的。」
許諾言笑了笑：「有醫生證明嗎？還是妳媽媽本人是個醫生？還有力氣罵我，我看妳好得很。」
許諾言把手機還回去，季秋怡用力地把它一手奪回：「你到底想幹甚麼？你在整蠱我嗎？」
許諾言認真地看着季秋怡：「首先，我要跟妳說一聲對不起。是我沒有問清楚就帶妳去譚仔，使妳過敏發作，這件事我的確有責任。然後，我希望妳也能跟自己說對不起，昨晚的事妳應該要為自己負上最大的責任。」
季秋怡完全不能理解許諾言的話，道：「我本來就不打算怪任何人，我爸媽也不知道你昨晚都在，你不用做任何小動作來撇清責任。」
許諾言搖搖頭，說：「我不是要撇清責任，我只是想妳好好地面對自己的問題。」
「我有甚麼問題？」季秋怡反問。
「妳的問題就是妳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妳身邊的人一直都把妳捧在手掌心，他們怕妳生病、受傷，於是他們幫妳安排好生活中的每一樣事情，妳一直都在過着別人預先替妳修飾好的人生。所以當妳走出了他們預想好的路線，妳便完全無法招架。就好像昨天發生的事，妳明明很清楚自己有味精過敏，妳亦不是第一次誤食味精，但為何妳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轍？為何妳總是要依賴別人的照顧？」
季秋怡抬頭瞪着許諾言：「你說夠了嗎？」
「我還沒說夠！」許諾言吸了口氣，在胸口填滿了勇氣：「現在的我還像不像于朗？我猜應該完全不像吧！因為我不會像他那樣一直縱容妳，妳也該是時候醒了。我不知道妳眼中的我與他有多相似，但我只是我，我不是他，我不是于朗。不要再縱容自己活在他人的手掌心裏，亦不要再留戀往日的人和事。回憶是屬於過去的，人是要活在當下的，一切的溺愛與過份保護只會把人鎖死在過去，而妳是人——一個活生生的人。」

季秋怡的眼睛裏充滿着恨意，她道：「你怎麼會懂得我的感受？你根本沒有經歷過」
許諾言打斷季秋怡的話：「我經歷過，我也曾經被傷害過。小時候我家裏很富裕，我是家裏的寶貝，我有祖父母、父母和家姐的疼愛，我想要甚麼就有甚麼。直到我十歲那年，忽然有一天媽媽帶着我離開家回來香港，我所有的幸福就從那一天起消失了。離婚的時候媽媽一分錢都不要，她只要我的撫養權。但我很清楚她不是因為捨不得我才拼命將我留在身邊，她只是知道我爸爸和爺爺都重男輕女，而我是家裏的長孫。我媽媽就是因為恨我爸爸和爺爺才會把我帶走，我只是她報復的工具。」許諾言自嘲一笑，又說：「所以當我知道妳家有四姐妹後我便在想，倘若妳有哥哥或者弟弟，也許被捧在手心裏的人便不是妳了。」
此刻的季秋怡被許諾言的過去共情了，她無法相信總是樂觀開朗的許諾言竟有這樣的童年。他雖然沒有被拋棄，但所受的傷害已遠遠勝過被置之不顧。
「不是每個人都習慣將自己的感受和傷痛掛在嘴邊，人生不是用來比較誰比誰苦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堪言狀的過去，當下和未來才是我們該張望的方向。」

列向寅和列向丙捧着幾袋外賣回到學生會室，眾人紛紛認領自己的飯盒和飲品，唯獨一杯熱飲沒有被認領。
列向寅好奇地拿起飲品，道：「是熱的，好像是阿華田。你們誰叫的？」
彭定煜看一看，說：「可能是茶餐廳搞錯了多送的，等許諾言回來再問他吧！是他打電話下的單。」
列向寅道：「既然是送的就益我吧！」
許諾言剛好回到，他立即叫住列向寅：「是我的，別喝。」
列向丙指一指自己面前的飯盒和飲品，道：「不是你的，你的在這裏，我幫你拿了。泡椒牛肉炒飯加辣，凍奶茶多奶多甜，你一向都吃這些。」
許諾言很堅持，他走過去伸手拿回飲品：「是我的。」
列向寅疑惑地問：「阿華田你也喜歡？還要是熱的。」
許諾言喃喃自語道：「不是阿華田，是熱朱古力。」
列向寅反問：「阿華田和朱古力有甚麼分別？」
許諾言看看他，想了想才道：「分別就是一個叫阿華田，一個叫朱古力。」他拿着熱朱古力往外頭走：「我出去一下，你們先吃，不用等我。」
列向丙想叫住許諾言：「你要去哪裏？剛剛不是說肚子很餓嗎？先吃完飯再去吧！」
許諾言走得很快，瞬間就消失了。
列向丙吐嘈說：「在搞甚麼？奇奇怪怪的。」
彭定煜早已坐下來津津有味地吃着飯盒，他緩緩地吐出一句話：「我們認識的人裏有誰喜歡喝熱朱古力？應該不難猜吧！」
列向寅第一時間想到，說：「季秋怡！是季秋怡！」
彭定煜正要點頭，列向丙卻強烈地否定：「不是！阿二是喜歡喝暖的朱古力奶，不是熱朱古力。」
列向寅翻白眼，道：「有分別嗎？」
列向丙認真地分析：「當然有分別。暖的朱古力奶是暖的，熱朱古力是熱的。」
列向寅反駁：「你不如說朱古力奶有奶，熱朱古力沒有奶吧！」
列向丙對此表示同意：「可以啊！你說得也對。」
彭定煜終於忍不住，隨手拿起枱上的竹筷子用力扔過去：「你兩兄弟坐下吃飯吧！說夠白癡的話了沒有？」
許諾言去了隔壁的領袖生會議室找季秋怡，卻撲了個空。他又回了一趟班房，還是沒找到她。正當他打算放棄，卻在下樓的時候碰上季秋怡。
季秋怡與許諾言迎面遇見，她拿着筆記簿的手不自覺地越握越緊。
許諾言乾咳了一聲，主動走上前道：「我找了妳很久，妳去哪裏了？」
季秋怡的眼神很是閃縮，她微微垂着頭，說：「昨天沒上學，我剛剛去找Miss鍾補課。」
許諾言點點頭，把手中的熱朱古力遞上去：「熱朱古力，請妳喝。」
季秋怡抬頭看着許諾言，他昨天所說的話彷彿還充斥着季秋怡的腦海。奇怪的是，季秋怡忽然覺得今

天的許諾言份外好看。
「謝謝。」季秋怡接過杯子道謝。
許諾言淺笑：「不用謝。妳慢慢喝，我先回去吃飯。」
季秋怡與他說了再見，二人便擦身而過，繼續走在各自的路上。
杯中的熱朱古力雖已放涼了不少，但季秋怡還是覺得很溫暖，那股暖流從手心漸漸傳到季秋怡的心中。

19。記憶的堅持

放學後，列向丙到VA室找施詠雩歸還學生會室鎖匙，他卻在VA室外看到溫卓綸。
他倚在課室窗外，看着施詠雩的眼神是充滿鄙視和嫌惡。他伸手說：「快點還給我，快點！」
施詠雩緩緩從裙袋拿出一個打火機遞上前：「既然這麼在乎，當初怎麼就出賣人家？」
溫卓綸一手拿過打火機，道：「我做甚麼不用妳管，妳自己不也是個不擇手段的人？妳也配教訓我？」
施詠雩無聲地笑了笑：「不擇手段？這不是全校上下用來形容你的嗎？怎麼就變成是我的形容詞？」
溫卓綸狠狠盯了施詠雩一眼便走了，施詠雩只是一直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不屑與他多說半句話。
施詠雩的藐視和涼薄頓時令列向丙覺得面前的她有點陌生。列向丙慢慢走過去，施詠雩聞聲回頭一看，她顯得有點錯愕。
「妳和溫卓綸很熟嗎？」列向丙問。
施詠雩很快就回復一面自若，道：「我在禮堂撿了他的火機，他來找我拿回而且，我才不會和這種人熟。」
列向丙當然不信，繼續問：「他說妳不擇手段，你們之間到底有甚麼瓜葛？」
施詠雩手臂相挽放胸前，道：「你是誰啊？這是我的事，我做任何事都無需向你交代。」
列向丙卻說：「妳的事我一點都不想知道，只不過你們剛剛提到于朗，這樣我就不能不過問。」
施詠雩挑眉道：「剛才我根本沒有提過『于朗』這兩個字，你耳朵有問題嗎？」
列向丙有點不耐煩，開始急燥起來：「妳為甚麼會知道綸爺出賣于朗的事？妳到底做了甚麼令綸爺這麼討厭妳？妳還知道些甚麼？」
面對列向丙一連串的追問，施詠雩仍然泰然自若。她看着列向丙，緩緩地從口中吐出了一個字：「滾！」

施詠雩從來沒有對列向丙有過任何正面評價，然而這次她是打從心底裏佩服列向丙。
列向丙一直坐在VA室內，眼睛直盯着施詠雩，兩個多小時不曾動過分毫。施詠雩佩服他的耐力，卻也懶得理會他。她把所有專注力投放在面前的畫板上，用畫筆一筆一筆地描繪着。二人就這樣毫無交流地共處於同一空間內。
當施詠雩回過神來時已是晚上六點多。她放下手中的畫筆，才想起列向丙仍在。施詠雩抬頭看看列向丙，他早已仰着頭睡得正香。
「喂，起身啦！」
施詠雩叫了列向丙幾聲，還是喚不醒他，她只好走上前拍拍他。列向丙卻像暈了一樣，拍也拍不醒，施詠雩便隨手拿起一本繪畫簿用力地打下去。「啪」的一聲，睡夢中的列向丙被狠狠地打了一拳，這一拳連繫着現實中的世界，把列向丙打醒了。
「妳是不是有病？哪有女生像妳這麼大力？」
痛醒後，列向丙的第一反應還是痛。他睜開眼睛，首先看見的就是施詠雩的嫌棄眼神。他伸手揉一揉頭頂，口裏免不了對施詠雩的怨懟。
「我要走啦！你願意就走，不願意就別走，that’s all。」
施詠雩半句廢話也不願多說，拋下一句就回頭收拾畫畫工具，令列向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遺棄感。
列向丙馬上跳起來追上去：「妳就這麼沒有人性嗎？我在這裏陪了妳這麼久，妳看也不看我一眼，還要打我。」
施詠雩繼續執拾着，邊道：「陪？你這叫賴死唔走，而不是陪。更何況你剛剛不是睡了嗎？鼻鼾聲還吵得我不能專心，難道我還要感謝你嗎？」
「我哪有鼻鼾？妳別冤枉我？」列向丙道。
施詠雩不想再被他煩着，便指着牆上的時鐘問列向丙：「你看到甚麼？」
列向丙轉過身去認真地看，他看了許久才說：「不就是時鐘嗎？」
「幾點了？」施詠雩又問。

列向丙歪着脖子看了又看，遲疑地說：「不知道。」
「吓？你連幾點都不懂看？小學二年級都懂啦！」
施詠雩既驚訝又不解，列向丙卻是一臉茫然：「梵高把畫畫成這樣，誰能看得清楚啊？」
施詠雩感覺自己的理智快要被消磨殆盡，她大步踏上前指着時鐘說：「我是說這個時鐘，不是說它旁邊的畫！」
列向丙才恍然大悟：「妳剛剛怎麼不說清楚點？不過梵高也奇怪，把時鐘畫成這樣。」
施詠雩忍不住用力拍枱，道：「這幅畫叫《記憶的堅持》，是達利的作品，不是梵高畫的。」
列向丙又一次從迷惘中醒過來：「吓！我一直以為是梵高畫的。」
施詠雩更用力把拍着枱面，道：「幾點了？還說廢話？」
列向丙才看向真實的時鐘。
「大鑊！六點半了，我要回家吃飯啦！遲到的話會被阿媽鬧。」列向丙說完就急急邁步往外走，卻走了不夠幾步又回頭。他從褲袋掏出鎖匙隨便放在其中一張枱上：「鎖匙放這裏，我先走了bye 。」
從列向丙急速的腳步聲中，施詠雩聽得出他有多趕時間。施詠雩知道列向丙是一個很固執的人，要是她一直不肯說，列向丙便會一直煩着她，直到列向丙知道她與溫卓綸之間發生過的事為止，但施詠雩就是不想說。施詠雩不介意被任何人說她是個懂得耍手段、玩心計的人，卻唯獨不想讓列向丙知道。因為她覺得列向丙的思想很簡單，非黑即白，單純得很，她不希望自己的灰暗沾染了他的世界。

最近放學後列向丙都會到VA室去，直到晚上六點便會自動自覺地離開。施詠雩每次都彷彿看不見他的存在，二人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施詠雩專注地畫畫，列向丙靜靜地坐在她的對面。其他在場的同學都覺得他們很是怪異，這件事也開始被同學們口耳相傳。
從許諾言口中得悉列向丙和施詠雩的事後，彭定煜異常地着緊。下課後，他讓許諾言以學生會的工作為由拖住列向丙，自己往VA室去。
彭定煜長得頗高，板着臉的他自帶着極大的氣場踏進VA室，整個VA室裏的人都忍不住抬頭看他。施詠雩知道彭定煜來了，卻不曾抬起眼角看他，依舊專注在自己的畫板上。
彭定煜站在她跟前，道：「有事找妳，妳出來一下。」
施詠雩看也不看他，只說：「我很忙，沒有時間。」
彭定煜的語氣比對方更強硬：「我也很忙，我也沒有時間，所以請妳合作，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彭定煜的聲音傳遍整個VA室，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們，施詠雩礙於眾人的目光才不情不願地跟他出去。
施詠雩坐在後樓梯的階級上，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的松樹。彭定煜倚着梯間的扶手上，斜目看着施詠雩。
「妳和彭定煜最近到底在幹甚麼？現在全級都在說你們的事。」
施詠雩繼續不看他，道：「請你搞清楚，這不是我們的事，是列向丙他自己一個人的事。你想知道甚麼便自己去問他吧！」
彭定煜忍不住開口罵道：「如果不是因為妳沒有明確地拒絕他，列向丙會一條死路走到黑？列向丙的世界很簡單，他是一個很單純的人，妳不要玩弄他的感情。」
施詠雩瞟了彭定煜一眼，說：「整件事都是他在打擾我、煩着我、纏着我，我從來沒有理會他。你應該去勸他，而不是來教訓我。如果可以的話，麻煩你把他帶走，還我一個清靜。」
彭定煜搖搖頭：「我真的很後悔把于朗和溫卓綸的事都告訴了妳。妳知道越多我們兄弟間的事，列向丙就越容易被妳的手段玩弄於股掌之中。」
施詠雩打從心裏笑了出聲，她看着彭定煜，道：「後悔？你不是應該慶幸嗎？這世界上最容易被利用的並不是蠢人，而是於心有愧的人。他們明知自己被利用，卻因為受到良心的譴責而只能心甘情願地被人操控在手中。這一點你明明很清楚，但你不想髒了自己的手，所以才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目的就是想我出手，逼溫卓綸自願上臺幫Ethereal救場。我利用了溫卓綸，而你也在利用我。你有多高潔，我又有多不擇手段？不過是半斤八兩而已，你裝甚麼清高？」
「至少我不會當第三者，更不會拿自己的命來當籌碼。」
彭定煜說的話徹底觸及施詠雩的底線，施詠雩狠狠地盯着他：「又是張倩婷告訴你的？你們情侶之間

還真是一點秘密都沒有啊！」施詠雩又陰冷一笑，說：「說起張倩婷，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她了，可以的話麻煩你替我跟她說一聲『家姐很想念妳』。」她頓一頓再說：「不急的，有空才說，畢竟你很忙。」
彭定煜咬住施詠雩的痛處不放，道：「妳這種人也配做倩婷的家姐？別在這裏攀關係，我聽到都覺得嘔心。」
施詠雩不自覺地緊握着拳頭，指甲深深地掐進手掌心，留下幾道紅紫色的痕跡。
「那麼你呢？你還在做你的春秋大夢，覺得自己真的襯得起張倩婷？妳女朋友的爸爸是個官，而你只不過是一個死窮鬼，你阿爸也是死窮鬼，你阿媽也是死窮鬼，你配嗎？」

20。你就是你

季秋怡不懂得欣賞籃球賽，但每次都會到場支持季冬恩。她沒想到，這次居然會是最後一次看見四妹在籃球場上發光發亮。倒在地上那刻，季冬恩的世界彷彿崩塌了。那一跌很重、很重，重得令季冬恩再也站不起來。

季秋怡很擔心季冬恩，整天上課都心不在焉的。午膳鐘聲響起，老師剛說了下課，季秋怡便第一時間衝到5E班找彭定煜。因為在她認識的人裏，彭定煜已是最懂得籃球的人。可惜的是，彭定煜早已快一步離開班房。

學生會室內眾人正分着飯盒，季秋怡忽然闖了進來。許諾言馬上拿着熱朱古力上前：「妳怎麼來了？我正好給妳買了熱朱古力。」

季秋怡卻說：「我不是來找你。」

列向丙頓時故作聰明，得戚地走上去，說：「找我嗎？有甚麼事？」

季秋怡搖搖頭，道：「我有事想找彭定煜。」

許諾言和列向丙都十分詫異，而彭定煜比他們更詫異。季秋怡雖然從中二便認識彭定煜，二人卻從不相熟，交流更是少之又少。

彭定煜走上前疑惑地問：「妳該不會是來找我複檢吧！但我好像沒有被記名。」

「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想問你。」季秋怡道。

在場的眾人包括施詠雩都直豎起耳朵聽着，想知道季秋怡說的事究竟有多重要。

「我四妹昨天在籃球比賽受了傷。她在跳起來射三分波時，被對方球員故意踩腳而扭傷了腳踝。但因為她是scorer，她堅持留在場內主射罰球，直到加時她仍然硬撐着。後來，她在臨完場時跳高入樽拉扯到傷處，痛得倒在地上。醫生說她右腳韌帶中度拉傷，要個半月才能痊癒。四妹很自責，她覺得是因為自己射失罰球在先，又在加時完場時射失，球隊才會輸了比賽。請問我能為她做些甚麼？」

彭定煜不曾見過季秋怡如此擔心的樣子，使他也嚴肅起來：「正常來說，只要她好好聽醫生的話，多休息，在康復前不要再拉扯到傷口，應該能痊癒的。所以我覺得，比起身體上的傷患，她的心理狀態更值得妳擔心。如果她一直把比賽的結果歸咎於自己身上，我怕她會有心理陰影。」

列向丙道：「你說得太誇張了，別嚇唬阿二！」

彭定煜卻認真得很：「我沒有誇大。初中的時候我還未退出籃球隊，我曾經見過一個當scorer的F.5師兄因為射失罰球導致輸波，球隊無緣晉級決賽，從此他便對射波失去了信心，百發百失。千萬不要小看心理陰影的影響力。」彭定煜又安慰季秋怡：「不過，倘若妳妹妹能開朗點，正面地面對這樣事，我相信她一定能捱過去的。」

季秋怡卻說：「不，四妹從來都不是一個開朗的人，她總是喜歡把情感藏着。」

季冬恩從來都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感受，她把自己的喜怒哀樂藏得很深。造成這樣的原因有一半要怪天生的個性，也有一半要怪父母對四個女兒有着不均等的重視與愛。人人都說「孻女孻心肝」，但明顯這句話在季冬恩身上不適用。有時候，季冬恩甚至會覺得自己所分到的一切都是三個家姐揀餘揀剩不要的才輪到她，這個想法從她讀K3開始已經存在。

彭定煜徹底靜了下來，因為他知道像季冬恩這樣性格的人很難救。就像季秋怡那樣，固執、自我封閉的人總是令人束手無策。

家長日前夕，許諾言與季秋怡留校做準備工作至晚上六點多才離開。一路上，季秋怡一直垂着頭，默不作聲地走着。

許諾言知道她在為季冬恩的事而擔心，便說：「趕着回家嗎？」

季秋怡才抬起頭來搖搖頭。

「吃甜的心情會好起來，我帶妳去吃甜品。」許諾言道。

二人來到學校附近商場內的甜品店。這個鐘數的客人不多，他們選了一張二人枱，面對面而坐。季秋怡點了一份朱古力綿綿冰，許諾言點了一款有榴槤的甜品。

許諾言用紙巾擦一擦匙羹才遞給季秋怡。季秋怡接過，故意捉弄道：「不是叫我不要習慣依賴別人嗎？」

許諾言呆一呆，隨即把手往後一縮，笑着說：「那麼妳就別用了，我自己用。」
「好啊！我自己有紙巾，自己的匙羹自己擦。」
季秋怡拿起紙巾擦一擦匙羹，許諾言卻伸手把它拿走，把自己的遞給對方：「我用你擦過的匙羹，你用我擦過的匙羹，我們彼此照顧。」
許諾言的話令季秋怡的心複雜起來。季秋怡感覺內心有種癢癢的感覺，心房的起伏跟隨着急促起來，溫流從這裏走遍全身每一個角落。她莫名地覺得一切都是甜的，但這種甜太過似曾相識。記憶裏，這種似曾相識的甜為她帶來了許多的苦。季秋怡討厭也害怕曾經的「先甜後苦」，她的心頓時五味雜陳、亂成一團。
巴士上站滿了人，季秋怡和許諾言一同站在下層樓梯口旁，季秋怡隱約聞到許諾言身上的榴槤味。她不喜歡榴槤，並不是因為覺得它臭，而是覺得它明明是水果，但吃下去卻粘稠如雪糕，季秋怡不喜歡這種代替品的感覺。
「馬來西亞人都喜歡吃榴槤嗎？」季秋怡問。
許諾言回答：「不是啊！我家姐不喜歡，說很臭。」
季秋怡想了想，道：「很少聽你提起你家姐。」
「對，我很少跟別人說起她，但不是因為她不好，而是她太好了。家境好、讀書好、性格好，對任何人都很好。明明我們是同父同母的姐弟，為甚麼會差這麼遠？」
對許諾言而言，許允心代表着他內心最脆弱、最深沉的一角，因此他甚少向別人提起許允心。就算是列向丙和彭定煜也只是知道有她的存在，而不曾知道許諾言對這個家姐的想法。因為許諾言清楚，人的內心之所以脆弱，並不是因為人生艱苦，而是因為我們選擇停留在回憶裏，重複提醒自己——我有多苦。
「我不知道你姐姐有多好，但我想告訴你，你就是你，不需要跟別人比較。你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許諾言靜靜地看着季秋怡，季秋怡被他看着有點不知所措，卻始終沒有把目光移開。良久，許諾言說：「妳也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回到家，季秋怡才發現已經接近八點。唐倩從書房走出來，季秋怡頓時壓止不住心虛，聲音裏帶着不安：「媽媽妳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爸爸呢？」
「最近我手上的case不多，便早點回來。你爸爸本來正在回來的路上，但剛剛收到電話，要去警署保釋client，讓我們不用等他吃飯。」唐倩又說：「妳為甚麼最近都這麼晚才回家？」
季秋怡鎮定一下自己，說：「我最近都在為明天的家長日做籌備工作。」
唐倩指一指牆上的時鐘：「也不至於做到八點才回家吧！還有，我打給妳，妳為何不接？」
季秋怡才拿出手機看看，說：「我忘了關請勿打擾，下次我會注意的。」
唐倩才點點頭：「去洗手，換件衣服出來吃飯吧！順便叫妳兩個妹妹出來。」
「是。」季秋怡回答。
季春曉聽見唐倩和季秋怡在說話便走出客廳。
「不用叫季冬恩了，她說腳痛，沒胃口，剛吃了藥只想在被窩裏睡覺。」
唐倩皺皺眉說：「怎麼能不吃飯？不能不吃飯，馬上去叫她出來。」
季春曉覺得唐倩很莫名其妙，便說：「她說了不想吃，妳為甚麼要逼她吃？她餓了自己就會找東西吃，妳不用為她着緊。」
唐倩頓時氣在頭上，道：「我該怎麼做我自有分寸，輪不到妳來教我這個當母親的。現在我再說一次，現在、馬上、立即去把季冬恩叫出來！」
季春曉是個堅持己見，討厭屈服的人，四姐妹中就數她最敢站出來對抗父母。
見季春曉一面倔強，季秋怡不想她們為小事而爭執，便說：「我去叫吧！」
季春曉心中不忿，哼一聲，道：「我也不想吃了，我自己有分寸，我最清楚自己想不想吃。」說完便走回房去。
唐倩一向最搞不掂季春曉，也省得再跟她理論，便說：「妳這是甚麼態度？好啊不要吃！妳最好永遠都不要吃。我叫玉姐煮少點，慳返。」

季秋怡暗自嘆了口氣，她覺得唐倩越來越專制，小至女兒們的日常一舉一動都要管着。然而兩個妹妹一個是任性倔強，一個是孤傲自我，越大越不受管束。季秋怡猜，唐倩是因為季夏喬的對抗成功才會如此，她要樹立更有強硬的形象才能挽回顏面和威嚴。但管教子女又何曾是這樣的一回事？

21。妳沒有錯

由於學校規定學生必須陪同家長面見老師，許諾言早已預先記錄好各人見家長的時間，以便分配崗位輪替。施詠雩卻一直沒有報上時間，直到家長日當天她才說：「我不會陪家長見老師，能全天當值。」
列向丙卻很堅持地說：「學校規定了學生一定要一同出席，不能不去。」
見施詠雩有點不耐煩，許諾言便對列向丙說：「Mabel說不用就不用，你別管這麼多。」
列向丙很想打爛沙盤問到篤，卻被施詠雩的眼神嚇窒，不敢問下去。
領導生們負責於各樓層的等候室接待等候面見老師的家長，學生會眾人則被安排到各個特別室招待入內參觀的家長。許諾言主要按各人的選修科來分配工作，列向丙便順理成章被分配到五樓的生物室。高中班別只有一位班主任，為了減輕班主任們的工作負擔，學校安排了每班的其中一位主科任教老師分擔見家長的工作。5D的英文科Miss
Leung是今個學年新入職的年輕老師，也是第一次以老師的身分見家長，難免有些緊張和錯漏。待施詠雩的家長來到時，她才發現手上的成績等級分數對照表已派完。但出於禮貌，不能打斷課室另一邊家長與李文娟老師的面見對談，更不能把面前的家長獨留在課室，便只能請在旁近生物室當值的列向丙幫忙到教員室領取。生物室剛好沒有家長參觀，列向丙便馬上跑了一遍。
課室內，Miss
Leung一直感受到來自施詠雩家長的傲視。那是一個穿得光鮮亮麗的女人，脖子、一雙耳朵和左手無名指上都戴着閃閃亮亮的珠寶，臉上的妝容更是精緻無比。Miss
Leung很努力地帶動話題，希望對方可以給予回應，但最終也都只換來一句「我唔清楚」或者「我冇諗法」。見到列向丙回來，Miss
Leung才鬆了口氣。她邊說謝謝，邊接過列向丙遞上去的一疊紙張，並隨手拿了一張放在家長面前。「不好意思要妳久等了。施太妳可以看看這張對照表，詠雩的成績都屬於中上，尤其是中文科和VA科」
「是梁老師對吧！不好意思，我不是施太。」她的語氣裏充滿着鄙夷，把Miss
Leung的說話打斷了。
Miss Leung慌張地看了看枱上的文件：「對不起，請問妳不是施詠雩的家長嗎？」
「我想妳是剛剛才開始在這間學校當老師，所以不太清楚狀況。我的確是施詠雩的家長，是她的監護人，但我不是她的媽媽，更不是施太。我是張太，是施詠雩爸爸唯一的太太。」
Miss
Leung當下就呆住了，她完全搞不懂自己聽了些甚麼。李文娟急忙停下自己的面見，走過去化解尷尬局面。而正好親耳聽到一切的列向丙，此刻已被震撼得呆站在原地。
家長日的工作完結後，施詠雩和季秋怡分別由家人開車接回家。看着車上的施詠雩，列向丙想得很入神，許諾言撞一撞他，道：「看甚麼看？你是痴漢嗎？」
列向丙難得地神情凝重，說：「問你件事。如果阿爸的老婆不是自己阿媽，那是甚麼意思？」
「吓？有可能是父母離婚後阿爸再婚。」許諾言覺得列向丙的問題很奇怪，道：「好端端的為甚麼會這樣問？」
列向丙繼續問：「如果阿爸與自己不同姓，那又是甚麼意思？」
許諾言微皺着眉頭想了想：「可能是繼父？不會吧！難道你不是水叔親生的？」
「唉，不是在說我，你別亂說！」
列向丙用力踢向許諾言的屁鼓，許諾言馬上避開：「所以你到底在說誰？奇奇怪怪的。」
「因為是私生女，所以跟親生阿媽姓。」
列向丙和許諾言朝聲音的來源看過去，彭定煜正倚在禮堂對出的學校玻璃正門上。
許諾言第一反應是走上去，道：「你剛剛去哪裏了？走着走着就不見了。」
列向丙卻在意另一件事，馬上衝上去說：「你在說誰？誰是私生女？」
「施詠雩。」彭定煜看着列向丙認真地說。

列向丙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話，他覺得這是一個玩笑：「癡線，開玩笑找別的，這一點都不好笑。」
「OK，你不相信我也沒問題，你就當沒聽過我剛剛說的話吧！」
列向丙卻顯得更在意，連忙說：「喂，唔係啊！你在哪裏聽說的？誰跟你說的？」
彭定煜沒有回答，只說：「所以？你信我嗎？如果不信，我說了又有甚麼用？」
許諾言搞不清楚狀況，道：「等一下，你們到底在說甚麼？」
列向丙卻用力點點頭：「我信，只要是你說的我就信。」

星期一放學後，列向丙如常到VA室去。施詠雩早已習慣列向丙的存在，卻總覺得今日的他有點不尋常。他看着施詠雩的眼神充斥着傷感和猶豫。
列向丙一直維持着同一個眼神坐着，施詠雩也不理會他，直到六點多，VA室裏只剩下他們二人。施詠雩收拾工具準備離開，她忍不住問列向丙。
「今天不用趕回家吃飯嗎？」
列向丙站起身，背上書包，只道：「我陪妳回家。」
施詠雩起初是拒絕的，但也禁不住對方的一再堅持，只好點點頭。
十分鐘的路程，列向丙一直很安靜，施詠雩覺得這根本不是平日的列向丙。
「你今天搞甚麼？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施詠雩第一次主動關心列向丙。列向丙停下腳步，抬頭看着施詠雩。施詠雩與他目光交錯，昏黃的街燈把列向丙的模樣映照得格外哀愁。
「到底是甚麼事令你」
施詠雩的話說到一半，列向丙已大步踏前，把對方擁入懷中。施詠雩呆了幾秒才用力掙開列向丙：「你癡咗線啊？」
列向丙甚麼都不說，只是默默地把她再次抱入懷。施詠雩比之前更用力，出盡力想把他推開。
「所有的事我都知道了。妳沒有錯，妳只不過是太寂寞，渴望得到關心和愛而且，妳沒有錯。」
施詠雩的雙手瞬間停住了。在她的記憶中，從來沒有人跟她說過這樣的話。她從不奢望得到別人的理解，也不屑與別人解釋自己的一切，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出生本來就是一種罪，她的命早已注定是一場悲劇，她不配得到原諒。而如今一句突如其來的「妳沒有錯」令施詠雩很混亂，她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她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值得被愛，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沒有錯。

這天中午下起了微微雨，大部分學生都留在學校用膳。VA堂遲了下課，施詠雩到達飯堂時已坐無虛席。許諾言向她揮揮手，叫她過去一起坐，她卻搖搖頭，轉身便往小食部走去。
「有位置為甚麼不過來一起坐？」許諾言奇怪地說。
列向丙心裏猜到原因，便說：「可能她忽然不想吃飯堂的餸菜。」
許諾言皺皺眉：「走了進來才忽然不想吃？」
見列向丙不再說話，低頭着默默吃飯，許諾言就猜到原因，便不再多問。
午息鐘響起，列向丙先行離開飯堂，剩下許諾言和季秋怡二人。
許諾言早就吃完餐盤裏的飯菜，他看着季秋怡專注吃飯的樣子，道：「妳真的很像兔子，咬東西的時候兩腮會鼓起來，很認真地吃着。」
季秋怡看看他，又看看四周，說：「不要總是盯着我看，其他同學會誤會的。」
許諾言也往周圍看看，道：「根本沒有人看我們，妳怕甚麼？」
「我不想別人誤會我們。」季秋怡說。
這句話徹底惹怒了許諾言。許諾言的怒氣莫名而至，他站了起身，頭也不回地離開飯堂。季秋怡沒想到許諾言的反應會如此大。她仔細回想剛剛說的話，那明明是事實，她與許諾言的確只是同學，這又怎麼能怪她？

22．幸福感

放學後，彭定煜來5B找許諾言和列向丙。見彭定煜站在班房門口，施詠雩便馬上背着書包離開課室。列向丙想拉住她，彭定煜見狀便用腳絆住他。列向丙有點焦急，拍拍彭定煜的膊頭，道：「有甚麼明天再說，今天不行。」
彭定煜看看施詠雩的方向，又看看焦急地凝視着她的列向丙，他繼續伸着腳，認真地說：「本來可以，現在不可以。我剛剛想起有重要的事要問，不能等明天。」
列向丙被他的認真態度嚇阻了，許諾言見狀立即走上去舒緩氣氛：「不如去小食部買甜筒，邊食邊傾？」
列向丙和彭定煜看看他，靜了一下，許諾言也看着他們。
「好啊，要芒果味，你請啊！」彭定煜道。
「唔食甜筒，要一串魚蛋，多謝。」列向丙也道。
許諾言有點措手不及，反問：「吓？幾時有話我請呀？」
三個男生一起倚坐在籃球架下，許諾言還在吃着手中的朱古力甜筒。
列向丙站起身來看着彭定煜，道：「我的魚蛋已經吃完了，你的甜筒也吃完了，所以到底有甚麼要說？快點說吧！」
彭定煜仰視列向丙，說：「你還在追施詠雩？」
列向丙點點頭：「對啊！不可以嗎？」
彭定煜繼續問：「她知道我已把所有事都告訴你？」
列向丙又點點頭：「對啊！所以呢？」
「她有甚麼反應？」許諾言比彭定煜快一步說。
列向丙嘆了口氣，慢慢回想昨晚的事情：「我攬住她，告訴她，我所有事都知道了。她靜了下來好一陣子，後來才默默地拉開我的手，甚麼都沒有說就轉身走了，我感覺到她今天一直在躲避我。」
許諾言很驚訝，他一下跳起來：「你個咸濕仔，一來就攬住人家，猴擒到死！」
列向丙連忙解釋：「我只是想安慰她，絕對沒有任何不軌企圖，你別當我是咸濕佬！」
「你咸濕就咸濕啦！裝甚麼？」許諾言道。
彭定煜緩緩站起來，對列向丙說：「真的這麼死心眼？」
列向丙想了想，道：「我不在乎她在別人眼裏有多不堪，我不在乎她是個私生女，我不在乎她為了令自己的親生爸爸關心她而鬧自殺，我不在乎她曾經與有家室的男老師搞師生戀，因為我明白她為何要這樣做。我接受她是一個在你們口中不堪至極的人，即使你們說我蠢，說我自己攤嚟賤也好，我也無所謂，因為我真的喜歡她。」
彭定煜不曾見過列向丙如此堅持一件事。列向丙從來做任何事都是兩分努力，三分投入，其餘五分靠運氣和別人的幫忙。這麼久以來，他一直堅持着的只有彈結他，然而他也不曾為了夾band或結他投入過太大的心力。彭定煜知道，列向丙這次的確下了很大的決心，再大的勸阻也無法把他拉回頭。
彭定煜點點頭：「好，既然你都這樣說了，我也無謂再多講，我可以做的就只有祝福你。」
列向丙無奈一笑道：「Thank you 。」
許諾言拍拍手：「好啊好啊，大家都開開心心、快快樂樂，very good！」
列向丙回頭看看他，問：「說起來，你和阿二怎麼了？搞掂了嗎？」
許諾言頓時有點洩氣，倚着籃球架不想說話。
彭定煜見狀，道：「你們最近不是常常出雙入對嗎？我還以為你們早就在一起了。」
許諾言搖搖頭：「我也以為會是這樣。但原來除了心結，季秋怡的人生裏還有許多許多顧慮。到底是誰規定學生不能談戀愛？校規是誰寫的？給我馬上站出來！」
列向丙也搖搖頭：「反正你都主動了這麼久，就再主動一點吧！像我這樣，勇敢點攬住她。」
許諾言蔑視他，道：「我才不要像你這樣，咸濕變態佬！」
彭定煜用力拍一下手，說：「OK，枝節事搞掂了，現在說回我本來想找你們說的事。」
「說吧！」許諾言抬抬頭道。

彭定煜一面嚴肅。他靜了幾秒才開口：「你們猜猜我想說甚麼。」
「唉，快啦你，咁多色水。」
「唔好笑囉唔該！」

年廿九，許諾言約了季秋怡到維園行花市。許諾言在檔攤買了一隻小白兔公仔給季秋怡。也許是被許諾言潛移默化，季秋怡看着懷中的小白兔，竟然覺得自己與它長得有點相似。
他們在花市又走了兩圈，季秋怡買了兩串冰糖葫蘆，許諾言與她一人手執一串，二人坐在花市旁邊公園的長椅上吃着。許諾言很快便吃完，他側身看着季秋怡。她一手緊抱着小白兔，一手拿着冰糖葫蘆串認真地吃着，許諾言不自覺地泛起微笑。
「你又在笑甚麼？」季秋怡問。
許諾言如實地說：「覺得妳很可愛，所以笑。」
季秋怡不為意地眨眨眼，語氣帶有微微責任之意：「你又亂說話。」
許諾言一副認真的樣子，道：「我沒有亂說話，我很認真的。」
季秋怡索性不理他，繼續吃着冰糖葫蘆。許諾言又說：「知道這隻兔子是來自哪套卡通嗎？」
季秋怡看看懷中的小白兔，說：「有點面熟，但記不起來。」
「是櫻桃小丸子裏面的小白兔公仔。」許諾言說。
季秋怡又看看小白兔，才發現兔子的左腳底繡了櫻桃小丸子的樣子。
許諾言問：「妳小時候沒有看過櫻桃小丸子嗎？」
「看過一、兩次，後來媽媽說小丸子太懶，會教壞小孩子，便不讓我看。」
「所以妳小時候是看甚麼卡通片的？」許諾言問。
季秋怡想了想：「小時候很少看電視，媽媽不允許。」
許諾言開始覺得這個話題很難再聊下去，便問：「不能看電視，那麼妳小時候有甚麼娛樂或者興趣？」
季秋怡想了想，問：「彈鋼琴能算是嗎？」
「當然算。」許諾言點點頭，又問：「我怎麼沒聽說過妳會彈鋼琴？」
季秋怡吃下最後半粒冰糖葫蘆，她仔細地咀嚼着，然後緩緩吞下才說：「讀小學的時候學過，我挺喜歡的。但因為教鋼老師說我天份不高，加上升中後媽媽想我專注學業，便沒有再讓我學。」
許諾言反問：「妳沒有想過要為自己爭取一下嗎？」
季秋怡搖搖頭：「想過，但還是沒有這樣做。」
許諾言嘆了口氣，道：「除此之外，妳還有其他興趣愛好嗎？」
「我喜歡聽古典音樂，也喜歡聽五月天的歌。」季秋怡說。
許諾言有點後悔提起了此事，這樣一來，他便禁不住想起列向丙的話：以後不要再唱五月天的歌，特別是〈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許諾言拿出耳筒，將其中一隻戴在季秋怡的右耳：
There are times when you make me laugh
There are moments when you drive me mad
There are seconds when I see the light
Though many times you made me cry
There's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I want to be your man
Nothing to lose Your love to win
Hoping so bad That you'll love me in
I'm at your feet Waiting for you
I've got time And nothing to lose*
「這是誰的歌？我沒聽過。」季秋怡問。
「Michael Learns To Rock的〈Nothing to lose〉。」許諾言又說：「我很喜歡聽英文舊歌。Air Supply、Westlife、Backstreet Boys、Michael Learns To Rock和Bee Gees我都很喜歡。」

季秋怡點點頭，專心地留意着歌詞：
There are times when I believe in you
These moments when I feel close to you
There are times I think That I am yours
Though many times I feel unsure
There's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I want to be your man
Nothing to lose Your love to win
Hoping so bad That you'll let me in
I'm on your feet Waiting for you
I've got time And nothing to lose*
「除了時間，我一無所有。」季秋怡唸着這一句，問許諾言：「你不覺得這樣很卑微嗎？」
許諾言果斷地回答：「要是真心喜歡一個人，又怎會介意是否卑微？」
許諾言的雙眸彷彿會說話，季秋怡看着漸漸入了迷。季秋怡的目光使許諾言不自覺地慢慢湊前去，近得能聞到季秋怡身上的氣味。淡淡的甜香味沖昏了許諾言的頭腦，他忽然鼓起勇氣，往季秋怡的雙唇吻下去。季秋怡沒有拒絕，只是被突然而來的親吻嚇到，身體下意識地稍稍向後傾。季秋怡撲通撲通的心跳聲告訴了許諾言，眼前的女生緊張得很。於是，他輕輕握着季秋怡放在膝蓋上的手。許諾言手心的溫度撫平了季秋怡內心的不安，她緩緩閉起雙眼，感受着溫度給予她的幸福感。

---

*歌詞出自Michael Learns To Rock〈Nothing to lose〉

23。往事

農曆新年是列向丙最喜歡的節日。除了因為能逗利是，更是因為鋪頭在年廿八便會收爐，農曆年間也不會開門，他不用到鋪頭幫忙，能真真正正地放假。
年三十晚，列向丙在祖父母家吃過團年飯後便會合彭定煜和許諾言。往年，他們都會在這一天相約行花市，今年也不例外。
晚上十點半，花墟公園年宵市場內越漸人多，他們一路上碰碰撞撞才走出了人群。附近的糖水店都站滿了等位的客人，三人拿了籌號便站在一旁聊天。
許諾言吐糟說：「到底是誰發明過年這種東西的？走到哪裏都是人，吃糖水都要排隊半個鐘。」
彭定煜也說：「今天才年三十，明天開始才是戲肉。甚麼初五啓市、初一至初五加30%服務費，想吃飯不被搶錢就只能去M記和大家樂。」
列向丙的想法剛好相反：「新年每年只有一次，將就一下吧！不想吃M記可以去KFC，不喜歡大家樂可以去大快活，不一定要吃小店，人生還有很多選擇的。」
許諾言無奈地嘆口氣：「你這麼喜歡過年，你爸媽知道嗎？」
彭定煜也彷效許諾言的語氣，道：「你說不一定要去光顧小店，這個想法你父母知道嗎？雲吞小王子。」
列向丙搖搖頭耍手說：「不要提雲吞！難得我放假不用留在鋪頭包雲吞、水餃，讓我耳不聽為淨好嗎？」
許諾言卻故意說：「那該怎麼辦才好呢？Mabel最喜歡吃的偏偏就是鮮蝦雲吞。」
「吓！你怎麼知道？」列向丙問。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Mabel？Mabel喜歡吃蝦，只要是有蝦的食物她都喜歡。」許諾言道。
列向丙反駁：「我還未質問你，為甚麼這麼留意Mabel喜歡吃甚麼？你有甚麼居心？」
許諾言翻白眼，道：「平日在學校一起吃飯，她總是點有蝦的餸菜，這不是已經很明顯嗎？還需要特別留意嗎？除非你本來就是盲的。」
列向丙不忿氣地說：「是你八卦而已，誰會去刻意留意別人在吃甚麼？」
彭定煜卻說：「其實真的不用刻意留意。她每次吃的不是蝦仁炒蛋就是蝦仁炒飯，她的書包還掛了隻炸蝦鎖匙和角落生物的炸蝦公仔，施詠雩喜歡蝦這件事的確已經很明顯。你這個聲稱喜歡她的人怎麼就連這點都看不出來？」
列向丙有點懵然。的確，他對施詠雩的了解不多，甚至能說是很少。
「你是真的甚麼都不知道，怪不得你今晚還會約我們出來。」許諾言道。
列向丙更加愕然，彭定煜搖搖頭，道：「連我都知道今天是施詠雩的生日，你真的不知道嗎？」
列向丙像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雙眼瞪得大大的，整個人靜止了。
許諾言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喂，被嚇傻了？」
列向丙忽然反應過來，把手中的籌號塞進許諾言手中，道：「我有事要先走，你們吃得開心點。」
他二話不說調頭就走，彭定煜和許諾言叫也叫不住他。
「唉，有異性冇人性，正衰仔！」許諾言罵道。
彭定煜諷笑道：「你自己也是這樣，罵他幹嘛？」
許諾言先是想了想，才說：「我哪有？你別老屈。」

接近晚上十一點，列向丙走遍整個旺角，終於在超級市場買到一個雪藏蛋糕、一盒士多啤梨、一盒蠟燭和一個打火機。
列向丙從不捨得花錢搭的士，今天卻例外。他拿着一大袋東西上了的士，報了目的地便打給施詠雩。
施詠雩一直沒有接聽，直到第四通電話快要被掛斷，施詠雩的聲音才從電話另一頭傳過來。
「喂，妳聽到嗎？」列向丙道。
自從那天晚上的事發生後，施詠雩與列向丙不曾說過半句話。在學校裏，列向丙見到施詠雩便追，施詠雩見到列向丙便躲，列向丙清楚感覺到施詠雩在故意躲避他。於是，他選擇暫時退後一步，留點喘

息空間給施詠雩，沒有再找她。
對於列向丙的來電，施詠雩有點意外，她以為列向丙已經決定放棄了。她緩緩道：「聽到，找我有甚麼事？」
列向丙不知道該如何開口，顯得有點支支吾吾：「我正在坐的士來妳家，妳方便嗎？」
電話對面靜了下來，列向丙越漸焦急：「喂，聽到嗎？還在嗎？」
「還在。這麼晚了，你來要幹甚麼？」施詠雩問。
「有些東西要給妳。要是真的不方便，就在妳家樓下見吧！不會阻妳很久的。」列向丙說。
施詠雩想了想，回答：「方便，你上來吧！外傭姐姐放假回菲律賓，家裏只有我一個人。」
家裏只有她一個人？列向丙的腦袋彷彿被轟炸了一回。他鎮定下來，道：「好的，等我一會兒，我很快到。」
打開大門那刻，施詠雩的目光被一束燈紅色的小火焰吸引住，蠟燭下是一個放滿士多啤梨的oreo忌廉蛋糕。列向丙捧着它站在那裏，用他並不美妙的嗓子唱着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abel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妳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施詠雩很久沒有慶祝生日，上一次慶祝已經是四歲的時候。那時候她的親生媽媽還在，她還是一個天真快樂的孩子。
「誰告訴你今天是我的生日？」
施詠雩咬牙瞪眼的狠模樣超出了列向丙的預期。他以為施詠雩會很感動、很開心，但事實並非如此。她不但沒有絲毫感動，還顯得很生氣。
列向丙完全不懂得反應，呆住在原地。
施詠雩甚麼都不說，只是狠狠地瞪了列向丙一眼，轉身便用力地關上大門，留下列向丙獨自在門外懷疑人生。
粉紅色的蠟一滴一滴地落在蛋糕面的士多啤梨上，燦爛的火光依舊耀眼，就像一隻正在流淚的明眸。
列向丙呆呆地看着手中的蛋糕，他很羨慕那根蠟燭能夠光明正大地哭泣。
列向丙也不知道自己呆站了多久，他反應過來後第一時間就打了通電話給許諾言。
「點啊衰仔，怎麼還有時間打給我？」
許諾言的聲音歡樂中帶點頑皮，列向丙聽着更心煩：「你肯定今天是她的生日？」
許諾言聽得出列向丙正煩躁得很，便收起剛剛的態度，說：「我肯定。」
「為甚麼這麼肯定？」列向丙再問。
「學生會成員的資料是我負責收集和記錄在冊的，你們每個人的出生年月日我都記得一清二楚，施詠雩的生日一定是2月12號。」
列向丙想一想，問：「我甚麼時候生日？」
「8月24號。」
「列向寅呢？」
「3月16號。」
列向寅長嘆一口氣，沒有再說話。許諾言察覺到列向丙有點不對勁，問：「怎麼了？出了甚麼事？」
「沒事，你記性真好。不說了，bye bye。」
列向丙不等許諾言回話就掛了電話。他心裏正想着，既然日子沒有錯，那到底是甚麼原因令施詠雩生氣至此？

許諾言不信鬼神之說，但他的母親相信。每年的年初二，許諾言都會與母親到車公廟祈福上香，今年也不例外。許諾言早已很熟悉拜車公的流程，他跟着母親上香、求籤，並在殿外轉動風車祈求接好運。趁母親正在解籤，許諾言send了whatsapp給季秋怡。見季秋怡很快便回覆，許諾言索性打給她。
「你在做甚麼？」許諾言問。

許諾言那頭很吵雜，季秋怡聽不清楚：「你那邊很吵，我聽不到你說甚麼。」
季秋怡那頭也收音不清晰，許諾言道：「妳在哪裏？妳那邊收得很差，我聽不清楚。」
許諾言往少人的地方走去，嘗試能否收得清楚點：「現在好點了嗎？我在車公廟，這裏很多人，很吵。」
「你在車公廟？我也在車公廟。」季秋怡驚訝地說。
後來許諾言才知道，每年大年初二，季秋怡四姐妹都會陪外婆外公到車公廟參拜。也許，他們從前已在這裏擦肩而過許多次；也許，他們的初次相遇已早在許諾言十一歲那年，他第一次跟媽媽到車公廟時已發生。

24・隔閡

平日的沙田新城市廣場已是人山人海，年初二兼情人節的下午更甚，許諾言與季秋怡在cafe外等了半個小時才能入坐。
許諾言讓季秋怡拿主意，她便點了一件招牌士多啤梨西瓜蛋糕和一件榴槤芝士蛋糕。
許諾言見季秋怡一面期待，便問：「妳很喜歡吃這間店的蛋糕？」
「嗯，媽媽常常買回家吃。我最喜歡吃這裏的招牌士多啤梨西瓜蛋糕和蘋果焦糖蛋糕。」季秋怡說。
「那妳剛剛為甚麼不叫蘋果焦糖蛋糕？」許諾言問。
季秋怡道：「你喜歡吃榴槤啊！」
許諾言微笑說：「傻瓜，叫妳喜歡吃的就好了，我無所謂的。」
季秋怡搖頭說：「就當是試試新的味道，平時媽媽一定不會買榴槤味。」
見季秋怡提起她的媽媽，許諾言便想起來，問：「剛剛妳是怎麼脫身的？」
季秋怡笑一笑：「爸爸媽媽又不在，公公婆婆很好應付的。更何況有大家姐在，沒有甚麼是搞不掂的。」
許諾言道：「妳好像很崇拜妳大家姐。」
季秋怡仔細想一想，說：「也不至於是崇拜，應該說是尊敬和信任。」季秋怡回想着從前，繼續說：「小時候正值爸媽的事業搏殺期，那時候他們比現在還要忙，大家姐便幫忙照顧我和兩個妹妹。後來她長大了，更擔起了管教我們三個妹妹的責任。從小到大，無論是任何事我都會跟她說，因為我知道她很痛錫我，她總是會為我著想。」
許諾言裝作苦惱，道：「唉，妳大家姐這麼好，看來無論我怎麼努力都無法追得上她在妳心中的位置。」
季秋怡笑了笑，說：「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沒有自信的？」
侍應把蛋糕和飲品端上來，季秋怡點的是伯爵茶熱朱古力鮮奶，她替許諾言選的是焙茶熱鮮奶。
許諾言第一時間便問侍應要了三包黃糖，季秋怡道：「吃這麼多糖，你不怕糖尿病嗎？」
許諾言得戚地反問：「妳天天喝熱朱古力，不怕糖尿病嗎？」
季秋怡乾脆道：「怕啊！以後你別再買給我喝了。」
許諾言馬上說：「當然不行，妳喜歡喝，我當然要天天買。」
季秋怡假裝生氣瞪着他：「就是因為你天天都買給我喝，令我最近胖了不少，都怪你不好！」
「妳太瘦了。我就是要把妳養得肥肥白白，這樣才更可愛。」
說着，許諾言伸手搓一搓季秋怡的臉蛋。季秋怡很自然地皺着臉，配合着許諾言的動作。看上去，二人就是一對戀愛中的小情侶，可愛又甜蜜。

季秋怡與許諾言進了一間文具精品店。季秋怡很專心地挑選着彩色墨水筆，每個牌子、每種顏色的墨水筆都被她試了一遍。
許諾言問：「其實我很不明白，妳們女生為甚麼都喜歡買各種不常用顏色的墨水筆？」
「我是用來寫溫習筆記的，不同顏色的字代表着不同意思。例如紫色代表容易寫錯或串錯的字；綠色代表佳詞佳句，提醒自己要多用；橙色代表內容是自己還未熟讀的，要多重溫。至於其他人，我相信大部分都只是因為覺得顏色好看。」季秋怡說。
許諾言淺笑道：「這麼認真，怪不得成績一直在進步。」
季秋怡看着他，說：「你也很認真，只是你用的方法不太適合自己而已。下次我們一起溫書，我教你我的方法。」
許諾言笑得更燦爛，語氣很是乖巧：「好的，季老師。」
季秋怡看看許諾言，無意中想起疑問來。
「有件事我疑惑很久了，你的頭髮真的是自然卷嗎？」
許諾言沒有想到季秋怡會問這樣的問題，他道：「當然是真的，難道我會故意花錢電這個不好看的攣毛？」他想一想，又說：「所以妳之前一直都覺得我只是向學校稱聲是自然卷，而不是真的自然卷？

」
季秋怡尷尬一笑：「我承認，之前我的確對你有偏見。」
許諾言瞇一下眼：「我就這麼像個壞學生嗎？」
季秋怡如實回答：「不至於是壞學生。但你總是嬉皮笑臉，一副很不認真的樣子，難免會惹人反感。」
「是妳太認真了，所以才會看不過眼別人有半分的不認真。」許諾言平靜地說。
季秋怡心平氣和地說：「認真是好事，我做人認真有甚麼問題？怎麼就被你說成是壞事？」
「但凡事都過份認真只會令自己和身邊的人有壓力，妳應該學習慢慢放鬆自己。」許諾言馬上回應。
季秋怡不同意他的話，緩緩道：「我不覺得自己有壓力，我身邊的人也沒說過覺得有壓力，只有你這樣說。」
許諾言想反駁她，卻又止住話，欲言又止。他頓了一下，說：「算了，我們今天不說這個話題。我們去看電影吧！聽說有套賀歲片很好笑。」
季秋怡沒說甚麼，點點頭便把剛剛的話題略過。

晚上六點多，季秋怡和許諾言步出戲院。剛才的電影有不少笑位，但許諾言不曾見到季秋怡有被逗笑。許諾言問：「妳不喜歡看笑片嗎？」
季秋怡遲疑一下才回答：「不太喜歡，覺得都很無聊。」
許諾言勉強笑一笑：「不喜歡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看別的。」
「無所謂，你喜歡就好。」季秋怡道。
他們沿路經過沙田大會堂對出的長樓梯，這裏的裝飾充滿情人節的氣氛，不少情侶一雙一對地坐在樓梯級上。
許諾言停下腳步，說：「不如我們也坐下來聊聊天。」
季秋怡看看手機，道：「不坐了，我要回去了。巴士站就在前面，還有十一分鐘就到。」
「這麼快就回去，不一起吃飯嗎？」許諾言道。
季秋怡搖頭：「不了，我要回公公婆婆家吃飯，太晚回去很難解釋。」
許諾言只好點點頭：「我送妳去等車。」
到達的時候車站已排了十數個人，季秋怡在龍尾排着。許諾言陪在她身邊，道：「下次我們再看電影，看妳喜歡的。」他掏出手機按進電影手機app：「下個月有五套新片上畫，妳想看哪一套？」說着便把手機遞到她面前。
季秋怡看着手機屏幕靜了下來。許諾言見她沒有反應，便說：「怎麼了？沒有想看的嗎？」
季秋怡沉默一會兒才道：「其實我對看電影沒有興趣。」
許諾言怔住了，他強行擠出笑容，說：「妳喜歡看甚麼？我都可以陪妳。」
季秋怡吸了口氣，幽幽道：「我喜歡聽古典音樂，喜歡看鋼琴演奏會，你懂嗎？」
許諾言曾經以為五月天是他與季秋怡之間最大的隔閡，只要能令季秋怡放下心中的〈我不願讓你一個人〉，他們之間便再沒有問題。但他疏忽了，除了〈我不願讓你一個人〉，他們之間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隔閡。它們一個個看似比〈我不願讓你一個人〉簡單，卻又比〈我不願讓你一個人〉難。它難在是一種習慣，是一種品味，是一種步伐的參差。兩個人在一起，最難解決的莫過於此。

25．同一個世界的人

許諾言整個lunchtime都窩在學生會室，他都戴着耳機，聚精會神地看着手機。列向丙留意着許諾言，他從瞪大雙眼、專心致志，慢慢面露疲態、雙眼放空，最後連坐也坐不穩，整個人倒向前，額頭啪的一聲撞到面前的枱面上。
「啊痛死人啦！」許諾言邊喊叫，邊伸手揉擦着額頭。
列向丙走上去，他拉下許諾言的耳機，往其手機一看：「你竟然在看鋼琴獨奏，怪不得看到睡著了。」
彭定煜倚坐在會議桌上，翹手看着他：「從來沒有聽你說過對鋼琴有興趣，現在事實亦證明了你的確沒有興趣。你到底在搞甚麼？」
許諾言拍拍臉讓自己清醒起來，問：「想學習欣賞新事物有問題嗎？」
列向丙乾笑道：「欣賞古典音樂是一種品味，是要從小培養的。你連愛因斯坦和愛迪生都不懂分辨，學甚麼欣賞鋼琴？」
「關愛因斯坦和愛迪生甚麼事？他們又不是音樂家。」彭定煜忍不住說。
「吓！」列向丙先是呆住了，很快又回復剛才那番聽上去很有道理的語氣：「你看！連人家不是音樂家也不知道，還怎麼欣賞他們的作品？」
許諾言有幾秒被列向丙搞亂了，他想了想才反應過來：「以為愛因斯坦和愛迪生是音樂家的人是你，關我甚麼事？為甚麼要把我混為一談？」
列向丙搖搖頭，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都是同樣的人，都在同一個level，你與行定郁和我又有甚麼分別？」
彭定煜伸手做了個打叉的手勢，道：「Objection！我和你的分別超大，從來都比你高幾個level。」
列向丙很想反駁，卻被推門進來的人打住了。
「你們都在。要開會嗎？我怎麼不知道？」施詠雩道。
今天是年假後第一個上課天，許諾言本來就打算跟列向丙訴苦，跟他說說自己與季秋怡之間的問題。但見他回到班房後與施詠雩互不理睬的樣子，許諾言便知道列向丙比他更心煩。如今看見列向丙對施詠雩絲毫反應，他便更肯定二人出了問題。
許諾言站起身來，道：「不是開會，我們三個一起吃飯而已。」
施詠雩看看列向丙，列向丙低着頭沒有看她。
自從年三十晚列向丙被施詠雩罵走後，他們再沒有任何聯繫。有好幾次，由其是情人節那天，列向丙很想打給她，卻還是忍住了。他不甘心，他一直在等，等施詠雩有一天主動找他，他想用此證實自己在施詠雩心中是有份量的，然而最終他甚麼都沒有等到。
施詠雩走前幾步到會議桌旁的高櫃取文件，邊道：「我來拿file而已，不用理我。」她翻了翻取出的文件夾，說：「很快就是陸運會，我們是時候開會商討一下準備工作。」
許諾言覺得氣氛不對妥，便趕快回答：「對，是時候開始準備了，我一會兒就通知其他人後天開會。」
「我先走了，你們慢慢聊。」列向丙霍然站起身，丟下一句就走了。
彭定煜站在旁邊，一副看戲的樣子，不打算說一言半語。許諾言不知道他們為何會這麼，也便不好說甚麼。
施詠雩拿着文件，面色從容地對許諾言說：「這個我拿回家看，遲幾天還回來。」
「好啊！不急的，妳慢慢。」許諾言點頭道。
施詠雩沒說再見，朝許諾言擺擺手就離開了。
許諾言搖搖頭：「搞甚麼？奇奇怪怪的，都把對方當成是透明的。」
彭定煜嘲笑道：「就跟你和季秋怡一樣啊！都奇奇怪怪的。」
許諾言瞟他一眼，卻又想不到該如何反駁他。

回班房的路上，施詠雩與列向丙碰面了。施詠雩一面若無其事地看着他，列向丙頓時壓不住心中的感

覺，情緒一下子爆發了。
「為甚麼妳可以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對妳而言，我到底是甚麼？」
施詠雩靜靜地看着他，良久才她淡淡的說：「那個玉佛仔是你的嗎？」
這些日子以來，施詠雩一直陷進混亂之中。她不知道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她只知道列向丙對她的態度從死纏爛打變成不理不睬，他的冷淡令施詠雩覺得自己被放棄了。施詠雩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值得被愛的人，所以她很快就接受了被放棄的事實，她決定與列向丙回到最初的起點，那個不曾認識、不曾了解的位置，若無其事就是施詠雩最大的自我保護。她唯一想不通的就是那個被掛在她家門口的玉佛仔，既然列向丙已決定放棄她，又為何要在她心頭留下牽掛？
列向丙沒料到她會問這個問題，他頓了一下才回答：「對，是我的。那天妳關了門，我知道妳當時的情緒很差，便沒有再拍門打擾你。我在門外站了很久，因為我想陪着妳，我想站在離妳最近的位置陪着妳。我就這樣站着、站着，站到天亮，手裏的蛋糕也溶化
了。我開始意識到也許是我不好，是我過分了，我不應該把妳逼得太緊，就算再喜歡，也應該要給對方留一寸喘息的空間，所以我決定離開。」列向丙看看施詠雩，繼續說：「那個玉佛仔是我從小便戴着的護身符，我希望它能夠代替我陪着妳，保護妳，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施詠雩的心在這一刻解開了，她不知道該說甚麼，於是她隨心而道：「對不起，謝謝你。」
施詠雩的說話使列向丙完全不懂得給予反應，只能呆住站在原地。
「道歉和道謝的說話我只會講一次，絕對不會重複。你要是嚥不下這口氣，我也沒有辦法。」施詠雩平靜地說。
列向丙瞬間就消了氣，卻還未反應過來，說話支支吾吾的：「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覺得」
「沒有這個意思就好。這件事就到此為止，以後誰都不要再提，包括我的生日也是。懂嗎？」施詠雩朝列向丙抬抬下巴示意。
列向丙很自然地開口回答「知道」，說了出口那刻他才思考着施詠雩剛剛所說的話。
施詠雩想繼續前進，列向丙卻又把她拉住。
「所以我們到底是怎樣啊？」列向丙說話很小心，他怕會說錯任何一個字，把施詠雩惹生氣。
施詠雩知道列向丙的意思，卻裝作不知道，說：「甚麼怎樣啊？」
列向丙往四周看看，小心翼翼地說：「我們之間的關係」
施詠雩翹起手倚着牆，她看着列向丙狡猾一笑：「攬又攬過，交又嘈過，我家也來過，就差沒有進門而已。還想不認帳嗎？」
列向丙的大腦再次出現短路，他把施詠雩的說話重複思考了很多遍，終於在第五次讀通了她的意思。
「當然不會不認帳，這種事我一定不會做。」列向丙拍拍心口說。
列向丙的笑容很燦爛、很純真，使施詠雩忍不住多看幾眼。望着列向丙那一刻，施詠雩覺得列向丙才是她的護身符。

列向丙和許諾言很久沒有一起練結他，這天放學後，二人便約了到band房夾歌。
許諾言聽列向丙彈了一小段後說：「最近是不是很少練？」
列向丙尷尬地笑着說：「上一次考試考得不好，阿媽天天煩我，我還敢在家練嗎？」
「你本來就沒心機讀書，成績差關彈結他甚麼事？」許諾言說。
「這句話在這裏說就好，別讓我阿媽聽到。」列向丙想了想，又說：「還有，幫我想想情人節送甚麼禮物。」
許諾言反問：「情人節剛剛才過去，你這麼快便已經在想下年的情人節禮物？」
「不是啊！今年的我沒有送，現在想補送。」列向丙道。
許諾言把對方的話自行翻譯：「所以是前幾天還未在一起，現在終於搞掂。對嗎？」
「對，都被你猜中了。」列向丙又說：「你送了甚麼給阿二？說來聽聽讓我參考一下。」
許諾言沉默半刻才道：「我沒有送。」
列向丙以為自己聽錯了，道：「為甚麼沒有送？你們不是已經在一起嗎？還是你們正式在一起的時候剛好過了情人節？」
這個話題令許諾言漸漸覺得不自在，他說話有點遲疑：「不是不是，只是你也知道她父母管得很嚴，

加上情人節當天是年初二，所以我一直猶豫要不要在情人節那天約她出街。後來我打給她的時候剛巧在車公廟碰見，便順理成章地見面了，禮物也來不及準備。」
「阿二這樣也不介意？我真的服了。」列向丙掩面道。
許諾言嘆口氣：「你不是不知道，她這個人很慢熱，心思很難捉摸，我常常都不知道她在想甚麼。」
列向丙看着許諾言問：「你們不會連手都還未拖過吧！」
見許諾言默不作聲，列向丙便說：「我和施詠雩至少有攬過，你真的輸足九條街。」
許諾言卻得戚地說：「Sorry，計一計其實是我贏你九條街。」
列向丙皺眉頭想了想，說：「難道你們」
許諾言指一指嘴唇示意。
「你個死仔，手都未拖過就越級挑戰。之前還說我是咸濕佬，你自己才是吧！」列向丙高呼着，許諾言連忙示意他細聲點。
他們又夾了幾首歌，列向丙的手感慢慢回來了。二人又接着彈了兩首才休息。
許諾言喝了幾口水，想了想，說：「你覺得跟Mabel在一起會不會有種距離感？I mean思想上的距離。」
列向丙自嘲道：「當然會，分分秒秒都會。她的世界太複雜，我的世界太簡單。」
許諾言嘆口氣，說：「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們與她們的出身背景有點落差，所以才會有距離感。」
列向丙搖搖頭：「你和阿二可能是，但我和施詠雩絕對不只是出身背景的問題，她光是性格就已經會讓人很有距離感。」
許諾言不自覺地陷入了沉思，列向丙見他如此便沒有打擾他，自己一個人拿起結他練習起來。
「于朗是怎樣跟她相處的？他是如何走進她的世界？你在旁邊應該看得很清楚吧！」
列向丙抬頭看着許諾言，他想了很久，到底該如何回答許諾言。
「或者我說得坦白點。他們的家庭背景本來就差不多，于朗家裏甚至比季秋怡家更富裕。」
許諾言聽完又靜了一會兒。他輕撥着結他弦線，幽幽道：「原來他們本來就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聽到許諾言這樣說，列向丙連忙道：「你不用將自己跟于朗比較，你們是兩個人，兩個不同的人怎麼能比較？」
許諾言卻笑了，他難得地自貶：「的確是。我和于朗的確無需要比較，因為我根本無得比。」
列向丙呆住了，他不曾見過如此沒自信的許諾言。原來愛情真的會改變一個人，它能為絕望的人帶來曙光，也能令自信滿滿的人變得垂頭喪氣。

26・捱

三月尾的陸運會是一眾學生最期待的日子。許諾言與鄰班的阿文、阿Paul交情甚好，三人與列向丙組了4×400男子自由接力賽。最近下課後，他們都在操場練跑至六點多才離校。施詠雩偶然會到操場看他們練習，季秋怡卻不曾來過。這天是陸運會前夕，四人練得更賣力，而季秋怡的出現令列向丙和許諾然很愕然。
季秋怡沒有看許諾言，而是直接走向阿Paul。她拿出記事簿邊說邊寫：「的水過長，多次警告未有改善，將會轉交訓導組老師處理，麻煩同學出示學生證。」
阿Paul翻了個白眼，道：「妳好野！這幾天我從小息避到放學就是為了不用碰見妳，沒想到還是被妳找到。我真的服了妳！」
季秋怡接過學生證繼續寫，說：「作為總領袖生，我有責任提醒同學盡快去剪頭髮，否則處分會越來越重。」
「我就是不肯剪，妳又能奈何？」阿Paul翹着手說。
季秋怡沒有半點反應，把學生證還回去就走。
「這麼出力記名，搏升職嗎？讓妳做警務處處長好嗎？」阿文看不過眼叫道。
季秋怡回頭看看他，伸手指一指他穿着的一雙球鞋：「同學，學校規定只能穿純白色的運動鞋，你的鞋違規了，麻煩出示學生證。」
列向丙忍不住開口幫腔：「我們明天要跑4×400，阿文才會穿街外鞋練習。更何況學校一向准許我們在陸運會穿其他款式的運動鞋，他也不算違規。」
季秋怡看着列向丙道：「明天才是陸運會，今天不是。明天他穿甚麼鞋我都無權過問，但今天我有權，亦必須執行職權。」
列向丙看看許諾言，他半句話也不敢說，因為他知道季秋怡對總領袖生這個身分很上心，戴上領袖生徽章的她絕對是六親不認。
阿文不情不願地遞上學生證，雙眼直瞪着季秋怡：「以後行路睇路啊！不要行差踏錯。我就不信永遠都找不到妳的把柄。」
季秋怡當下怔住了，她下意識抬眼看看許諾言，許諾言的目光正好與她交接着。她有慌亂，連忙咳了一下，道：「記一次口頭警告，再犯就會落簿記書面警告。」
「好，多謝妳啊！抄清楚了嗎？別抄漏呀！」阿文用力拿回學生證，聽他的語氣很明顯是在賭氣。
季秋怡早已習慣這些態度，她看也不看阿文，轉身就離開。幾分鐘後，許諾言收到季秋怡的message：
我走先 你慢慢練習
許諾言按着鍵盤打了一行字：
小心啲 過馬路睇路啊
他想了幾秒又重新打了一行字：
小心啲 返到屋企話我知
季秋怡又回了一個有隻小白兔的OK貼圖。
列向丙瞧瞧他的手機畫面，忍不住說：「你們真的很像精神分裂。不知道的話，剛剛還以為你們根本不認識。」
許諾言默默收起手機，細聲說了一句：「還練嗎？走吧！小心睇路啊！」
列向丙撞了他一下便飛快地跑走。許諾言沒有力氣理會列向丙，他仰頭看着天空，用力地嘆了一大口氣。

陸運會開幕式上，升校旗是必然環節。一如往常，旗手由學生會會長擔任，學生會內副與總領袖生分別擔任左右護旗手。許諾言、季秋怡與施詠雩在陸運會前練習過幾次，許諾言算是掌握到節奏，這天早上也特意提早到會場多練幾次。
看着升旗杆下的三人，彭定煜道：「一個是自己的女朋友，一個是好兄弟，還有一個是好朋友。你心

裏真的沒有半點不舒服？」
列向丙向來沒有大志，他笑着說：「我沒有甚麼追求，他們好我就好，他們都好我就心滿意足。將來你出人頭地了，我也會很開心。成材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們了，我等着為你們拍手慶祝。」
彭定煜笑一笑看着他：「真是不知道該說你是知足常樂還是不思進取才好。」
列向丙揚眉，道：「你別管，我自己開心就好。」
他看着升到最高處隨風飄揚中的校旗，心情份外舒暢。

學校共有紅、黃、藍、綠四社，列向丙與許諾言同屬綠社，施詠雩與季秋怡屬藍社，彭定煜屬紅社。陸運會一般都是按社就坐，學生會與領袖生會核心成員則集中在司令台旁邊位置就坐。季秋怡與領袖生會的成員不太熟，除了公事，基本上不會有交流。於是她便與施詠雩一起坐，列向丙和許諾言則坐在她們前一排。
學生會於陸運會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司令台，領袖生會的幹事們則輪流於看台各處巡邏。也許是因為不在學校，學生們都放鬆了許多，因此每年的陸運會都是領袖生會記名的高峰期。光是第一天的上午，季秋怡已記了三個校服儀容、兩個在看臺飲食和三個跨社就座。看到季秋怡如此雷厲風行，列向寅終於明白列向丙和許諾言並無誇大，戴起了領袖生章的季秋怡的確令人敬而遠之。
午飯時間，大多數學生都選擇出外用膳。因為看臺開放用膳，所以學生會眾人與其他班的朋友選擇買外賣到看臺一起吃，阿文和阿Paul也有份。季秋怡帶了三文治獨自坐在看臺另一邊吃，施詠雩見她獨自一人便過去叫她一起坐，季秋怡卻搖搖頭拒絕了。
「他們聊得很開心，我過去只會破壞氣氛。妳不用管我。」季秋怡道。
施詠雩坐下來，道：「許諾言的朋友都不喜歡妳。妳不介意嗎？」
「我不介意，反正我也不喜歡他們。」季秋怡乾脆地說。
「這麼有性格，我欣賞。」施詠雩想了想，道：「我越來越明白為何許諾言會喜歡妳。因為妳和他正好相反，他沒有的妳都有。」
季秋怡笑一笑：「你們也一樣，列向丙沒有的妳都有。」
施詠雩卻搖搖頭，說：「除了一股牛脾氣，我甚麼都沒有。」
季秋怡看着施詠雩，腦海裏不停想着她這句話，卻怎麼也想不明白。施詠雩知道她不懂自己的意思，也不打算解釋，只隨口問了一句：「妳覺得我和列向丙能捱多久？」
季秋怡馬上就變了面色，她道：「列向丙對妳是認真的，妳不要用這種字眼來形容。」
施詠雩卻笑着說：「這世界上最經不起考驗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所有感情到頭來都只會變成一個『捱』字。愛情如是，友情如是，親情亦如是。」
季秋怡難以相信自己雙耳所聽到的說話。剛開始認識施詠雩時，季秋怡覺得她是一個很直率敢言的人，也很重感情。她會為收養的小貓擔心落淚，也會為不太熟悉的許諾言開口說話。然而，她剛才所說的完全顛覆了季秋怡對她的印象。季秋怡頓時覺得施詠雩就像一個無底深潭，唯有潛到深底看到她最深處的想法，才能真正地知道施詠雩是個怎樣的人。在這之前，一切都只是虛假的表面模樣。
阿Paul朝季秋怡那邊看過去，見施詠雩與她聊得很投入，便踢一踢列向丙，說：「小心看着你的女朋友。季秋怡這麼愛管東管西，小心她教壞Mabel管住你，到時候你哭也沒用。」
彭定煜忍不住偷笑道：「施詠雩不教壞別人已經很好，哪還用怕她會被教壞？」
列向丙瞟一瞟彭定煜才說：「阿二才不會這樣，別人的事她一向不愛管。」
阿文卻說：「我爸教過我看面相。像季秋怡這種眼圓眉幼，皮膚蒼白，臉無四兩肉，兩顴又高，嘴細話碎，一看就知道是刻薄相。將來誰娶到她就慘了！」
幾個其他班的男生都在季秋怡的鐵手腕下被記過無數名，因此聽到阿文這樣說都開懷大笑，而知道許諾言與季秋怡在一起的人都尷尬地互相凝視，不懂給予反應。
許諾言終於忍不住，他放下手中的飯盒用力地站起來，用近乎咆哮的聲音怒言：「說夠了沒有？」
知情的人自然知道許諾言為何這樣，而其他人則被許諾言嚇得目定口呆，列向丙直接掩着臉沒眼看。
彭定煜一向最鎮定，他不慌不忙地站起來，在許諾言耳邊細聲說：「不想穿煲就馬上嚥下這口氣坐下。別忘了她的身分，她承受不起後果。」
許諾言看看彭定煜，心有餘忿地坐下。彭定煜看向阿文和阿Paul道：「有飯吃就好好吃飯！你們兩

個男人在這裏講是講非，一副小家子氣的樣子，也難怪許諾言生氣，我看到都覺得煩。」
阿文偏偏不知好歹，繼續為自己據理力爭：「說話都要被罵，現在連言論自由都沒有了？」
許諾言又站起身，伸手拿起一杯熱飲便轉身走。阿文覺得莫名其妙，道：「好好的一個男人居然叫熱飲，而且還是熱朱古力，真的慪型到爆。」
列向丙終於忍不住出聲罵他：「收聲啦！少說兩句會變成啞巴嗎？」

收到許諾言的whatsapp後，季秋怡便往運動場小食部去。許諾言倚在欄杆上等着季秋怡，看見她後，許諾言便迎上去，把手中的熱朱古力遞給她。
季秋怡朝四周看看，確定沒有人才接過，道：「又買了？不是說過不用刻意買給我嗎？」
「我看見妳只帶了三文治當午餐，吃怎麼少怎會夠營養？當然要喝朱古力補充糖分。看看妳自己，瘦得臉無四両肉的。」許諾言除了心痛她，話裏也帶有微微怪責之意。
季秋怡覺得許諾言有點古怪，便問：「你心情不好嗎？和朋友吵架了？」
「沒有吵架，我單方面罵人而已。」許諾言如實陳述。
季秋怡覺得有點好笑，說：「你從來都不罵人，有事都是自己硬吞，今天怎麼破戒了？」
許諾言不想回答，便說：「妳別管了。」
季秋怡點點頭，道：「嗯，那麼我就不問了。我先回看臺，你多站一會兒再回去，免得被人看見。」
「我叫妳別問，妳就真的不管不顧。妳就這樣害怕巴被人看見我們嗎？」
話剛說完，許諾言就後悔了。看着許諾言的表情從生氣到不自在，最後變得後悔，季秋怡便知道他的情緒出了狀況。
季秋怡覺得許諾言有點無理取鬧，卻沒有把對方的負面情緒無限放大，她平靜地說：「你現在的情緒不好，我不想與你有衝突，等你心情好了我們再說。」
季秋怡靜靜地轉身離去，只留下許諾言在原地。而許諾言則選擇按捺着心中的不快，默默地看着對方離開。
他們都不知道，施詠雩所說的「捱」通常都是從雙方不願意再吵架那刻開始。然而，季秋怡和許諾言從一開始就迴避了一切的爭吵。不滿屈在心裏久了就會變成怨懟，積怨多了就會傷及感情。感情一但出現裂痕，再細小的衝突也足以令二人離心，而接下來的路就只能靠一個「捱」字。

27．有些錯她犯不得

第二天下午的賽事是陸運會的重頭戲。4×400自由接力賽是唯一一個不以社或班分隊的賽事，而是讓學生自行組隊，因此很受學生們的關注。
是次比賽，許諾言負責最後一棒，責任重大。而面對鄰線幾個出了名的運動健將，許諾言的心理壓力更大。起步槍響起那刻，許諾言看向司令台的位置，卻怎麼也找不到季秋怡的身影，他開始四周張望，希望能尋到她。
自從昨天他向季秋怡發脾氣後，他們就再沒有說話。昨天放學，以及今天上學與午膳時，他們都是各自各的。季秋怡不曾找過他，許諾言也不敢找她。你不管，我也不顧，二人就這樣沒完沒了地拉扯着。
「喂，快跑到第二棒了，你認真點！就算知道一定會輸給我也不要消極迎戰，贏太多我會驕傲的。」旁邊線道的男生得戚地說。
許諾言尷尬地回過神來，被揶揄而生出的不快有點跟不上情緒。
跑第三棒的阿Paul馬上懟回去：「得戚甚麼？你昨天輸掉的跳遠金牌現在還在我的背囊裏，你這麼快就忘記了？」
男生不服氣地反駁：「你跳遠跳得曉飛又怎樣？現在是比賽跑步。如果你真的對自己有信心，又怎會把最後一棒交給一個沒有戰績的人。」
阿文又駁回去：「你懂甚麼叫秘密武器嗎？這是戰術，你這種四肢發達但頭腦簡單的人是不會懂的。」
「哈哈，好啊！我就等着你贏我。」男生扮作同意道。
阿文瞟了他一眼，又回頭認真地對許諾言說：「你不用理那個臭口輝。你向來不參加陸運會的比賽，別人才不知道你跑得有多快。我和熱香餅、阿Paul都知道你最厲害的就是走佬。」
許諾言小時候就知道自己有跑步天賦。讀小學時，許諾言總被體育老師選為班代表出賽短跑項目，每次他都能獲得頭三甲的名次。他雖不曾受過訓練，卻已能與田徑隊的同學匹敵。後來來到香港，老師們不清楚他的能力，加上許諾言本來就對比賽獲獎沒有興趣，也算不上是喜歡跑步，因此便沒有再出現在陸運會的賽場上。然而，每天踩點回校成為了他無形的訓練，五年的訓練早已令他比一般選手跑得更快。
有一次，許諾言與阿文、阿Paul一起追車，許諾言腿一拔就像上了電一樣，快得令阿文與阿Paul驚訝。也是因為這樣，阿文無論如何也要拉着許諾言一起參加比賽。他覺得放着這樣的天賦不用很浪費，最起碼也要在畢業前讓全部人看到許諾言最真實的能力。
許諾言只點點頭，甚麼也沒有說。阿文看出了他心不在焉，卻以為他是為了比賽而緊張，便搭一搭他的膊頭才前去準備接棒。
跑第一、二棒的列向丙和阿Paul狀態都不錯，一直維持着第三名交棒給阿文。阿文雖然是陸運會頒獎台的常客，但他擅長的都是田賽項目，因此無法突圍而出。
400米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許諾言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追回。接棒後，他一直出力跑，但無論如何拼命，他依然維持在第三名的位置，那看似觸手可及的距離始終趕追不上。就在最後的100米，賽事進入最後的大直路，許諾言隱約看到遠遠的一角站着一個他尋覓已久的身影。許諾言感覺到，此刻的季秋怡正與她四目相對。於是他出盡全力向前狂奔，想馬上就衝到她的面前，跟她說一聲對不起。
看着許諾言壓線贏了自己，手裏的獎牌頓時由銀色變成銅色，臭口輝簡直想找個洞躲進去不見人。他怎麼也想不到，其實他並非輸給阿文，也不是輸給許諾言，季秋怡才是他輸的原因。
許諾言被阿文、阿Paul和列向丙捧了起來，一直站在終點看他們比賽的彭定煜與施詠雩也走了上去，幾個人圍在一起，興奮狂熱的程度甚至比奪冠的同學更甚。許諾言固然開心，但他的心思早已不在這裏。他在人群中尋找着季秋怡的身影，而她早已臉帶開朗的笑容，站在不遠處向許諾言伸出大拇指。季秋怡笑起時眼睛彎彎的，就像一個半月，很是可愛，她的雙眼彷彿懂得笑。相比起贏了臭口輝，更令許諾言開心的是能夠得到季秋怡的支持與讚賞，這比獲得獎牌更有意義。
阿文瞧見站在樓梯旁的季秋怡，他得意洋洋地走上前道：「怎麼了？記不夠名無法交數，索性走下來

捉人記名嗎？」
季秋怡只看看他，沒有說半句話。阿文繼續說：「要不就隨便塞一個罪名給我，讓妳可以交差。就寫我校裙過短吧！」
季秋怡卻認真地說：「瀏海過眉了。」
阿文頓時就怔住了。他本來只是打算捉弄季秋怡，卻沒想到真的被捉出問題。這樣一來，他豈非就是自投羅網？
季秋怡看穿他的心思，便說：「現在我沒有戴領袖生鐵章，所以不能記你名，就當是我私下提醒你吧！」
季秋怡轉身踏上樓梯回看台，阿文仍在混亂中，搞不清楚狀況。列向丙和許諾言見狀走上去，列向丙道：「你個死仔又想搞事？你不要總是針對阿二。」
阿文滿臉疑惑地搖搖頭，說：「不是，是她令我感到很迷惑。她說她剛剛沒有戴鐵章所以不能記名，就當是私下的提醒。這是甚麼死板的執著？」
列向丙也一臉疑惑，卻不是因為季秋怡的話而如此。他問：「死板和執著不是同一個意思嗎？」
阿文看看他，道：「這不是重點，你get錯重點了。」
許諾言完全沒有把阿文和列向丙的對話聽進耳，他只留意着樓梯上的季秋怡。她一邊往上走，一邊將領袖生鐵章扣回衣服上，下一秒她就回復平日的狀態，目光凌銳、嚴肅持重。許諾言徹底明白了，唯有脫下領袖生的身分，季秋怡才是真正的季秋怡，所以脫下鐵章的她可以來看許諾言比賽，可以向着許諾言帶笑豎起大拇指，但戴上鐵章的她不可以。季秋怡從來都很清楚自己的身分與責任，胸口前掛着的鐵章正好時時刻刻地提醒着她，有些錯她犯不得，有些後果她承擔不起。
這一場陸運會令許諾言漸漸意識到，他與季秋怡之間最大的隔閡並不是家庭背景，而是她對於身分與責任的執着。許諾言開始覺得自己錯了。如果當天他沒有親下去，他們沒有在一起，季秋怡就不用有所顧慮，她依然會是那個永遠都理直氣壯、心無旁騖的季秋怡。
陸運會散場後，學生會、領袖生會與四社的骨幹成員都留在會場收拾物資，阿文與阿Paul也留下來等許諾言和列向丙。彭定煜與阿文他們不太熟，但因為有許諾言和列向丙這兩個共同朋友，平日也聊得上幾句話，聚在一起時並不會感到尷尬。至於施詠雩，她向來不在意別人的看法，自然也不怕。唯獨是季秋怡，與其說她融入不了許諾言的圈子，倒不如說許諾言圈子裏的人大多都容不下季秋怡，更何況季秋怡根本沒有打算要融入他們。
離開運動場後，他們九個人去了九龍城吃泰國菜慶祝。許諾言有想過叫她一起去，卻想到她吃東西要注意很多問題，便沒有叫她。季秋怡甚麼都沒有問，獨自離開了運動場。
餐廳裏，大家都邊吃邊聊，很是高興。許諾言卻一直看着手機，等待着季秋怡的來電。那怕是埋怨，是生氣的說話也好，他也想聽到一字半句，然而他甚麼都等不到。他不明白，為何季秋怡可以對自己毫無反應。就算許諾言不陪她，不與她交代半句，她依然能不上心、不在意，甚至不聞不問。到底她是對這些事不在意，還是對許諾言這個人不上心？
許諾言再也坐不住，他霍然站起身，拿起背囊就往外走。同枱的其他人都一面愕然，不知道許諾言在搞甚麼。阿文又忍不住說：「許諾言最近在搞甚麼？不是忽然火爆起來就是奇奇怪怪的，被女友飛嗎？」
阿Paul馬上說：「怎麼可能？他根本沒有女朋友。他要是出pool了，怎麼會不告訴我們？你們說是不是？」
阿Paul朝列向丙與彭定煜看過去，他們卻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施詠雩諷笑而道：「你是誰啊？為甚麼出了pool一定要告訴你？你户口有多少錢有告訴大家嗎？」
阿Paul反駁她：「我們兄弟之間的事妳怎麼會懂？」
施詠雩自若地吃着碗中的食物，邊說：「我不懂啊！我為甚麼要懂？你們的事關我屁事？同樣地，許諾言的事又關你們屁事？」
阿Paul望向列向丙，道：「喂熱香餅，管一下你的女朋友吧！」
列向丙聳聳肩，甚麼都沒說。彭定煜趁機搭了句嘴：「他不敢說話的，他注定是個老婆奴。」
下一秒，列向丙就把手中的筷子飛了出去，被打到的卻是坐在彭定煜旁邊的列向寅。身為列向丙的親弟，列向寅天生注意無辜至極。

許諾言出力地跑，一頭勁地一直跑。往日，他不曾覺得跑步是一件辛苦的事，但這次例外。他跑得比往日都快，就像在逃亡，或在追趕着甚麼，終於他在季秋怡的家樓下停了下來。他急速地喘着氣，喉嚨因為換氣過度而灼熱起來，他忍不住咳嗽起來。許諾言掏出手機撥通了電話，並仰頭看着屋苑的各個樓層單位，期望能找到季秋怡的身影。

被打擾午覺好夢的季冬恩煩躁得很，她一拐一拐地走到季秋怡的房間，此時，季秋怡的手機正響起第七次〈我不願讓你一個人〉。季冬恩索性按下拒絕接聽鍵，手機卻在幾秒後再次響起。季秋怡向來不會儲存聯絡人號碼，看看着手機屏幕顯示的一串號碼，季冬恩的心中莫名地燃起了怒火。她一拿起手機按下接聽鍵就說：「季秋怡沒有空，不要再打來。煩死人了！」

許諾言的勇氣瞬間被季冬恩冷漠無情的語氣徹底淋熄了。許諾言不知道這到底是否季秋怡的意思，他怕季秋怡真的在生氣，真的不想聽到他的聲音，他不敢再打給季秋怡，而剛從浴室出來的季秋怡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更不知道剛才她的手機已響了數遍。

自從陸運會後，列向丙覺得許諾言和季秋怡很奇怪，卻又說不出怪在哪裏。後來列向丙想到了，最近的許諾言沒有再每天買一杯熱朱古力，也沒有再執着地等她一起放學。列向丙以為他們吵架了，但當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許諾言和季秋怡卻沒有半點不睦。列向丙很是困惑，到底是他多心了，還是他們兩個都把事情藏在心裏不願言喻？

28．做你自己就可以

復活節長假，列向丙陪施詠雩到尖沙咀藝術館去。列向丙不懂得欣賞藝術品，他一直跟在施詠雩身後，陪她逛着。同一幅畫、同一個雕塑，施詠雩看接近二十分鐘。列向丙站着、站着，開始累了，更打起呵欠來。他上了趟廁所洗把臉，想讓自己清醒一點。回去展覽的路上，經過電梯對出的落地玻璃，列向丙被眼前的海景挽住了腳步。
最近一直下着微微細雨，這天早上本是稍稍遏停了，卻在接近中午時雨粉再度歸來。維港上空就像蒙了一片薄薄的灰色臉紗，微煦的陽光在雲層中透射而出，與點點滴滴的毛毛細雨相映成趣，使列向丙看貪了眼，他不自覺地哼起了歌：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施詠雩回頭尋覓着列向丙的身影，才想起他已經走開了許久。她在展場內走了一圈都找不到列向丙，於是便到外面的open
area試試尋看。此時，窗外的烏雲已漸散，零星的碎雨和陽光交匯着，折射出七色的光線，那束幻彩般的光映照在藝術館的落地玻璃上，而窗前的列向丙彷彿置身在彩虹之中，虛幻又閃爍。施詠雩站在一旁看了很久，等到光影退散才走過去。
「剛剛那道光很好看，就像你，亮麗又耀眼。」
施詠雩打從心底覺得列向丙是個耀眼的人。他的世界很簡單，他這個人更簡單。但就是因為這份簡單，使列向丙總能保持着對人的真誠。施詠雩渴望這一份純真簡單，在她眼中，列向丙就是她可望卻不可成為的人。天真並不是一種幼稚，而是一種幸福，因為並非每個人都可以保存着一顆天真的心。
列向丙被誇得不好意思，他尷尬地說：「我有甚麼好的？還說我耀眼。」
施詠雩一臉高傲地說：「你可以質疑自己的相貌，但不能質疑我的想法。總之我說的都是對的，聽到嗎？」
列向丙被她說得有點懵，卻還是傻更更地點點頭。單純的人自有單純的好處，例如會在女朋友面前不作反抗，乖乖地當一個聽聽話話的男朋友。

四月尾的一個週五早上，季四海順道載季秋怡到中環碼頭去。季秋怡下車時，季四海再三叮囑她要記得吃暈浪丸才肯開車離去。季秋怡背着行李，望着正在駛遠的私家車，她的心情也不知不覺地放鬆下來。
中五地理科的兩日實地考察定在梅窩和長洲，第一天上午會於梅窩考察農業系統，下午到達長洲後進數據整理。翌日會在長洲各處收集天氣數據，再進行分析處理與討論。
早上八點半，開往梅窩的船上乘客不多，Miss鍾與二十多個學生集中坐在下層後排位置。季秋怡向來與其他同學不熟識，許諾言便陪她一起坐。為免惹來老師與同學們的猜測，季秋怡與許諾言之間隔了一個空位，放着各自的背囊。二人時刻都謹記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許諾言坐近窗邊的位置，他把窗開到最大，船的全速前進迎來了撲面而來的海風，空氣中混雜了海水和機油氣味，有點刺鼻。他看看季秋怡，她仰頭倚坐在座位上閉目養神，臉色有點蒼白。
許諾言連忙道：「妳臉色很差，怎麼了？」
季秋怡緩緩張開眼看看他：「我沒事，只是有點頭痛。」
她的聲音很弱，許諾言更擔心，道：「是不是暈船浪？要不要吃顆藥？我有帶。」
季秋怡搖搖頭：「上船之前已經吃了。」
許諾言在背囊拿出一包梳打餅遞給她：「先吃點梳打餅，對暈船浪有幫忙。」
季秋怡想伸手去拿，吐意卻先一步湧上來，她馬上一手掩着口，一手指着自己背囊的側袋向許諾言指

示。許諾言立即就懂她的意思，迅速在側袋找到一個膠袋遞了上去。看着季秋怡吐得很辛苦的樣子，許諾言的心感受到隱隱約約的痛楚，疼痛正一點一滴、一絲一縷地侵蝕着他的心房。
剛剛吐完的季秋怡乏力得很，Miss鍾擔心季秋怡的身體會吃不消，落船後便讓許諾言陪她在碼頭附近坐下來休息，不用他們跟着大隊到農田考察。
許諾言在附近的超級市場買了一瓶寶礦力和一個海綿蛋糕，他把瓶子打開了才遞給季秋怡：「慢慢喝，妳剛剛才吐完，要補充水份。」
季秋怡點點頭，喝了幾口。
許諾言又把蛋糕的包裝袋撕開，遞給季秋怡：「沒有朱古力味，吃原味吧！」
「Thank you。」季秋怡道。
許諾言坐在季秋怡旁邊，與她一同朝向大海，吹來的海風連帶着濕冷的感覺。
「冷嗎？要不要穿外套？」許諾言問。
季秋怡在背囊拿出一件風褸，道：「我自己有帶。」說着便穿上。
見季秋怡的臉色好了許多，許諾言才放心下來。他道：「妳爸媽為甚麼肯讓妳來？他們不知道妳會暈船浪嗎？」
季秋怡想一想，說：「他們知道我會暈船浪，我自己也知道，但我之前每次都只會頭痛，從不會頭暈，更不會吐。」
「這就奇怪了。今天的船明明開得很穩，而且妳還吃了暈浪丸。」許諾言道。
「其實」季秋怡思量再三才繼續說：「我應該不是暈船浪，是海水和機油混在一起的氣味太刺鼻，加上船上風太大，我受不了。」
許諾言忍不住皺起眉頭：「我有問過妳才把窗開大的，妳說沒關係。妳受不了為甚麼不告訴我？」
季秋怡還是那一句：「無所謂，你喜歡就好。」
許諾言嘆了口氣，他側身看着季秋怡：「季秋怡，妳甚麼時候才能學會重視自己的感受？」
季秋怡也看着他，腦海裏想了又想：「你也是啊！你總是說我，怎麼就不說說自己？你明明對鋼琴和古典音樂沒有興趣，為何就是要逼自己聽？」
許諾言衝口而出道：「因為妳喜歡啊！」
季秋怡馬上回駁：「那麼你跟我又有甚麼分別？」
許諾言因為季秋怡的說話陷入沉思。
季秋怡看着面前的大海，道：「剛剛在船上，你看着外裏的大海與藍天，眼神是多麼的嚮往。你喜歡的是海闊天空，藍天白雲，而不是一木一雕，雅室共賞。」
「我知道。」許諾言自嘲而笑：「我們之間一直都有距離，所以我很努力地想把這段距離拉近，但原來所有人都看得出我的徒勞無功。」
季秋怡回頭，問許諾言：「你有多高？」
許諾言有點懵然，卻還是如實回答：「175cm。」
季秋怡用手指算一算，說：「我157cm，你175cm，我們之間相差18cm而已，不算很遠呀！」
許諾言看着她，靜了數秒：「我需要笑嗎？」
「不用笑，沒有人要你笑。」季秋怡沒好氣地嘆口氣：「我只是想說，你和我之間根本不存在距離，所謂的距離只是因為人各有異。誰又會與誰完全相同？我不想，亦不需要你為了我刻意改變自己，你做你自己就可以。」
季秋怡總是習慣輕描淡寫地說話，予人話不上心的感覺，然而她那雙水靈靈的杏眼彷彿會說話，所有的情感都在她的雙眸表示無遺。看着季秋怡的眼睛，許諾言清楚感受到她真切的情感。那番話不是假的，也不是用來安慰他的虛言，而是季秋怡最真實的感受。
此時，一輛單車在他們面前快速地經過。石壆上的大白鷺一躍而飛，拍翼飛向廣闊的大海與天際，把剛剛一直伴在牠身邊的小白鷺獨留在原地。
季秋怡看着小白鷺，說：「被遺棄的人真可憐。」
「小白鷺不是人，大白鷺也不是。」許諾言道。
「就算不是人也不該被遺棄。」季秋怡道。
許諾言想說下去，卻又停住了。這一刻，他只想靜靜地看着季秋怡的，其餘的事通通都不想再想。

往長洲的船上，季秋怡與許諾言坐在上層最前排的位置。許諾言一坐下便把窗關上，又拿了個口罩和一瓶紫花油給季秋怡。
「戴着口罩把氣味隔一隔應該會好的。如果還是不行就聞紫花油吧！沒有藥油味，不嗆鼻。」
季秋怡接過，問：「剛剛上船前買的？」
「嗯。妳上廁所的時候我去超級市場買的。」許諾言說。
有時候，許諾言覺得自己很矛盾。他明明很想季秋怡長大，很想她學會照顧自已，不要依賴別人。但自己卻總會忍不住照顧她，為她處理好一切。握緊與放手，許諾言永遠難以決擇。

---

*歌詞出自B.J. Thomas〈Raindrops Keep Fallin’ on My Head〉

29．她不悔

賽馬會明暉營是這趟考察的住宿地點。晚飯後，Miss鍾讓學生們自由活動。一些比較文靜的同學第一時間便回房休息，有些同學因為太累也回房去，留下來的同學提意大家一起圍爐夜話。許諾言很想跟大隊一起去，卻又因為陸運會的經歷而不願撇下季秋怡一個人，便拉着她一起去。季秋怡本來對圍爐聊天沒有興趣，但她知道許諾言喜歡熱鬧，於是便答應一起去。
季秋怡一向予人嚴肅冷漠、一板一眼的感覺，加上她總領袖生的身分，令同學們拘謹了許多。
許諾言見狀便說：「現在不是在學校，大家又沒有穿着校服，我們都只是自己，沒有其他身分，不用這麼拘束。」
許諾言見大家都不作聲，便道：「你們剛剛不是提議玩Truth or Dare嗎？阿Paul帶了wasabi，正好用來做懲罰。」
阿Paul馬上接話：「對啊！我特意帶來的，還帶了幾十包，就是為了玩Truth or Dare。」
他旁邊的阿文幫忙搭話：「別站着說話，找個地方坐下來玩吧！」
他們十四人在燒烤爐圍圈而坐，幾個同學把帶來的電筒打開，四周瞬間亮了起來。他們在地上撿了一根粗樹枝，以開叉的那端為箭頭，轉圈後被指着的同學必須選擇回答問題或吃下一整包wasabi。
剛開始時，他們問的問題不算尖銳，不少同學都選擇回答。但隨着氣氛越漸高漲，大家開始沒有顧忌地發問，令氣氛更加熾熱。
剛吃完wasabi的阿文咳了許多才能開口說話，他用力把樹枝轉動起來，開叉的那端正好對準了許諾言。阿文狡猾地笑一笑，說：「Sorry啦巴打，你不入地獄，誰陪我入地獄？」
許諾言戚眉道：「放馬過來吧！我願賭服輸。」
阿文仔細地想了想，道：「大家都說你和于朗的聲音很像，也覺得這就是你能成為Ethereal主音的原因。你有沒有一刻覺得自己是個替身？」
許諾言輕鬆一笑，說：「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誰會是別人的替身，也沒有人有資格替代別人。我很愛自己，所以我只會做自己。」
阿文不禁拍拍手，嘆氣道：「我怎麼就給了你機會耍帥？我這就是偷雞唔到蝕渣米。」
許諾言笑一笑：「Sorry！」
遊戲又過了幾輪，這次終於轉到季秋怡。發問的人是阿Paul，他向來貪玩，愛搗蛋，記名處分總是與他分不開，季秋怡跟他積下了不少恩怨。
許諾言趕緊看看他打了眼色。自從陸運會後，阿Paul開始發覺許諾言對季秋怡的態度很不尋常。地理課上，每次季秋怡起身回答問題，許諾言看她的眼神都很溫柔。他們一群男生提起被季秋怡記名，說她是非的時候，許諾言總會特別安靜，別過臉不參與討論。雖然阿Paul與阿文一樣，都是粗枝大葉、口沒遮攔的男生，但他不蠢，他看得出許諾言喜歡季秋怡。
阿Paul惦記着與許諾言的交情，他認真地想了一會兒才問季秋怡：「之前妳和于朗被停學是因為拍拖嗎？」
話一出口，大家都紛紛朝季秋怡看過去。明明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卻都很想看看季秋怡會怎樣回答。
季秋怡垂着眼靜了幾秒，緩緩道：「是，但都過去了。」
季秋怡的情緒沒有甚麼起伏，很平靜地把話說了出口，圍內的同學都猜不到她會這麼輕描淡寫。坐在她旁邊的許諾言一直不經意地看着她，他感覺到自己的心在剛才那刻跳動得特別快。他很在意季秋怡會怎樣回答，而答案意外地使他安心。
又過了幾輪，這次輪到一個叫的女生發問。她用力一轉，枝頭再次對準季秋怡。這個女生向來趾高氣昂，很看不慣季秋怡這種永遠服從老師的學生。她的眼神很銳利：「于朗和許諾言，妳更喜歡誰？」
這句話使在座的人嘩然四起，因為這無疑是條送命題。無論季秋怡怎麼回答，大家都會被引導聯想到許諾言與季秋怡是一對情人。回答是「許諾言」就等於間接承認二人的暖昧，選擇受罰就會被視作回避戀情問題，同樣曖昧不清，唯有選擇于朗才能勉強駁回問題的前設，但這樣就會傷害了許諾言。
季秋怡坐在那裏完全不懂得回應，她知道這是一個坑，怎樣回答都是錯。

許諾言不方便出聲，便拼命向對面的阿文和阿Paul打眼色，但他們都很想繼續看戲，於是裝作看不到許諾言。
季秋怡緩緩站起來，她拿起一包wasabi把它撕開，道：「妳呢？人格和聲譽，妳更在乎哪一樣？」
那個女生翹着手，輕蔑而道：「我為甚麼要回答妳？」
「對，妳不需要回答我。因為從今晚開始，在座各位同學都會知道，人格和聲譽妳都不在乎。」
季秋怡將整包wasabi一口氣吞下，包裝袋往燒烤爐邊上的位置一扔，轉身就走了。
大家沒想到一向柔弱寡言的季秋怡會反嗆回去，而且說的話還如此尖酸。
「問甚麼垃圾問題？人與人能比較嗎？又不是貓貓狗狗。無聊當有趣！」許諾言霍然站起來，罵了一句就走。剩下的人面面相覷，不知該走該留。
Wasabi把季秋怡的喉嚨、舌頭和鼻子刺得眼水直流，她甚麼都顧不上，一頭衝進了洗手間。許諾言在洗手間外等了很久，過了好一會兒季秋怡才慢慢走出來。她的眼睛很紅，滿面都是水珠，使許諾言很着急。
「妳哭了？」他問。
季秋怡邊用紙巾抹面，邊道：「被wasabi刺得流眼水，眼睛都紅了。你洗臉不會把臉弄濕嗎？」
如此反問，證明季秋怡一切正常，許諾言才放心下來。
「我想喝朱古力奶。」季秋怡說。
許諾言點點頭，道：「那邊有自動販賣機，我們過去買吧！」
季秋怡肯首，二人一前一後在走廊走着。
許諾言刻意不去宿舍樓下那部自動販賣機，他帶着季秋怡繞路走到魚池旁。季秋怡坐在魚池旁邊的椅子上，許諾言用八達通買了兩包朱古力奶。
季秋怡喝了幾口：「很凍。」
「沒有常溫和熱的，只有凍的。」許諾言說。
季秋怡忍不住咳嗽起來，許諾言趕緊上前替她掃掃背、順順氣。
「不要喝了，妳的喉嚨受不了這麼冰冷。」
季秋怡搖搖頭：「不關事，是wasabi的味道還在喉嚨未散去。」
許諾言蹲在季秋怡跟前。他放下手中的朱古力奶，輕握着季秋怡的人。他低着頭，聲音很虛：「對不起，我不應該拉妳一起玩。」
「是我自己說好的，你沒有強逼我一起去。」季秋怡搖頭道。
許諾言更內疚，他說：「我已經向阿文和阿Paul示意，他們已經很留手，但我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討厭我的人竟然如此多，對嗎？」季秋怡說。
許諾言連忙解釋：「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說他們一向玩得很大，妳不用太在意剛剛的事。」
「那麼你呢？你不在意嗎？你不想知道你和于朗之間，我會怎麼選嗎？」季秋怡問。
許諾言抬頭看着季秋怡，說：「我不在意，我只在意妳的感受。」
「但我很在意，我很在意你只顧及我的感受，而不曾想過自己會否難受。」季秋怡的情緒在瞬間爆發出來，許諾言不曾見過季秋怡如此激動：「剛剛那一刻我沒有想過要顧及你的感受，我只是在想，身為一個Head
prefect，身為全校學生的榜樣，我該如何回應面前的問題。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你的感受，我只想到我自己。你對我的好，對我的在意令我的行為通通都變成了自私，我在意的是這一點，我接受不了自己的自私。」
許諾言卻道：「我不覺得妳自私。」
「但重點是我覺得，而不是你有沒有覺得，我覺得自己很自私。」季秋怡深深吸了口氣：「每一次面對老師和同學我都要提醒自己，我是一個榜樣，我必須要記得自己的身分和責任。但自從與你在一起後，我開始搞不清自己的身分。我還有資格當眾人的榜樣嗎？一個明知故犯、重蹈覆轍的人，還有資格站在同學面前指責別人的不是嗎？我根本就沒有資格。」
許諾言慢慢站起身來，他倚着自動販賣機看着季秋怡。季秋怡一直盯着地板看，完全沒有看許諾言。良久，許諾言幽幽地問了一個很沉重的問題：「和我在一起是不是令妳很困擾，很大壓力？」
季秋怡想了許多個答案，有謊話，也有模棱兩可的答案，最後她選擇了誠實地說出心底：「是，我很

難受，我不知道該如何自處。從前我已經錯過一次，我不能再錯第二次，這個後果我承擔不起。」
原來對季秋怡而言，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錯的。他一直很用心地維繫着這段感情，然而在對方的眼中，一切都是錯的。
「和我在一起，妳後悔嗎？」許諾言繼續問。
季秋怡依然看着地板，她的聲音很微弱：「後悔，但也不後悔。」
這句話很矛盾，但許諾言一聽便明白季秋怡的意思。作為學校的總領袖生，季秋怡很後悔，她覺得自己錯得很離譜，然而作為季秋怡本人，她不悔。
聽到答案那刻，許諾言的心很平靜。季秋怡會說的話他都猜到，他只是在逼季秋怡親自說出口，因為唯有這樣，他才能接受這是事實。
許諾言點點頭，平靜地說：「不早了，快回房休息吧！我也要回去了。」
許諾言不等季秋怡的回應就走了，把她一個人遺留在四周漆黑一片的走廊裏。季秋怡微微抬頭，自動販賣機稀微的光勉強將許諾言的背影拼湊出來，她一直看着、看着，直到許諾言的身影完全被黑暗吞噬。那一刻季秋怡才意識到，她又要變回那個孤身一人的季秋怡，再也無人與她分享悲與喜、樂與怒。

30。心有不甘

第二天的考察，許諾言沒有再陪在季秋怡的身邊。季秋怡一個人跟着大隊走着，而許諾言則與阿Paul和阿文一起走。阿文沒甚麼心眼，覺得許諾言是單方面喜歡季秋怡，一直在當觀音兵，於是便揶揄他幾句，然而阿Paul把一切都猜到了。
昨晚許諾言離開的時候很平靜，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何。後來他回到房間呆坐很久，若有所失的感覺頓時洶湧而至，內心彷彿被掏空了。他覺得很難受，卻不知道該如何發洩出來。直到同房的男生回來了，他才拿着衣服到浴室洗澡，整個過程他都很冷靜，沒人看得出一絲端倪。就在花灑的水淋下來那一刻，忽然有股憤怒充斥着許諾言的全身，他不停用拳頭打向浴室的牆壁。砰砰嘭嘭的敲打聲使浴室外的一眾男生很是詫異，阿文想過去敲門問他發生了甚麼事，卻被阿Paul阻止了。
「每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先讓他自我沈澱一下吧！」
阿文覺得阿Paul說得很有道理，於是便坐了下來。
許諾言出來的時候，阿Paul一眼就發現他紅了雙眸。
他甚麼都沒有問，只顧着叫其他人洗澡休息，把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後來的許諾言忽然又回復正常，主動找其他男生聊天，大家又如常地開玩笑，吵吵鬧鬧，沒有把剛剛的事情放上心，除了阿Paul。
回程的船上，一班男生圍在一起坐聊天，聲浪大得被Miss鍾叫停了好幾次。阿Paul刻意留意着許諾言，他雖然一直熱衷地投入聊天，但眼睛總是不自覺地斜目朝向前兩排的季秋怡。阿Paul索性站起身對許諾言說：「我們交換位置坐吧！我的位置很熱，你不怕熱。」
許諾言看一看阿Paul的位置，季秋怡剛好坐在他正前方，之間只相隔了兩排。許諾言扮作無所謂，道：「OK啊！你這樣一說，我反而有點凍，我們交換正好。」
坐下來後，許諾言開始變得安靜。他說他有點累，想閉目養神休息一下，其他男生便沒有打擾他，繼續聊天、打機。
許諾言把頭微微垂下來，半瞇着眼，看似入睡了，季秋怡的背影卻正好盡入他的眼簾。高聳而整齊馬尾，白皙的脖子上沒有一絲因為馬尾束不穩而散落的青絲，那一雙瘦削的肩膀和白色的T恤，使季秋怡更顯潔白。在許諾言的眼中，季秋怡永遠都是這般乾淨純粹。
許諾言從來沒有光明正大地仔細看過她，從前沒有、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有，一次都沒有。但即使是偷看，他依然覺得很滿足。許諾言頓時發現自己很卑微，他想，喜歡一個人不應該是這樣的，如此的他對自己很不公平，然而他就是拋不下惦念。於是他嘗試閉緊起雙眼，將季秋怡的樣子和他們的回憶一併留在腦海裏，儘管將來他們的關係如何改變，季秋怡最好的模樣依然會永遠活在他的回憶中。
後來的日子，許諾言與季秋怡完全斷了來往，彷彿不曾認識。許諾言比以前更活潑好動，常常與各班各級的同學聚在一起；季秋怡則比從前更安靜，完全就是不問世事，連飯堂也很少去。他們看似很正常，但列向丙覺得越正常越不尋常。他忍不住問許諾言二人的狀況，許諾言只回答了八個字：沒有分手，沒有吵架。
施詠雩聽了便說：「這等同是在冷戰。」
「冷戰的結果通常都是分手。」彭定煜也難得地同意施詠雩的說話。
列向丙不禁煩躁起來：「唉，我寧願你們吵架，吵大鑊都比冷戰好。」
在許諾言的記憶中，吵架從來都不是他和季秋怡會選擇的溝通方式。許諾言不想傷感情，季秋怡不喜歡爭吵，於是他們總會在情緒臨近爆發的邊緣停下來，之後彷彿甚麼問題都沒有發生過，繼續默默地你遷就我、我容忍你。
「我已經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甚麼。做了也錯，不做也錯，倒不如甚麼都不要做、不要說、不要理。」
許諾言這番話令施詠雩深深感受到他的無奈和痛苦。明明兩個人在一起應該是快樂的，但許諾言偏偏不是。對他而言，最美好的時光全都停留在與季秋怡曖昧的日子。那時候他們只是同學，季秋怡無需要為身分亂了一切，他們之間只有單純的感覺與情愫。

六月頭期末考前兩週，許諾言忽然請了半個月事假沒有上學。他send message跟列向丙和彭定煜交代幾句後便再沒有回覆訊息，列向丙去他家按門鈴也無人應門。許諾言就像人間蒸發一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再次見到他的時候，已是期末考開考當天。

第一眼見到許諾言時，季秋怡有點震驚。他整個人瘦了一圈，樣子憔悴了許多，也曬黑了不少。雖然不至於認不出，但整個人的外貌確是改變了。

第一天考的是中文閱讀卷與寫作卷，兩份卷之間有半小時休息時間。學校規定中五各班必須在有蓋操場集合休息，彭定煜便走過去5B班的隊伍找許諾言和列向丙。

看見許諾言後，彭定煜第一個反應就是用力地拍在他的肩上：「許會長，你完全忘了自己有多少學生會文件還未做完對吧！」

許諾言才恍然大悟，拍一拍自己的額頭：「對啊！上個禮拜有三份年度報告要交，我真的完全忘記了。」

「我和行定郁幫你搞掂了，已經交給Miss方。請我們吃飯當補償吧！反正你現在這麼有錢。」列向丙道。

許諾言馬上把食指放在嘴前示意他細聲點：「我求你不要把『我很有錢』這件事掛在口邊。我會請吃飯，但我不能去，我出錢請你們去吃頓好的。」

列向丙才想起些事來，靜了一下。彭定煜道：「沒關係，等遲些日子你可以了再一起去吃，不急。」

許諾言淺笑，完全明白彭定煜的意思。

列向丙問：「所有事都處理好了嗎？之後不用再回馬來西亞？」

許諾言嘆口氣道：「暫時算是搞掂了，但之後還要回去打百日齋，到時候又會撞了開學，想起就頭痛。」

彭定煜問：「你阿媽向來不喜歡你阿爺，她有沒有說甚麼？」

列向丙搶先道：「許諾言是長孫，他爸爸家裏那麼傳統，怎麼會讓步？更何況死者為大，他媽媽還能說甚麼？」

許諾言看看列向丙，問：「你怎麼會這麼清楚？你有順風耳偷聽嗎？」

列向丙擺擺手：「我媽常常重煲《溏心風暴》和《家好月圓》，我看裏面的劇情學的。」

彭定煜笑着說：「你學習以後跟列向寅爭家產嗎？原來你這麼想繼承勇記。」

許諾言也說：「可以呀！以後等你繼承了勇記，我們天天去吃免費雲吞牛筋河加底。」

列向丙瞟了他一眼，大聲道：「唉，你現在這麼有錢，怎麼連一碗雲吞河都要貪？你阿爺不是留了很多身家給你嗎？」

旁邊的人聽到列向丙的話都紛紛投以好奇的目光看過去，許諾言連忙走上前用手蓋住他的口，細聲罵道：「不是叫你別再提錢嗎？」

正在溫習的季秋怡被他們的動靜騷擾了，她往那邊看過去，許諾言正好與她四目相對。半個月不見，許諾言沒有一天不想念她。

從小，祖父都很疼愛許諾言，他突然去世使許諾言受了很大打擊。活在傷痛之中的許諾言很想得到季秋怡的安慰，但他沒有這樣做，他連send message告知近況的勇氣都沒有，因為他怕自己的主動會換來對方的狠心告別。這樣的話，他們便真的要結束了。只要一天不捅破這層關係，他們便還能繼續走下去，即使永遠冷戰也好，至少他們還屬於彼此。

季秋怡看着許諾言，數秒後，她若無其事地回過頭，繼續低頭溫習。許諾言瞬間壓不住心裏的情緒，他一下推開列向丙，並衝到季秋怡面前不甘心地瞪眼看着她。許諾言的舉動驚嚇到周圍同學，季秋怡也被他嚇到。她抬眼回看許諾言，他那雙眼漸漸由怒忿變成不忿氣，最後，剩下的只有悲愁。

季愁怡不懂得形容內心的感覺，她只是覺得此刻的自己是一個壞人，是她令一個樂天知命的人變得心有不甘。

31。放手

六月二十日是許諾言的十七歲生日，剛好學校在放試後假，加上他早已告訴過列向丙今年不能慶祝，因此唯一的活動就是在家裏睡一整天。
晚上八點多，天色已全然入黑，房外的噪音把許諾言吵醒。許諾言下了床，正要打開房門，他的母親卻先一步開門進來。
見許諾言醒了，母親便說：「出來吃飯吧！我煮了很多餸，全都是你喜歡吃的。」
看着母親滿臉笑容，許諾言不禁打了個冷顫。平日裏，他們母子倆一起吃飯的日子是少之又少，更遑論是親手下廚。許諾言帶着疑惑的心走出房間，只見客廳餐桌上放滿了許諾言喜歡吃的馬來西亞菜式，有海南雞飯、肉骨茶、蕉香咖哩魚和印度煎餅，許諾言的內心由疑惑變成心寒。
母親不停催促許諾言坐下來吃飯，對着滿枱食物，許諾言毫無食慾。母親夾了一隻雞脾給許諾言，道：「今天你生日，雞脾是你的。」
許諾言忍住心中的恐懼，說：「不是說過不能慶祝生日嗎？妳忘了？」
母親一邊夾餸一邊道：「姓許的人是你，不是我，我早已經不姓許。我幫兒子慶祝生日都不行嗎？」
許諾言語氣漸漸帶怒：「媽咪，不要這麼幼稚好嗎？」
「幫兒子慶祝生日都叫幼稚？那麼全世界的爸媽都是幼稚的父母，沒有一個是正常人了！我辛辛苦苦賺錢把你養大，凡事都為你著想，你就這樣孝順我，把我說成是幼稚的？你也不想想，我一個女人母兼父職，把你養大有多艱辛？」母親生氣地說。
許諾言忍不住拍枱：「是妳自己選的。當年妳明知我想留在馬來西亞，但妳寧願不要贍養費，一無所有都要把我留在身邊，是妳死都要把我帶走的。妳從來都沒有想過我的感受，一次都沒有！」
母親回罵道：「你是我親生的，是我十月懷孕生出來的，我怎麼會不顧你的感受？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你沒有資格說我自私。」
「妳不是為我好，妳只是在為自己盤算，妳是故意將我和爹哋、爺爺分開，七年前妳把我帶走那刻，我已經在妳的盤算裏。妳一直在等有一天，等爺爺去世，等他在彌留之際，妳要他到死都見不到我最後一面。所以妳故意不讓我知道家姐打過電話來，故意不讓我知道爺爺快要撐不住了，妳就是想我見不到他最後一面。」
祖父的死令許諾言很混沌，他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的感覺。許諾言與父親、祖父母已經分開七年，當初感情再深也抵不過時日的流逝，然而祖父的好，許諾言一生都不會忘記，他的童年回憶裏永遠住着一個很愛他、很疼惜他的祖父。
許諾言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他雙肩顫抖着，聲音沙啞起來：「妳做到了，妳成功了。我去到醫院的時候爺爺已經去了，他永遠都不可能再見到我。妳做的這一桌子菜不是為了替我慶祝生日，妳是為自己慶祝，為妳部署了七年的報復而慶祝。妳以為我不知道嗎？我甚麼都知道，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所猜測的一切而已。妳很恐怖，真的很恐怖！」
母親被許諾言的說話刺激到，她開始滴下淚水，全身顫抖得很厲害：「你只懂得顧及你爸爸和爺爺的感受，你何曾有想過我？他們對我造成的傷害誰來補償我？」
許諾言走上前蹲在她面前，說：「我一直都在為妳想，不然這七年來我為何會一直忍受妳對我的忽視，把家裏的一切都打理好，想盡辦法令妳安心。是妳一直執著，不肯放下從前的事。妳明知自己看見我就會想起爹哋和爺爺，妳就永遠無法放下從前的事，但妳為了報復，妳寧願自己難受都要把我留在身邊。結果妳復仇了，但妳七年來依然原地踏步，這又有甚麼意義？」許諾言握着母親的手，道：「媽咪，放手吧！放過妳自己，放過我，可以嗎？」
母親微微抬頭，紅透的雙眼看着許諾言，眼神既卑微又恐慌：「連你都不要我了，連你都像你父親那樣要拋棄我了，對嗎？」
許諾言搖搖頭，把母親的手握得更緊：「不是，我不會像他那樣，我永遠都不會離棄妳。但是我長大了，我想做回我自己，我想做自己喜歡的事，去自己喜歡的地方。我求妳不要再這麼自私，好嗎？」
許諾言的母親從來沒有忘記過昔日的事，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將往日所承受的苦痛一併還給許諾言的父親與祖父，但也因為這樣，她狠狠地傷害了自己的孩子。其實她是愛許諾言的，也愛許允心，但她

因為仇恨而忘記了愛自己，更何況是去愛身邊的人。

結業禮前一天是學生會每年必辦的Band Show日，今年也不例外。除了集合各個班級的band組合，許諾言也很想Ethereal可以上台表演，於是他主動去找溫卓綸，還邀請季秋怡加入擔任鍵盤手。溫卓綸雖然有點意外，卻也點頭答應。季秋怡本就對夾band沒有興趣，加上她與許諾言的關係膠着許久，因此她便一口回絕。
許諾言一早猜到她會拒絕，他微微帶笑道：「這應該是我在梁秉堅最後一場band show，我想將整個中學時代裏對我最重要的人集合在一起，大家一同做一場最深刻、最無悔的show，我希望妳都可以在這段回憶裏。」
季秋怡覺得許諾言的話有點奇怪，彷彿是在道別。但她又想，來年升上中六後的確再沒有機會站在台上表演，如此一來許諾言的話好像又通了。
不知道是否許諾言的話打動了季秋怡。第二天放學，季秋怡走到許諾言的座位靜靜地看了他幾秒，後來她說：「好，我答應你。」
站在旁邊的列向丙一臉疑惑地看看季秋怡，又看看許諾言。
許諾言滿心歡喜地回了一句：「Thank you，歡迎妳加入。」
此刻的列向丙更迷惘，他道：「你們到底在說甚麼暗號？」
許諾言只說：「去音樂室借一部電子琴放在band房，就說是學生會Band Show要用。」
列向丙滿頭問號，道：「誰要彈琴？」
「明天練習你就會知道。」許諾言拍拍列向丙的膊頭，繼續埋首處理學生會的文件。
列向丙雖然不知道原因，卻也按許諾言的意思往音樂室去。施詠雩趁他走開了便過去找許諾言。
「喂，真的要我唱嗎？我唱歌很難聽的。」
許諾言笑着問：「跟熱香餅比，你們誰唱得更難聽？」
「那當然是他！他五音不全，唱歌跟朗誦沒有分別。」施詠雩馬上說。
許諾言舉起一個OK手勢，道：「這樣就OK了。列向丙之前都唱過和音，妳唱歌比他好那麼多，一定可以。」
施詠雩才發現自己跌進了許諾言的陷阱，而且更是個反駁不了的糖衣陷阱。

家裏的鋼琴早已被唐倩送走。週末，季夏喬帶季秋怡到謝我家借琴練習，季秋怡第一次在學校和琴行以外彈三角鋼琴。這個時候，謝我和謝景笙都不在家，季夏喬坐在鋼琴旁邊的椅子聽着季秋怡彈琴。
「為甚麼忽然想練琴？」季夏喬問。
季秋怡一邊彈一邊回答：「我答應了同學當他們band隊的keyboard手。」
季夏喬覺得很奇怪，問：「誰邀請妳當keyboard手？妳居然會答應？」
季秋怡看一看她，沒有回答。季夏喬認得出季秋怡正在彈五月天的歌，又問：「是五月天，妳選的？」
季秋怡又看一看季夏喬，終於開口說：「許諾言選的。」
季夏喬記得許諾言這個名字，她站起身來走近鋼琴：「我記得這個人，就是帶妳去吃譚仔的那個人。妳和他最近如何？」
季秋怡停住手靜了下來，她認真地想着該如回答季夏喬的問題。畢竟如今她與許諾言的關係的確很模糊，說是朋友又不是，說是情侶又不像。
季秋怡搖搖頭：「不知道。」
季夏喬看着季秋怡，說：「那麼妳喜歡他嗎？」
季秋怡想了一下，道：「喜歡。」
「喜歡就不要放手，不要等錯過了才後悔。」
季夏喬曾經錯過，所以她懂得錯過的滋味，她不想季秋怡跟她一樣。季秋怡卻說：「但喜歡也不代表可以甚麼都不顧的，不是嗎？」
季夏喬頓了一下才帶笑說：「妳覺得對就行，不用問我對不對。」
季秋怡有點愕然，她抬頭望着季夏喬：「我覺得家姐妳變了。以前無論是任何問題，妳都一定會據理

力爭，把妳自己的看法全部說出來，直到我被妳說服，認同妳的講法為止，但現在妳讓我自己想。」
「妳長大了，自然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也長大了，長大了自然會變。」季夏喬道。
季秋怡的鋼琴聲在謝我家裏的每一個角落旋繞着，在門外準備開門的謝我也聽見了，他才想起自己答應了季夏喬讓季秋怡借琴練習。謝我駐足在大門外聽了許久，漸漸地他入了神。一陣悅耳的小提琴聲徐徐從他的腦海飄揚而出，彷彿是現實中的樂聲，鋼琴也開始配合小提琴，合奏出一曲《D大調的卡農》。謝我瞬時進入了記憶裏世界，回憶裏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那裏有悠揚悅耳的音樂，有逝去的回憶，還有母親的足跡。

32．屬於自己的人生

Band
Show當天的早上，Ethereal內閣以及Ethereal樂隊眾人一早就回到學校做準備。班主任課後就是學生自由時間，學生們能自行選擇到不同地點參與活動，Band Show就在禮堂舉行。
作為這場Band
Show的搞手，Ethereal被安排至壓軸登場。施詠雩、列向寅與阿奇、阿輝負責到外面看場，其餘人留在後台準備。後台堆滿了各隊Band的學生成員，
Ethereal的成員與季秋怡佔了右邊出口附近的位置圍坐下來。
溫卓綸很久沒有與他們聚在一起，卻沒半分不自在，自顧自地拿着鼓棍練習拍子。而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季秋怡顯得有點緊張，坐立不安。許諾言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便拉她到舞台側邊看其他band隊的演出。
正在演出的是一隊全女班的樂隊，主要唱日文歌為主。季秋怡在側邊看着每一個台上的女生，細聲道：「是不是有幾個成員不是我們學校的同學？」
許諾言倚在一旁細聲道：「是的。只有左邊的貝斯手是我們學校的。5A的Bonnie，認不認得？其餘的都不是我們學校的人。」
「沒想到Bonnie都會夾band，她平日總是安安靜靜，一聲不吭的。」季秋怡道。
許諾言問：「知不知道她們在唱甚麼歌？」
季秋怡搖搖頭。許諾言道：「百變小櫻第一季的日文主題曲，妳應該沒有看過。」
季秋怡說：「三妹看過，她挺喜歡的。」
「其實妳挺了解妳的姐妹。」許諾言道。
季秋怡想了想：「我也不清楚是不是。」
許諾言看看她，二人靜了下來，繼續專心地看演出。
因為夾band練習的事，季秋怡和許諾言的關係好了許多。他們的相處模式回到從前還未在一起之前的那樣，會互相關心，有話直說，沒有了過多的顧忌。就像常聽說的友達以上，戀人未滿。他們之間的戀情從來沒有一句正式的宣告，開始的時候沒有，分開的時候也沒有。
後來輪到一隊唱RubberBand的歌為主的band上台。主音一開口，季秋怡馬上皺着眉，道：「本來我只覺得你唱歌挺不錯，但現在一對比，我馬上覺得你唱歌很好聽。」
許諾言忍笑說：「吓！我是不是要覺得開心？」
季秋怡的樣子看起來很難受，她說：「我是認真的。怎麼會有人唱歌這麼難聽？這麼難聽還能當主唱？」
「難聽不代表沒有資格夾band唱歌。他喜歡唱歌，那是一種興趣，他唱歌不動聽是沒有天賦，兩者沒有衝突的。」許諾言客觀地說。
季秋怡掩住一邊耳朵，說：「有沒有興趣是一件事，適不適合也是一件事，兩件事不同的。不適合就不要勉強，勉強無幸福。」
許諾言明知道季秋怡說的是面前的事，但他卻不自覺地聯想到另一件事上。也許道理就是道理，他再怎麼努力辯解也是徒然，因為不適合就是不適合，錯的就是錯的。

Ethereal一向習慣在出show前圍在一起，手疊手大叫good
show。彭定煜向來充當着隊長的身分，於是便伸出手示意，許諾言卻叫停了大家。
「有件事我想在good show前跟大家說。」
許諾言滿臉凝重，使列向丙他們覺得很奇怪。彭定煜忍不了這種氣氛，道：「有話就快點說，不要故弄玄虛。」
許諾言深深吸了口氣，說：「如無意外，這會是我最後一次在梁秉堅演出。不是因為幾個月後大家都要升中六，而是因為過了明天的結業禮後，我就不再是梁秉堅的學生，我會離開香港回馬來西亞。所以接下來的這場show，大家一定要出盡全力演出，因為這個陣容只此一次，不會再有下一次。」

季秋怡一下子愣住了，她連忙看着許諾言，想從他臉上找到半絲笑意來證明他在說笑，他只是想玩弄大家而已。但事實是，許諾言認真得很。季秋怡忽然覺得心頭緊了一下，兩年前的感覺彷彿回來了，而且感受更強更深，使她的心隱隱作痛。
列向丙反應最大，他馬上道：「開甚麼玩笑？一點都不好笑！之前都沒有聽你說過這件事，別亂講！」
許諾言認真地說：「我也是最近才決定好要走。我很認真的，沒有開玩笑。」
列向丙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語氣近乎生氣：「癡線！又走？走了一個又一個，為甚麼我們Ethereal的主音都喜歡一聲不響就拋下兄弟一走了之？你們到底當的Ethereal是甚麼？當兄弟是甚麼？」
溫卓綸出聲道：「他都已經告知了我們，也不算是一聲不響就一走了之吧！」
列向丙回頭盯着溫卓綸，說：「關你甚麼事？你有甚麼資格說話？就是因為你于朗才會走的。」
溫卓綸大聲地反擊：「這件事你到底要說多少次才夠？不要每次都拿出來鞭我屍。」
「這麼涼薄的事你都敢做，還會怕被人說嗎？」列向丙回罵道。
彭定煜依舊是最冷靜的人，他道：「你們兩個冷靜點好嗎？現在外面有很多人在等我們出場，你們要吵到甚麼時候？」
列向丙最是意氣用事，他一蹬腳就衝到角落坐下，道：「我不出去了，反正都要散band，不去也罷，I don’t care。」
許諾言明白列向丙的心情，也覺得是自己理虧，因此說不出甚麼話來。溫卓綸餘怒未消，自然也不會去說服列向丙。彭定煜看看季秋怡，見她垂着頭，靜止不動，便知道她丟了魂，和列向丙一樣不在狀態。看着眼前的這些人，彭定煜很想放棄，但他偏不願意放棄。
彭定煜走上前坐在列向丙旁邊，他看着天花板的燈泡，道：「記不記得當年于朗走的時候，你也說了同一番話。『散band囉，反正我唔care』，當時你說得比剛剛更大聲，但後來死不願意認命的人是你，第一個走出來說重組的人都是你。是你找到許諾言，是你延續了我們的兄弟情，是你救了Ethereal。我一直沒有說，但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都知道你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講義氣，你認第二，無人敢認第一。現在我們的好兄弟要走了，這一場show將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演出，你真的捨得放棄嗎？」
彭定煜的動之以情漸漸說服了列向丙，列向丙用力往地板打下去：「我不明白，我真是不明白，為甚麼就是不能完完整整？」
列向丙不是生氣，而是傷情。他接受不了悲歡離合，陰晴圓缺，因為他的世界一直都得完整。
彭定煜道：「就算現在許諾言不走，將來我們畢業後還是會各散東西，我們還是會散band，這是很正常的事。」
列向丙搖搖頭：「怎麼會一樣？許諾言現在是要離開這裏，離開這個他從小長大的地方，我們可能以後都不會再見，怎麼能一樣？」
「熱香餅你是不是忘記了？許諾言本來就不屬於這裏，馬來西亞才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他現在只是回到他喜歡的地方，見他最想見的親人，過他自己最想要的人生，我們不是應該替他高興嗎？」
彭定煜的說話驚醒了列向丙。相處的日子久了，列向丙漸漸將身邊的人都視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但他忘記了，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
見Ethereal一直不出場，施詠雩、列向寅和阿奇、阿永便走進後台了解情。見列向丙和彭定煜坐在地上，其他人都靜默着，施詠雩連忙走上去。
「發生了甚麼事？是時候出場了，MC已經兜了很久。」
彭定煜站起身，拍拍褲子沾上的塵灰，道：「沒事了。剛剛列向丙有些事想不通而已，現在應該已經想通了。」
許諾言緩緩上前伸手向列向丙，列向丙想了幾秒便搭上手。許諾言用力一拉，把列向丙拉起身來。
彭定煜拍拍手，道：「快點，我們要出場了。圓陣good show。」
Ethereal四子和季秋怡圍成一個圈，各自伸出一隻手疊在一起。許諾言看看旁邊的四人，道：「你們也過來一起吧！Ethereal樂隊和Ethereal內閣都一樣，無分彼此，一個名兩份用，一條命兩份分。」
他們九人圍在一起，手疊着手。彭定煜最先發聲，其餘的人陸續跟着喊出字數字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Ethereal，good～show！」

33。告別禮

在許諾言眼中，戴上總領袖生徽章的季秋怡很耀眼，季秋怡也一樣，她也覺得舞台上的許諾言很耀眼奪目。台上的他永遠充滿自信，很享受在台上的每分每秒，季秋怡就是喜歡這樣的他。這一次她終於不再坐在台下，而是成為Ethereal的一份子，在台上與許諾言一同演出。看着許諾言的背影，她忽然覺得很感動。是因為這一次的並肩作戰，也因為這是最後一次的並肩作戰。感動可以是感觸，也可以是感傷。
看着台下的一眾觀眾，許諾言的內心熾熱起來。咪高峰前的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充滿着熱情和溫度。
「大家好，我是Ethereal的節奏結他手兼主音許諾言。在我左手邊的是沉默是金的bass手行定郁，右邊的是義氣當飯食的主音結他手熱香餅，而後面的是自稱顏值擔當的鼓手綸爺，最後還有綸爺旁邊的keyboard手，Ethereal的新成員季秋怡。大家給點掌聲好嗎？」
台下的學生與老師都紛紛拍手響應。見列向丙還在準備中，許諾言便繼續說：「今天我們Ethereal選了四首五月天的歌，第三首是〈知足〉。如果大家有聽過應該都會知道，〈知足〉中間有一小段加了兩句〈小星星〉的歌詞。今天在這裏，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投入這首歌。一會兒唱到〈知足〉中間段的時候，我想請大家一起打開手機的電筒，一邊唱『一閃閃小星星，一顆一顆亮晶晶』，可以嗎？」
台下的阿文與阿Paul十分捧場，大聲地叫道：「好！」
許諾言向着台下的二人舉起了大姆指，笑容燦爛得很。
見所有人都準備好，許諾言便示意他們可以開始。琴聲緩緩響起，節奏不急不慢，隨後bass也加入旋律。許諾言的聲音就在此時傳進大家的耳朵裏：
當 我和世界不一樣 那就讓我不一樣
堅持對我來說 就是以剛克剛
我 如果對自己妥協 如果對自己說謊
即使別人原諒 我也不能原諒
最美的願望 一定最瘋狂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在我活的地方
我和我最後的倔強 握緊雙手絕對不放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不能絕望
我和我驕傲的倔強 我在風中大聲的唱
這一次為自己瘋狂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強*
隨着結他聲與鼓聲的加入，使許諾言的歌聲更有力量，彷彿那股倔強已經被他唱進歌詞裏：
對 愛我的人別緊張 我的固執很善良
我的手越骯髒 眼神越是發光
你 不在乎我的過往 看到了我的翅膀
你說被火燒過 才能出現鳳凰
逆風的方向 更適合飛翔
我不怕千萬人阻擋 只怕自己投降
我和我最後的倔強 握緊雙手絕對不放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不能絕望
我和我驕傲的倔強 我在風中大聲的唱
這一次為自己瘋狂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強*
音樂在此時停了下來，許諾言一手搭着咪高峰，一手繼續拿着結他和pick，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倔強地追求一件事？我試過。就算身邊的人再怎麼打擊我也好，我就是不肯放棄。因為倔強是一種堅持，是一種死不放棄的強大信念。因為我相信只要我不放棄，總有一天我一定會成功。」

結他與琴聲重新響起，許諾言強勁的聲線再次在禮堂裏蕩漾：
我和我最後的倔強 握緊雙手絕對不放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不能絕望
我和我驕傲的倔強 我在風中大聲的唱
這一次為自己瘋狂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強
就這一次 讓我大聲唱啦啦啦...
就算失望 不能絕望啦啦啦...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強*
台下的氣氛被炒熱了不少，掌聲與歡呼聲散落在禮堂的各處。但隨着音樂停下，大家也漸漸靜靜下來。
許諾言又對着咪高峰說起話來：「倔強的人看似很勇敢，永遠都不顧一切地一往直前。但衝久了，我們慢慢地會懷疑自己的決定。到底何時才能走到終點?我的所追所求何時才能達到?尤其在獨自一人的晚上，再倔強的人都會被寂寞奪走勇氣。」
此時琴聲首先響起，微微急速的節奏予人追趕前路的感覺。隨着許諾言的歌聲，結他、貝斯與鼓聲也加入了一片星空：
摸不到的顏色 是否叫彩虹
看不到的擁抱 是否叫做微風
一個人 想著一個人 是否就叫寂寞
命運偷走如果 只留下結果
時間偷走初衷 只留下了苦衷
你來過 然後你走後 只留下星空
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 未來的未來 從沒想過
當故事失去美夢 美夢失去線索 而我們失去聯絡
這一片無言無語星空 為什麼靜靜 看我淚流
如果你在的時候 會不會伸手擁抱我
細數繁星閃爍 細數此生奔波
原來 所有 所得 所獲 不如一夜的星空
空氣中的溫柔 回憶你的笑容
彷彿只要伸手 就能觸摸
摸不到的顏色 是否叫彩虹
看不到的擁抱 是否叫做微風
一個人 習慣一個人...
這一刻獨自望著星空 從前的從前 從沒變過
寂寞可以是忍受 也可以是享受 享受僅有的擁有
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 有那麼多的燦爛的夢
至少回憶會永久 像不變星空陪著我
最後只剩下星空 像不變回憶 陪著我...*
台下的掌聲此起彼落，許諾言再次開口說話：「星星的照亮是一種鼓勵，給予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但有些事並不是我們堅持了就能夠成功，譬如擁有一道彩虹和一陣清風。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懂得放手。」
季秋怡的琴聲再次成為響起，溫柔的琴聲鋪墊出一片寧靜舒坦的氣氛，許諾言渾厚的聲線與柔揚的琴聲份外匹配：
怎麼去擁有 一道彩虹
怎麼去擁抱 一夏天的風
天上的星星 笑地上的人
總是不能懂 不能覺得足夠

如果我愛上 你的笑容
要怎麼收藏 要怎麼擁有
如果你快樂 不是為我
會不會放手 其實才是擁有
當一陣風吹來 風箏飛上天空
為了你而祈禱 而祝福 而感動
終於你身影 消失在人海盡頭
才發現 笑著哭 最痛*
「輪到你們了。」許諾言伸手指着台下的眾人道。
記得給予反應的人不多。除了阿文、阿Paul、列向寅、阿奇、阿永和施詠雩外，也有十多個同學開着手機電筒，把它高舉着，口中高聲唱着〈小星星〉：
一閃閃小星星
一顆一顆亮晶晶
溫卓綸的鼓聲把童謠的恬靜沖散，將倔強男生的堅持化成忍痛放下的不捨與激動：
當一陣風吹來 風箏飛上天空
為了你而祈禱 而祝福 而感動
終於你身影 消失在人海盡頭
才發現 笑著哭 最痛
如果我愛上 你的笑容
要怎麼收藏 要怎麼擁有
如果你快樂不是為我
會不會放手 其實才是擁有
知足的快樂 叫我忍受心痛*
台下的燈光從寥寥可數的十數顆慢慢變成滿座皆是，一片銀白色的燈海猶如一望無際的星空，光芒璀璨，感動了台上的五位成員。
「雖然剛剛的大合唱不太成功，但不要緊，因為你們送了一片星海給Ethereal，謝謝你們。」許諾言從褲袋掏出手機把眼前的星光拍下來，他道：「真的很美，不過再美也要懂得繼續往前走，不能總是回望從前。就好像曾經追求過的人與事，就算忘不了也不要再執著，還對方自由、還自己自由就是對雙方最溫柔的祝福。」
季秋怡的琴聲依舊首先響起，她繼續帶領着整場表演的節奏。琴聲清晰明亮，每一顆音都彈進了觀眾的心裏：
走在風中 今天陽光 突然好溫柔
天的溫柔 地的溫柔 像你抱著我
然後發現 你的改變 孤單的今後
如果冷 該怎麼渡過
此時，音樂伴隨的聲音變成了一把獨特而富有穿透力的女聲。施詠雩的出現不但驚喜了台下的觀眾，更使一眾在台上的Ethereal成員此料不及：
天邊風光 身邊的我 都不在你眼中
你的眼中 藏著什麼 我從來都不懂
沒有關係 你的世界 就讓你擁有
不打擾 是我的溫柔
不知道 不明瞭 不想要 為什麼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卻孤單到黎明
不知道 不明瞭 不想要 為什麼 我的心
那愛情的綺麗 總是在孤單裡 再把我的最好的愛給你
不知不覺 不情不願 又到巷子口
我沒有哭 也沒有笑 因為這是夢

沒有預兆 沒有理由 你真的有說過
如果有 就讓你自由
這是我的溫柔 這是我的溫柔 這是我的溫柔
就讓你自由*
施詠雩與許諾言的合唱使整個禮堂裏的人既驚又喜，驚的是因為意想不到，喜是因為他們的聲音格外合襯，把這一首〈溫柔〉唱得觸人心弦：
如果你對我說 你想要一朵花
那麼 我就會給你一朵花
如果你對我說 你想要一顆星星
那麼 我就會給你一顆星星
如果你對我說 你想要一場雪 那麼我就會給你一場雪
如果你對我說 你想要離開我 那麼我會說我會對你說
我給你自由 我給你自由 我給你自由 我給你自由
我給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 oh.....
這是我的溫柔 還你的自由
這是我的溫柔 還給你的自由 oh...
不知道 不明瞭 不想要 為什麼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卻孤單的黎明
不知道 不明瞭 不想要 為什麼 我的心
那愛情的綺麗 總是在孤單裡
再把我的最好的愛給你
不知不覺 不情不願 又到巷子口
我沒有哭 也沒有笑 因為這是夢
沒有預兆 沒有理由 你真的 有說過
如果有 就讓你.....
如果有 就讓你自由
自由....這是我的溫柔
就讓你自由...oh.....*
禮堂裏響起一陣掌聲，那是一種嘉許，更是一種肯定。許諾言把自己的掌聲贈予身後的一班隊友和身旁的施詠雩，他的聲音裏是掩蓋不住的感動和滿足：「Thank you so much，多謝大家！請大家再給多點掌聲我身後的隊友們，還有我身邊的一日限定女主音Mabel。其他隊友都不知道她會上來與我合唱，只有我和她知道，所以請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感謝她為我們帶來的驚喜。」
台下的掌聲更見響亮，隨之而來的是Ethereal成員們打從心裏的感動。台上的六人手牽着手，一同面向觀眾深深鞠躬。對他們而言，眼前的一切是他們見過最旖旎、最美好的風光。台下的師生們給予了他們最深刻的回憶，而他們六個則為對方共同編織了一場最畢生難忘的告別禮。是喜悅、是感動、是激動，更是不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

*歌詞出自五月天〈倔強〉〈星空〉〈知足〉〈溫柔〉&兒歌〈小星星〉(非順序)

34。一期一會

「Encore！」
「Encore啦！」
「Encore！」
「Encore」
「Encore」
Ethereal所有人都沒有料到台下的反應會如此熱烈，他們互望商討着。彭定煜上前拿起咪高峰道：「多謝大家的熱烈支持，很多謝大家。但真的不好意思，我們沒有準備encore。而且放學鐘已經響了很久，學生會是時候還場了。」
彭定煜的話顯然沒有用，台下的學生依然高呼着Encore。列向丙便接過咪高峰，開玩笑說：「說真的，真的沒有準備。大家散場吧！再不走，Prefect Team會來捉人。」
說完，大家的眼光都往季秋怡看過去。對於莫名被擺上台，她有點措手不及，便急忙擺手。施詠雩給她遞上自己拿着的咪高峰，季秋怡下意識地往後退，施詠雩卻拉住她，把咪高峰再次遞上去。季秋怡依然沒有接過，只硬着頭皮對着咪高峰說：「我現在沒有戴鐵章，所以不是Head prefect，我只是Ethereal的keyboard手。」
台下的人聽面都忍不住鼓掌叫好，有些老師也笑了起來。溫卓綸不用咪高峰直接叫道：「所以現在是改成做Talk Show嗎？」
台上台下頓時歡樂一片。
台下的阿文、阿Paul忍不住又大叫起來：「Encore啦！大家一起叫encore！」
「Encore」
「Encore！」
「Encore」
站在台側的列向寅、阿奇和阿永也一起叫着。有份負責這次Band Show的嚴sir也叫道：「Encore吧！你們不唱，他們不肯走的。」
許諾言看看一眾隊友，他們都一樣看着許諾言，等着他下決定。許諾言想了想，拿起咪高峰說：「我們真的沒有準備encore，不過我自己有首歌很想送我的兄弟和好友們。不如這樣吧，我彈唱一首歌送給大家，就當是encore，好嗎？」
「好！」
「好啊！」
台下歡呼聲不斷，而台上的人都帶笑點點頭，他們一邊拍手，一邊坐在舞台邊。
列向寅到後台拿來許諾言的木結他。許諾言調整好咪架和椅子的高調，獨自坐在舞台的正中央，那是鎂光燈下唯一的焦點，也是全場唯一的目光所在。
許諾言撥了幾下弦線確定音準無疑後，便道：「這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首歌，品冠的〈不如我們今天見〉，送給大家。」
木結他的聲音明亮、純淨，延音很長，使人聽着覺得很舒服：
如果落葉還有眷戀 如果暮光還有餘暉
如果你心還有些繾綣
你的臉 定格那年那天的道別
改天見 變成古老生命的誓言
當時我們徹夜談天 如今只剩隻字片言
噓寒問暖的謙遜卡片
我們都成熟了點 難免也客氣了些
改天見 何時不再改天
人生如一期一會 人間卻一天一變
今天我們就不如約在今天見

被歲月改變的臉 眼神還一如當年
倒映著 最青春的藍天
人生如一期一會 人間卻一天一變
今天我們就不如約在今天見
別等到人事已非 才活在追憶裡面
別再等 不如我們今天見*
許諾言的歌聲中夾雜着萬般的不捨，與歌詞完美地融合着。台下的人都被感動了，都讚嘆許諾言為演出投入了真情感，令歌曲感人心脾。唯有Ethereal眾人才知道，許諾言不是為了演出而投入，他的不捨是真真切切的感情流露，是他最真實的情感。在一期一會的人生中，他們幾個有緣相聚，成為好兄弟、好朋友，甚至是戀人。他們笑過、哭過、爭吵過、鬧翻過，最後還是一起站在這個舞台上，一同閃閃發亮。這是一種緣份，是佛家所說的「前世修來的緣份」。
許諾言很不捨，但再不捨他仍是會選擇前進，因為他知道人間永遠都在變幻。一天一變的人生注定我們有悲歡離合，再友好，再親密的關係也終究會有分開的一天。所以許諾言記住了歌詞道出的啟示「把握現在，珍惜當下」：
人生如一期一會 人間卻一天一變
今天我們就不如約在今天見
被歲月改變的臉 眼神還一如當年
一見面 我們仍是少年
人生如一期一會 人間卻一天一變
今天我們就不如約在今天見
別等到人事已非 才活在追憶裡面
別再等 不如我們今天見*
最後一個和弦結束了，台下的觀眾頓時鼓掌歡呼。歌詞的意思感動了不少有人，離開禮堂時，他們有的酸了鼻子，有的紅了眼眶。
整個Ethereal都聽出了許諾言選這首歌的意思，列向丙更哭出眼淚來，他一言不發就躲到後台去。
彭定煜和溫卓綸在後台逃生出口附近找到列向丙，他們拍一拍列向丙的膊頭，施詠雩遞了紙巾給列向丙，對着他莞爾一笑：「傻仔，生離而已，又不是死別，哭甚麼？像個男人好嗎？」
列向丙沒有接過紙巾，用衣袖擦一擦眼睛，說：「妳早就知道他要走？」
「比你們早一點知道。不然我怎麼肯上台唱歌？」施詠雩道。
列向丙瞪大眼睛道：「妳既然知道，為甚麼不早點告訴我？」
施詠雩偷笑一笑才說：「等看你戇男落淚。」
列向丙有點生氣，但也忍不住笑了。彭定煜和溫卓綸也笑了起來，彭定煜道：「戇男落淚，這個名字光是聽就覺得很有喜感。」
溫卓綸也道：「爆笑喜劇《戇男落淚》，領銜主演列向丙。」
「笑甚麼笑？甚麼時候說原諒你了？」列向丙回頭看着溫卓綸道。
施詠雩招手道：「別說廢話，外面散場了，出去收拾收拾吧！別忘了自己的身分，學生會外副。」
彭定煜卻示意他們停下來：「先別出去，季秋怡和許諾言兩個人在外面。別打擾他們，我們先收拾後台。」
眾人互相舉出一個ok手勢，心照不宣。
列向寅和阿永、阿奇在台下收拾座椅，季秋怡和許諾言則收拾台上表演用的儀器。
見季秋怡正圈着線，許諾言道：「其實妳不用留下來幫忙，妳又不是學生會的人。」
季秋怡抬頭說：「你自己說的，Ethereal樂隊和Ethereal內閣無分彼此，一個名兩份用，一條命兩份分。你想打完齋不要和尚，要趕我出Ethereal？」
許諾言看着季秋怡，道：「妳最近跟Mabel走得太近了，連說話也有點像她，咄咄逼人。」
季秋怡仔細想了想，說：「其實，我一直覺得你和施詠雩才應該是一對。你們啱channel，都玩得開，都一樣挑通眼眉。」
季秋怡這個想法從以前已經存在。那時候，她以為施詠雩喜歡許諾言。眼前他們二人相處自然融洽，

季秋怡覺得這樣才是最匹配的一對。
許諾言聽了反而笑了笑，道：「是嗎？但在我眼中，Mabel和行定郁才叫啱channel。我和Mabel是表面那層相似，而行定郁與她是內裏那一層相似。Anyway，通常兩個人反差越大越能吸引對方，因為二人的差異正正能吸引對方了解自己。又或者可以說是一陰一陽的互相填補，在對方身上找到自己沒有的東西。」
「所以你也是？」季秋怡問。
「我也不知道。」許諾言聳聳肩道。
聽到許諾言的回答，季秋怡靜了下來，繼續專注地圈着手中的線。
對於很多事，季秋怡已經習慣不需要問清楚，因為有些答案不一定是自己想聽到的。有時候，含糊的答案就是對雙方最好的答案，但也有些時候，是因為回答者也不知道真實答案。
當天晚上，Ethereal九個成員都去了許諾言家聚會。因為施詠雩也在，彭定煜本來有點抗拒，卻想到以後齊人共聚的機會是少之又少後，便毫不猶豫地一起同去。這個晚上他們無所不談，他們都把這次的共聚當成是最後一次的見面。
晚上七時多，許諾言送季秋怡到樓下截的士。奇怪的是，平日車水馬龍的馬路忽然變得靜悄悄，一輛的士的蹤跡也找不到，彷彿上天都在為他們製造二人獨處的空間。
許諾言站在馬路探頭尋找的士，季秋怡則站在他身邊。
「你媽媽平日都不在家嗎？」季秋怡問。
許諾言的眼睛繼續看着馬路，他道：「嗯，她工作很忙，常常都很晚太回家。我從小就習慣她不在我身邊。以前放學後，我會在補習社留到收鋪才回家。大約到十三、四歲左右，我沒有再去補習社。我喜歡在學校Band房打躉，直到被趕才捨得回家。反正回家也是一個人，倒不如找個地方賴死不走，總比在家裏對着四面牆好。」
季秋怡點點頭，又問：「今天的歌單，你為甚麼會全選五月天？」
許諾言看看她，道：「妳怎麼有這麼多問題？妳是問題少女嗎？」許諾言還是回答了她的問題：「本來沒有頭緒，想了很久都沒有想法。熱香餅和綸爺又沒有正常的意見，都提議唱尹光、李龍基、鄭少秋，完全是玩膠。行定郁更不用問，他一向聽Heavy metal，根本不適合我唱。後來我想起妳喜歡五月天，便在youtube找了幾首來聽，最後索性決定用五月天做主題。」
見季秋怡欲言又止，許諾言便說：「想問我為甚麼不唱〈我不願讓你一個人〉，但又怕我說妳執著過去，對嗎？」
對於許諾言猜中了她的心思，季秋怡有點不服氣，她覺得許諾言總是能看穿她的心。許諾言見她不作聲，又說：「不服氣，不服氣我為何能知道妳在想甚麼，對嗎？」
季秋怡嘆了口氣，又點點頭。許諾言笑了笑，說：「五月天很紅的，他們有這麼多首歌，我為甚麼一定要選這一首？」
許諾言馬上又說：「妳想說妳很喜歡，所以想我唱對嗎？」
季秋怡不忿氣地反駁他：「我想說，到底甚麼時候才會有車，爸媽send message來催了。」
許諾言挑眉說：「是嗎？跟他們說，很快就有車了，多一會兒吧！」
許諾言發現，變回朋友的他們少了一份顧忌，多了一份輕鬆。他不用小心翼翼地說話，不用怕踩到忌諱，不用怕傷害到他們脆弱的感情。

35。一期一會（貳）

結業禮當天，許諾言向全班宣布了即將離開香港的消息。許諾言向來很受班上同學的歡迎，得悉他要離開，大家都十分捨不得。
許諾言已經忘了自己拍了多少張合照，簽了多少張紀念冊，他唯獨記得與季秋怡的合照。那是季秋怡第一次主動找他合照，亦是他們第一張合照。
許諾言看着手中的拍立得照片，他忽然發現，照片裏的季秋怡笑得很燦爛，而自己卻顯得有點不自在。他繼續看着照片，又發現季秋怡的皮膚真的很白，相比之下，他被顯得更黑。許諾言忍不住笑了出聲，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而笑，他就是莫名地忍不住笑意。
放學後，許諾言與列向丙、彭定煜和溫卓綸到勇記吃雲吞麵。水叔知道許諾言即將離開，便給他端了一碗加加加大的雲吞河，寶姨又送了幾包炸魚皮給他。許諾言雖然覺得不好意思，卻也欣然收下他們的心意。許諾言想，離開香港後，他最掛念的除了會是勇記的雲吞河，還會是這裏的人情味。
吃完麵，他們四個還是去九龍城廣場的冒險樂園玩籃球機。最高分的仍然是許諾言，輸的仍然是列向丙。他們仍然喝着由列向丙請客的CoCo來到賈炳達道公園，仍然坐在長椅上請着無邊無際的廢話。
列向丙用手踭撞一撞溫卓綸：「要不要漱口水？過去問人家要吧！」
溫卓綸用力回撞他，道：「又說？你天天說、日日說，你不厭煩嗎？」
列向丙也用手踭撞回去：「你不讓我鞭屍，我便只能說你的糗事。我不嘴賤會口臭的。」
彭定煜卻打住他們二人的對話，道：「先別說廢話，說正事。熱香餅你快點從實招來，昨晚大家在我家散band後，你和施詠雩到底去了哪裏？」
許諾言馬上坐直了腰，轉頭看着列向丙，說：「對啊！行定郁一言驚醒夢中人。今早六點未夠我就被寶姨打電話來吵醒了，她問我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幸好我醒目，張口就說是。收線後還馬上whatsapp綸爺和行定郁跟他們夾口供。你快點從實招來，到底昨晚你和施詠雩怎麼了？」
列向丙心虛的目光出賣了他，他完全無法說謊，便道：「我的確跟她在一起，我在她家過了一個晚上。」
其餘三人不約而同地發出驚訝的聲音，溫卓綸激動地說：「熱香餅你曳曳啊你！你仲壞過凱婷啊！」
列向丙連忙解釋：「你們別亂想，我只是借宿一宵而已，完全沒有發生你們想像的事情。」
許諾言帶笑道：「請問你覺得我們想像的事情是甚麼？」
「總之你們別想太多，我們也沒有做任何事。就這樣。」列向丙支支吾吾，令人難以確信。
彭定煜見氣氛搞得很奇怪，便打完場：「唉，算了吧！你們做甚麼也好，都只是你們的事，我們不知道也罷。」
「不是啊！我很想知道。」溫卓綸馬上反駁。許諾言也擺出一副愛管閒事的模樣。
「多事啦你地！」列向丙索性端起來，仰着頭說：「這樣想知道，自己親自打電話問施詠雩吧，如果你們敢的話。」
施詠雩一向話狠眼神毒，誰會敢跑去問她這種問題？溫卓綸用力踢向列向丙的腿，道：「死人頭，又拿女朋友當擋箭牌。」
「你也可以的，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
說完，列向丙便做了個鬼臉。溫卓綸罵了一句粗口，伸手拍向列向丙的後尾枕。
許諾言擺一擺手，道：「不說這些了。說說我們的待會兒去哪裏吧！」
「不如先回家換件衣服，穿着校服去哪裏都不方便。」彭定煜也說。
「不要吧！回去一來一回很浪費時間。」
「這裏很熱，我們去個有冷氣的地方吧！」
「喂，那邊有個小學雞炒單車呀！」
「吓，三輪車都炒？」
在這個陽光普照的日子，四個少年在他們共同成長的地方聊了一個下午。後來想起這天的事，沒有一個人記得他們說了些甚麼，他們只記得陽光明媚、炎夏日照，還有彼此互相打鬧的幼稚模樣。

上機前幾天，季秋怡主動約許諾言一起去坪洲，許諾言沒有考慮便答應了。
雖然暑假已開始，但到坪洲的人沒有明顯增多，船上的坐位只滿坐了一半。由於是冷氣船，上下層的窗戶都無法打開，船行駛時少了些海水味和刺鼻的機油味。吃過暈浪丸的季秋怡坐得妥妥的，沒有一點不適。她與許諾言共用同一個耳機，她戴左耳，許諾言戴右耳。許諾言的手機一直單曲播放着同一首歌，他們不覺得厭悶，都覺得細味是對一首好歌的尊重。
下船時已是午後時分，他們隨便進了一間茶餐廳吃午飯。季秋怡選了廈門炒米，許諾言選了星洲炒米。
「唔該，一個星洲炒米多辣，一個廈門炒米多茄醬，要甜啲。一杯熱朱古力，一杯凍奶茶多甜多奶。」
老闆用紙筆下單，一邊笑說：「嘩哥仔，又辣又甜，頂唔頂到吖你？」
許諾言笑了笑，沒有說話。
茶餐廳裏燈光昏暗，裝潢陳設十分古舊。茶餐廳的空間不大，一眼就能看完。從門口進內，左邊是一排舊式的卡位，右邊是兩、三張靠牆的摺枱，最裏面近水吧的位置是一張酸枝木茶台，在這裏，它成為了客人的飯桌。四周牆壁貼滿手寫的餐牌，天花板掛了幾把吊風扇。白色的牆壁與天花因為經歷過歲月洗禮而掉落了不少漆皮，而鋪在地上的紙皮石也沾了各式各樣的傷痕，白綠相間中偶爾缺了一小塊。
雖然客人不多，但茶餐廳只有兩個人在工作，季秋怡和許諾言等了不少時間。老闆一時在鋪面招呼客人，一時在水吧沖茶調飲料。後方的廚房門一直打開着，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不停地擺動手中的鑊鏟和拋動着鐵鑊，食物在他的手上一碟又一碟地新鮮出爐。
季秋怡道：「那個廚師很年輕，有種暑假不用上學，所以來爸爸鋪頭幫手的感覺。」
許諾言與季秋怡面對面而坐，他的位置正好背着廚房。許諾言回頭看看，說：「就像列向丙，每逢放假都要到鋪頭幫手包雲吞。」
許諾言想了想，又問：「妳去過勇記吃雲吞河嗎？」
「沒有去過。」季秋怡搖搖頭。
「竟然沒有去過，妳走寶啦！」許諾言道。
就是這一句話，平平無奇的一句話，季秋怡記住了一輩子。
許諾言和季秋怡在島上閒晃着。碼頭附近是兩排橫街舊巷，士多、涼茶鋪、五金鋪、生果鋪、面包店等各式各樣的小店都能在這裏找到。這些小店都是一式一樣的古舊裝潢，看上去至少有幾十年的歷史。往上山的方向走，沿路都是舊式的村屋，偶爾還有一、兩間看似荒廢了的鐵皮屋。許諾言和季秋怡沒有選擇上山，他們回到近碼頭的廣場，向另一邊方向走去。
島上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單車是居民唯一的代步工具。平日的坪洲很清靜，走在路上，最常聽見的除了有海浪聲和小鳥的歌聲就是單車的響鈴聲。他們沿着海邊走，一路上碰上的遊客是少之又少。不少在當地居住的老人家坐在樹下乘涼，也有些在地上擺賣手帕、襪子等用品。旁邊的屋苑很簡樸，才七、八層的建築物，白色的外層早已在歲月的洗禮下添上斑斑駁駁的痕跡。
走着走着，他們來到一個小公園，地上正躺着兩隻睡得香甜的狗狗。季秋怡輕步走上前蹲下來，與兩隻狗狗相距着兩個身位。季秋怡看着熟睡中的狗狗，微笑道：「牠們睡得真甜，還流口水。好可愛呀！」
許諾言也蹲她旁邊一起看着狗狗，說：「這到底是甚麼品種的狗？體型像唐狗，但樣子又有點像沙皮狗。」
季秋怡用手機拍下兩隻狗狗，道：「牠們這麼乾淨，一定不是流浪狗，但是怎麼不見牠們的主人？」
許諾言看看周圍，說：「牠們應該是住在附近的屋苑，主人把牠們放出來讓狗狗自己到處玩。」
此時又來了隻拉布拉多犬。拉布拉多對兩隻熟睡中的狗狗吠了吠，把牠們吵醒了。後來，三隻狗狗便圍在一起互相追逐着，開開心心地玩耍去。
季秋怡說：「你說牠們是不是本來就認識的？吠了幾聲就跟着人家走了。」
「狗是很單純的，有得玩就可以，不會管認不認識對方。就像我們小時候去公園玩，不也是到處問人能不能跟隊？」許諾言道。
季秋怡想了想，道：「我小時候沒有去過公園。」

許諾言沉吟半刻：「又是妳媽媽不讓妳去，對吧！」
季秋怡點點頭。許諾言聳聳肩，無奈地靜了。
經過小公園就大利島。他們走過長長的石橋來到沙灘，沙灘上就是人稱烏龜石的奇石陣。許諾言走在前頭踏上先烏龜石，他踏了幾步便停下來回過頭：「石面有點滑，把手伸給我，我拉着妳走。」
季秋怡靜了一下看着許諾言。許諾言再次向她示意，季秋怡才緩緩伸手搭向許諾言的手。烏龜石並不高，十幾步就能登上石頂。此時的陽光溫暖柔和，海風緩緩吹來，許諾言躺在石頭上享受着暖陽涼風。季秋怡坐在那裏看着汪洋大海，一朵又一朵的浪花捲起散落、捲起散落，汩汩的海浪聲中夾雜着候鳥的鳴叫。季秋怡很喜歡這裏，她喜歡大自然純樸渾然的聲音，這裏給了她一種能完全放鬆，做回自己的感覺。

36．成全

許諾言不知不覺就睡着了。醒來後，他看看手機顯示的時間，原來自己睡了快半個小時。許諾言放下手機抬頭一看，才察覺季秋怡不見了。他焦急地爬起身四處緊望，終於在沙灘旁邊的幾棵大樹下瞧見她。

許諾言幾步就跳下石陣跑到大樹下。這裏被附近的居民改造成小型遊樂場，滑梯、搖搖板和秋千等設施都是用舊物改造出來的，季秋怡坐着的秋千就是用大車呔綁在樹幹上製作而成的。

季秋怡坐在秋千上，目光朝向海岸與沙灘，彷彿不願放過每一個變幻的瞬間。許諾言坐在她旁邊用木板砌成的木凳上，他與季秋怡看往同一個方向，同一片大海。但不同的是，許諾言眼裏是海天一色，天高海闊，他看到的是遙遠又未知的未來，而季秋怡看到的是水清沙幼，浪濺如花。

「走開也不把我叫醒，我以為妳自己走了。」許諾言道。

「殊！」季秋怡把食指放在嘴前示意許諾言安靜點：「我在看那兩隻大白鷺，它們的叫聲很特別。」

許諾言看過去，兩隻大白鷺佇足在淺水區域，其中一隻正低着脖子用既長又尖的嘴巴在水中覓食。牠們偶爾發出的「嘎嘎」聲格外吸引季秋怡，大自然的一切總是最能觸動季秋怡的心弦。

「我又想起那天的小白鷺，不知道大白鷺有沒有回去找牠？」

季秋怡腦海中的畫面全是那天在梅窩看見的小白鷺與大白鷺，她依然在為小白鷺與大白鷺的分離而耿耿於懷。

「人生為甚麼一定要有分離？」

季秋怡的思緒完全被眼前的一切牽着走，她心中流蕩着一股說不出的哀傷和悲痛。看着眼前的季秋怡，她彷彿變回當初那個沉溺在情傷中的她，眼尾低垂着，眼底藏着數不盡的失意和無力感。

許諾言淡淡吸了口氣，道：「小白鷺和大白鷺本來就不同屬。牠們都是群體動物，始終要回到同類的身邊，就算當日沒有分開，以後也總要分開。小白鷺此生最不幸的事就是遇上了大白鷺。大家都以為小白鷺長大後會成為大白鷺，但事實是，小白鷺永遠都無法成為大白鷺，牠們註定要分開，回到各自的世界裏。小白鷺是小白鷺，大白鷺是大白鷺；妳是妳，我是我。」

「各自的世界」季秋怡重覆唸着這一句話。

「你和我的世界真的如此不一樣嗎？這個學年已經結束了，我不再是Head prefect，我們之間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季秋怡從來都不覺得兩個人有差距是一種問題。她覺得只要夠喜歡，兩個人擁抱着，互相擁有着，所有的問題都不重要。就像前番的波折，即使當下會不知所措，會覺得難受，會有爭吵，只要捱過了，一切都會變好，時間會解決一切的問題。

「如果之後又出現類似的問題呢？我們又要像之前那樣一直無了期地冷戰嗎？我們之間的問題從來都並非只有這一點，有些問題是可以放着不管，得過且過，由得它自己消失，但有些問題是永遠都解決不了的。就好像妳喜歡秋天，我喜歡夏天，而我嚮往的世界從來都沒有秋天，秋天永遠都不會來。我已經決定不會再為了任何人而放棄自己嚮往的一切，妳就當我是自私吧！」

許諾言不是一個眷戀於當下的人，他嚮往着未知的將來和廣闊的天空。他喜歡馬來西亞，除了因為那裏是他的家，還因為他喜歡那裏的純樸自然。在那裏，他不用刻意來到離島小鎮尋找藍天碧海。他的家是隨便任意走，不經意地抬頭一看，已是地闊天高，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回程的船上，許諾言和季秋怡之間還是隔着一個空位。他們甚麼都不說，也沒有任何交流，靜默如兩個陌生人。

下船時，天色已入黑，他們一前一後步出碼頭。

走在前頭的許諾言停下腳步回過頭來，他帶着微笑，語調溫煦暖和：「我走了，保重啊！」

許諾言沒有說再見，因為他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再見，或者不再見面對他們來說是件好事。

季秋怡踏步上前看着許諾言，她從未求過任何人，一次都沒有，而這一次，她知道倘若不說，自己一定會後悔一輩子。

「不要走。為了我不要走，可以嗎？」

許諾言猜想過季秋怡會不會開口挽留，後來他得出一個答案。無論季秋怡有沒有開口，也代表不了他

在季秋怡心中有多少份量。但即使如此，當對方真的開了口，許諾言還是會覺得很開心，因為這裏頭包含了一份着緊和不捨。
從跟着母親來到香港那刻起，許諾言就知道他要與自己的家說再見。許諾言很不願意這樣做，但他不得不如此，因為他的母親已經甚麼都沒有，她只有他。許諾言被逼放棄了他最喜歡的一切，曾經的喜歡都變成了嚮往，可望而不可及。為了令母親開心，他當了七年的乖兒子，每一天他都是為了母親而活。許諾言有想過放棄，有想過一到十八歲就馬上逃離母親的掣肘，但種種的想法都因他對母親的不捨而告吹。直到祖父的去世，彷彿是一場宣告，將最真實的許諾言叫醒了。他不想再為別人而活，他不想再被掣肘住，他不想再活在任何拉扯角力的關係裏。他討厭妥協將就，他只想做自由自在的自己。如今的母親決定放手了，許諾言也是時候放手了。
許諾言帶着微笑，伸手輕輕拍一拍季秋怡的頭。到最後，他甚麼都沒有說，只給季秋怡留下了一個笑容和一下手心的溫暖，因為許諾言怕一開口就會忍不住答應她，他害怕自己不甘心放手，捨不得掉頭。
回到家後，季秋怡洗了個澡便躲在被窩裏。她用被子緊緊地包裹着身體，讓自己感受被擁抱的感覺，她想驅走心裏那股偌大的空虛。然而季秋怡的心越發覺得刺痛，疼痛的感覺正慢慢地滲入她的骨髓和血液，隨着血管走遍體內每一個角落。
季秋怡與許諾言早已冷戰了不短的日子，二人的關係雖然沒有明說，但他們都心知肚明，無謂的堅持只會令雙方難堪。後來，他們自然而然地回到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季秋怡與許諾言很豁然地相處了一段日子，直到季秋怡知道許諾言要離開，她一直都很平靜，一直都以平常心去看待這件事。但偏偏到了今天，就在她剛才打開家門的那一刻，痛心切骨的感覺頓時一湧而出。也許季秋怡的內心早就築起了高高的護堤，她一直把自己的情緒約束得很好，為的就是令自己不再被情感操控，能夠當一個理智的人。然而，再堅固的護堤都會有崩塌的一日。情感反噬的那一刻，情緒爆發的那一瞬間，種種積累下的悲傷與傷痛猶如決堤後的浪湧，洶湧而至，一發不可收拾。
季秋怡的淚水一下子就衝破了防堤，一滴、兩滴、三滴像斷了線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流。季秋怡用力擦去的淚水，淚珠卻再次流淌在她的臉上，怎麼也擦不去。她忍止着哭泣聲，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她正傷心落淚。
許諾言的離開是一場定局，所有人都早已知曉這個結局。季秋怡一直把情緒藏得很深、很深，深得季秋怡也以為自己已經處理好，但當離別那刻真正來到時，她還是會按捺不住情感，開口把許諾言留下。因為她知道，她真的要失去眼前這個人了，他們之間真的要結束了，這一別也許就是一輩子。季秋怡沒有恨許諾言把她拋下，他與于朗不一樣。于朗的離開是因為妥協與放棄，而許諾言會走是因為成全與放手，他的放手是季秋怡有份造成的，她怨不得別人。

37。於心有愧

許諾言上機的那個下午天氣很不穩定，時而陽光普照，時而風雨飄搖，航班因而延誤了一次又一次。一眾送機的兄弟陪許諾言等待着，找了個角落位置圍坐下來。
列向丙說：「你媽媽心真狠，說不來送機便真的不來。」
許諾言嘆氣道：「她雖然沒有反對我回馬來西亞，但也從來沒有同意。我知道她還在生我氣，她肯讓我走已經很好。」
「兩母子怎會有隔夜仇？她很快就會消氣，不用擔心。」阿Paul說。
彭定煜抬一抬眼鏡，看看許諾言：「她呢？她也不來嗎？」
許諾言聳肩不語，列向丙道：「打了幾十次電話給她，還是不聽。」
阿文聽得一頭霧水，連忙問：「誰啊？她是誰？」
施詠雩斜目看他，道：「關你甚麼事？」
阿文馬上瞪眼看她：「我說話又關妳甚麼事？」
施詠雩模仿阿文的語氣和說話：「我說話又關你甚麼事？」
阿文被施詠雩氣得生氣，他反駁：「收皮啦妳，我說甚麼都與妳無關。」
施詠雩甚麼都不說，只一面得意地看着阿文點點頭，頓時把阿文氣得跳腳。
看見阿文被氣瘋，列向丙忍不住笑了，他對阿文說：「別跟她鬥氣，你鬥不過她的。」
阿文狠狠地瞟了列向丙一眼，不願再說話。
許諾言站了起身，道：「我肚子餓，想去買點東西吃，你們誰要？」
阿Paul和施詠雩舉手示意要，許諾言應了一聲便走開，溫卓綸卻跟上去：「我和你一起去。」
許諾言點點頭便一起走。
他們走進便利店，許諾言選了幾款叮叮點心和一盒朱古力奶，溫卓綸只選了一支烏龍茶。他們站在微波爐前，聽着微波爐發出的嗡嗡聲，二人皆靜默不言，雙方都在等待對方先開口。後來，溫卓綸終於開聲說話。
「你之後有甚麼打算？」
許諾言倚着身後的高枱，道：「應該會回小時候念的那間國際學校讀書。」
溫卓綸喝了幾口烏龍茶，說：「我上網查過馬來西亞的學制，他們中六要讀兩年，而且中五的時候要通過平核試才可以繼續升讀。你ok嗎？」
許諾言搖搖頭：「國際學校可以選擇讀IB課程，不用跟那邊的學制。」
溫卓綸點點頭，又問：「讀IB的話，你之後會去外國升學？」
許諾言想了想，道：「未知，還未想好。見步行步吧！讀書的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先回去。」
「你到底有多討厭香港才會如此急着離開？」溫卓綸問。
許諾言卻說：「我不討厭這裏，我只是很想很想回去，我很想回家。但好像連上天都要為難我，偏偏到我離開的時候才風起雲湧。」
「看來就連上天都想挽留你。」溫卓綸道。
許諾言決絕地搖搖頭：「我很想走，我一定要走，耶穌都留我唔住，我話嘅！」
溫卓綸笑着說：「可以，條路你揀嘅嘛偶像。」
許諾言笑一笑，伸手搭着溫卓綸的膊頭：「好兄弟，有包容，有寬恕，就夠啦！」
溫卓綸的笑容凝固了，他微微垂着頭，忍住心底最想說的話，只說了兩個字：「多謝。」
他的聲音很小，但許諾言完全聽到他的話，也猜到他擱在內心最真切的心底話。許諾言不需要溫卓綸說對不起，因為口講未為真，用心感受到的才是最真實的肺腑之言。
列向丙不停打給季秋怡，電話一直被接駁到留言信箱，後來，季秋怡甚至把電話關了。列向丙越打越生氣，彭定煜乾脆把列向丙的電話搶過來不讓他再打。
「你把電話打爆也沒用，她不肯聽就是不肯聽，你打一萬次也是沒有用的。」
列向丙用力搶回電話，氣忿地說：「你讓我打吧！她之前想送無得送，今次有得送又唔送，癡線！」
列向丙的手機在此時收到一通來電，列向丙一看，來電者卻是施詠雩。列向丙看過去，道：「搞甚麼

？」
施詠雩才掛了線放下手機，說：「你是變態嗎？不停打電話給人家女生，你這樣很騷擾。」
「唉，妳不會明白的，我打過去是不想她後悔。」列向丙解釋說。
施詠雩卻與他理論起來：「你又很明白季秋怡在想甚麼嗎？她這麼大的人自有主張，用不着你替她瞎擔心。」
施詠雩一手搶過列向丙的手機並放進褲袋裏：「手機我替你保管，夠膽你就來搶。」
見列向丙毫無還手之力，阿Paul不禁拍手說：「好啊！終於見到列向丙被治得妥妥貼貼。」
列向丙只能弱弱地反抗：「我是真的怕她會後悔」

季秋怡在家裏一直坐立不安。整個下午，她的手機都響個不停，調至靜音後，手機繼續被無間斷撥打。最後，手機因為沒有電而自動關機。季夏喬覺得季秋怡得矛盾，電話響的時候她會覺得厭煩，但當手機關了機，不再被來電騷擾時，她又會很不安。
季夏喬猜想，這個下午的來電通通都與那個帶季秋怡吃譚仔的男生有關，於是她沒有問季秋怡便拿了她的手機去充電。
季秋怡回頭看看季夏喬，道：「不用充電，我今天不會出門。」
「不是啊，妳馬上就要出去，我已經幫妳叫了車，十五分鐘後到。」季夏喬邊說邊拿來充電寶：「手機現在能充多少是多少，上車後用充電寶繼續充，拿着吧！」
季秋怡有點反應不過來，她問：「吓？我們要去哪裏？」
季夏喬搖搖頭：「不是我要出去，是妳要出去。至於妳要去哪裏，這個我不清楚，待會兒妳自己跟司機說。」
「甚麼司機會不知道目的地便接單？」季秋怡說完才想起自己的重點跑歪了，又說：「慢着！我要去哪裏？」
季夏喬笑了笑，道：「電話響了那麼多遍，妳自己應該心裏有數。不要問我為甚麼會支持妳，我不想又把從前的故事再說一遍。總之就是一句：不要讓自己後悔。」
季秋怡依然記得季夏喬和余偉麟的故事，當時她只覺得可惜，但如今她開始體會到季夏喬當時的心情。因為喜歡才會著緊，因為著緊才會依依不捨，因為怕捨不得才會不願意見面。季秋怡怕見到許諾言離開，怕跟他道別，怕要說不知能否實現的「再見」。
「家姐，我覺得自己無資格。我有份令他決定離開的。」季秋怡說。
季夏喬卻說：「一切決定都是他自己選擇的，妳不需要把責任推到自己身上。」
就像當年孫昊的離開，季夏喬不曾有過半點自責，因為季夏喬很清楚，路是孫昊自己選的，就算她是孫昊離開的原因，那也只是孫昊自己一廂情願的決定，與她沒有半點關係。人生是屬於自己的，沒有人能阻礙別人的人生，也沒有人應該被左右。但季秋怡與季夏喬不同，她不但沒有季夏喬的灑脫乾脆，更多了一份拖泥帶水。她既害怕影響別人，又不想被影響，而這樣的人往往都會弄巧反拙。
「但家姐，我無法像妳這麼瀟灑，我覺得自己虧欠了他。」季秋怡說。
其實不只這一次，季秋怡早就覺得有愧於許諾言。在眾人面前，她就是規矩和榜樣。在家人面前，她必須合乎父母的期望和要求。人前人後她都無法為許諾言正名，然而這段感情裏，由始至終都是許諾言在默默付出。季秋怡所承受的壓力都是源自自身，而並非為了許諾言。
季夏喬沉點片段，道：「感情裏沒有誰欠了誰，一切都是雙方心甘情願的。他願意，妳接受，大家都能心安理得。」
見季秋怡心不安、舉不定，季夏喬說：「算了，不要去了，去了只會令妳更不自在。我通知司機不用來接妳。」
「call的士能臨時取消嗎？」季秋怡好奇地問。
季夏喬笑了笑：「當然不能，但因為我call的司機是謝我，所以可以。」
「妳本來想讓他用電單車載我？」
季夏喬搖搖頭：「他還有架四個轆，安全很多。」
季秋怡想一想，猶豫地說：「這樣不太好吧！他特意抽時間來載我，但現在又讓他不用來。」
「他願意，我開心，大家都心甘情願，有甚麼問題？」

季秋怡覺得自己跟季夏喬完全不同。有些事季夏喬會想、會做，但季秋怡連想也不敢想，她害怕有負於人。

38。永遠的心動

又是九月一日開學日。學校每年都會委任具備豐富領袖生工作經驗的中六生為資深領袖生，作為剛卸任的總領袖生，季秋怡理所當然地被選上。在同學的眼中，她依然等於規矩；在老師的眼中，她仍然是全校學生的榜樣。而這份敬而遠之與欣賞，對季秋怡而言是一個重擔，是一份無形的壓力。
八點十分，上課鐘聲響起，阿文才在此時踏進校門，站門崗的季秋怡便上前去。
「同學你遲到了，麻煩出示學生證。」
阿文看看手錶，說：「遲了兩秒而已，不算遲到。」
季秋怡卻道：「遲了就是遲了，就算只是兩秒也是遲到。麻煩學生證。」
阿文只能不情不願地交出學生證。
「鄺耀文同學，現在我會記你一次遲到記錄。提醒你一下，遲到累積達三次會被記一個缺點，請同學注意。」季秋怡又翻一翻記名簿，道：「還有，同學尚未完成上個學年的覆檢，我會把此事轉交給訓導組的老師。」
「三個月前的事妳還記得？我真的服了。」
阿文總是被記名，他已忘了自己缺席過多少次覆檢，然而季秋怡總能記得一清二楚。她不是在刻意針對阿文，而是她很自然就能把許多事記進腦海裏。這是她的優點，也是缺點。

開學典禮後，季秋怡留下來與新任總領袖生交接工作。下午兩點多，季秋怡交待好工作後便準備回家去。這個時候的學校十分冷清，鮮有學生還在。經過走廊，季秋怡俯瞰操場上幾個正在打籃球的男生，她想起了去年的今日。記憶中一切猶如昨天，但時光卻已流逝如煙，季秋怡忽然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快得使她追不上、握不緊。
走廊緩緩傳來結他聲，季秋怡有點愕疑。她四處探看，終於在不遠處的band房找到結他聲的來源。
季秋怡頓時亂了，她既驚訝又慌張。面前發生的一切與過去的回憶是多麼的相似，卻又那麼的不可思議。季秋怡伸手握住門柄，她鼓起勇氣用力一擰，門被打開了。結他聲湧進季秋怡的耳朵，她往內踏進一步，與她四目相對的人使她有點始料不及。
季秋怡駐足在原地，目光一直注視着對方。溫卓綸抬抬頭，道：「沒有見過我彈結他，覺得很愕然？」
見季秋怡不說話，溫卓綸便繼續說：「其實相比起打鼓，我更喜歡彈結他，但于朗說我們沒有鼓手，便不准我彈結他。明明他也懂得打鼓，卻因為他想當主音，所以就逼我跟他的話去做。」
季秋怡微微抬起頭，神態自若地說：「于朗就是這樣。說好聽點就是決斷、有主張，說難聽點就是霸道、獨裁。」
溫卓綸笑了出聲：「原來妳也知道他霸道？我還以為在他面前的妳是盲目的。」
季秋怡輕皺眉頭看着溫桌綸，甚麼都沒有說。溫卓綸便道：「難得見到，幫我調一下結他可以嗎？」
季秋怡點點頭接過結他。她還是坐在漆黑的角落裏，安靜專心地聆聽着結他發出的每一顆音。
「那天妳為甚麼不來送機？」
季秋怡怔了一下，又繼續專注地調音。
「他直到入閘那刻過在頻頻回頭，希望能看到妳出現。妳的心真夠狠！」
季秋怡停下雙手，她緊緊地握着拳頭，把心裏的話說出口：「我不是對他狠，我是對自己狠。」
溫卓綸看着季秋怡，他明白她的意思，但他不能理解，因為他始終都站在許諾言那頭。
把結他還給溫卓綸後，季秋怡便開門離開，外頭卻在此時下起大雨。
「看妳的樣子就知道妳沒有帶遮。」溫卓綸從書包拿出一把灰白色的雨傘，道：「拿去用吧！他之前借給我的，我一直都不記得還給他。」
季秋怡想了想才接過雨傘：「謝謝，我明天還給你。」
「不用了，反正本來就不屬於我的。」
不知道為甚麼，季秋怡把他這句話聽了進去，彷彿此言話裏有話。

季秋怡獨自撐着傘來到巴士站，她掏出紙巾把等候座擦乾，然後靜靜地坐在那裏。她看着雨點，看着四周，明明一切都不曾改變，她卻覺得一切都變了。街道變了、柏樹變了、花與草變了，連雨點都變了。季秋怡的內心很平靜，腦海卻不斷浮現着過去的一切。她知道，回憶裏的人已經走了，然而此情此景都使她忍不住回望過去，心裏更悄悄地掛起了一絲奢望。或許有一天，許諾言會從回憶中走出來，對她說一聲：我回來了。
巴士上人不多，季秋怡選了近下車門的位置坐下。她把雨傘捲好，用遮套的繩子把它綁在前面的扶手上，書包則平放在大腿上。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嘩啦嘩啦的雨水打在車窗上發出噼哩啪啦的聲音，與車廂內的靜寂一片形成強烈的對比。季秋怡看着窗外雨點，一滴、兩滴、三滴每一滴都彷彿流淌進她的心裏，既冰冷又孤寂。她漸漸看花了眼，不知不覺便睡著了。待她醒過來時，巴士早已過站來到喇沙利道，季秋怡趕緊拿起書包，在車門關上前一刻跑下車。隨着巴士的駛遠和雨水的灑落，季秋怡才想起被她遺留在巴士上的雨傘。她甚麼都顧不上，抱着書包就跑，此刻她的心裏只有那把雨傘。
地上的水灘被她一踏濺起，污水和雨水一併傾落在她的裙擺上。她頓時站不穩，腳底一滑，整個人撲倒在濕透的街道上，全身上下全都沾上了水灘裏的泥濘和沙石，狼狽至極。兩個路過的途人好心地上前扶起她，又遞給她紙巾。季秋怡卻怎麼都扶不起來，上一秒剛把她扶穩，下一秒她又應聲倒地，整個人虛弱乏力。她用盡全身的力氣遙遙地注視着巴士的車尾燈，直至那一顆光消失在遠方，散沒在人群中。季秋怡想起溫卓綸說的話，原來那番話是如此有道理。不屬於你的終究不會是你的，而季秋怡何其有幸，曾短暫擁有過那份終究不屬於她的溫暖。

一場大雨，季秋怡整整病了五天。回到學校時，她已剪了一頭與她中一剛進學校時一模一樣的中短髮。不同的是，她已變得不愛笑，雙眸完全失去了光芒。
許諾言沒有跟季秋怡說過，他對她的好感源自於那年她不經意的回頭一笑，梨窩淺現的一瞬間。一個回眸，一個微笑，蓄着一頭中短髮的她既出眾又特別。她的眼睛裏彷彿亮着星星，一閃一閃的，靈動可人。
許諾言曾經想過要替季秋怡找回當初的她，他很想再見到那個使他一眼萬年的季秋怡。後來日子久了，許諾言才醒悟過來，人長大了就必然會改變，任誰都會被時間收走眼眸裏的星光。季秋怡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會是例外的一個。許諾言懂了，他知道自己甚麼都改變不了，從前那個使他眼前一亮的季秋怡永遠都不會再回來了，然而許諾言也一樣，他的心再也收不回來了。那年的他，那個懵懂青澀的少年，那一瞬間的心動就是永遠。

————————正文完————————

照君想說的話

一直堅持看到最後的讀者們，謝謝你們，你們的點看是我寫下去的動力。在這裏寫文的我沒有甚麼目的，只是純粹想讓大家看到我的創作和想法。當然，如果能在留言區看到你們的意見和看法，我會更開心 ••
來到今天，季秋怡和許諾言的故事終於要告一段落了，但他們的人生還會繼續走下去。分開可以是結束，也可以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上一個作品，應該會知道夏與秋是有關係的。那麼走過了夏與秋，下個到來的又會是哪個季節？
約定你們 下個季節再見*(••)*

P.S. 想寫番外篇 但想不到寫甚麼 大家有哪一條副線想看嗎？留言告訴我喲！